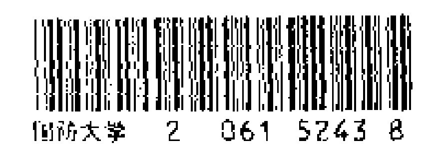
◯ 世界史精览 ◯

环球航海第一人

——改变了地理世界的麦哲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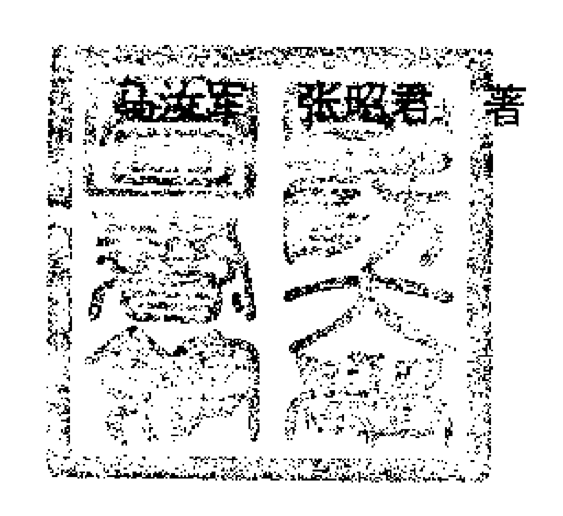
长春出版社



世界史精览

环球航海第一人

——改变了地理世界的麦哲伦



马汝军 张昭君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10号

世界史精览

环球航海第一人

马汝军　张昭军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年2月第1版
印张:9.25　插页:4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30 000	印数:1—5000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10.50元　(全32册)358.00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总策划　杨德宏　王占通

主　编　申晨星

副主编　王恒伟　夏保成　张耀民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占通　王亚玲　王国瑞　王洪玉

王恒伟　冯　超　申卫星　申晨星

刘　泓　阴　玺　巩英春　李松梅

李　健　李焕栋　李曦曈　杜宇峰

陈文海　宋洪章　杨德宏　张耀民

周　杰　郑淑芬　夏保成　鄂淑燕

颜海英

序

人，无不憧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人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入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20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1851年底至1852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20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锌，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 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 30 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谈。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晨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　　录

第一章　地理大发现时代

中世纪的欧洲，任何一种商品都未能象来自东方的香料那样风靡一时。她珍贵、美味、妙不可言，简直把欧洲人弄得神魂颠倒

自从罗马人在旅行和战争中破天荒头一遭尝到东方那辛辣而芳香，酸涩而清爽的妙不可言的调味品以来，西欧的厨房和酒厂就再也离不开，而且也不想离开印度香料了。西欧的食品在中世纪依然是淡而无味，然而，只要在最普通的菜里放一点点印度香料——一小撮干豆蔻色的胡椒，少许姜末或桂皮，便顿时产生一种独特的爽口感觉。靠酸、甜、苦、辣各种味道悬殊的香料，可以烹调出味美可口的不同食品。不久，

饮食粗陋的中世纪人越来越离不开这些刺激性的调味品。他们认为要把食物做得可口，必须多放胡椒，味道越苦越辣越好。甚至啤酒里放姜，葡萄酒里放香料粉，每喝一口，嗓子眼里都辣得冒火。

西方需要如此大量的香料，并不仅是为了食用。服饰华贵的妇女也越来越需要更多的阿拉伯香料——沁人心脾的麝香，香味浓郁的玫瑰油和龙涎香。纺织工和染色工为妇女纺织中国丝绸和印度花布，金银首饰匠也到处搜寻锡兰的白珍珠和蓝宝石。欧洲的教堂成千上万，神父的香炉里香烟缭绕，但这亿万支神香却没有一支出自欧洲当地，都是不远万里，经由水旱两路从阿拉伯运来的。一切东方的东西因为它远道而来，稀少罕见，新颖神奇，也可能因为价格昂贵，欧洲人都奉为珍宝。“阿拉伯的”、“波斯的”、“印度半岛的”这类词语在中世纪成了讲究的、精致的、文雅的、豪华的和贵重的同义词，任何一种商品都未能象香料那样，风靡一时：东方的香料仿佛施展了无形的魔力，把欧洲人弄得神魂颠倒。

东方的香料供不应求，价格昂贵，而且一再

涨价。正是如今这种摆在家家饭店餐桌上的胡椒，这种不值钱，可以任意乱撒的胡椒，在公元11世纪竟是按粒计价，几乎和银子等量齐观。胡椒可用来购置田地，充当嫁妆，甚至可以用它买公民权。在中世纪要想说某某人非常富有，便风趣地称他为“胡椒袋”。

我们现在看来，香料的这种价格简直是荒诞不经，可是想想当时弄香料的困难及危险，就不觉奇怪了。

还是让我们看看香料是如何辗转运到欧洲的吧：

一个马来亚奴隶把刚成熟的果实摘下来，装入柳条筐驮在黝黑的脊梁上送往市场，他除了皮肤擦伤，汗流浃背之外，一无所得。可是他的主人却能从中获利；一个穆斯林商人买下货物，顶着炎日用小独木舟从马鲁古群岛运到马六甲，途中要走八至十天，有时还要多。他织起的这张网上已有第一个吮吸别人血汗的蜘蛛在坐享其成，这就是港湾的主人——至高无上的苏丹，他要征收商人的货物运输税。上过税，商人才有权把香料倒到稍大的帆船上，重新划起宽页桨，扬起方形帆，沿印度海岸缓慢前行。远

涉热带重洋运输货物，是极其困难、十分危险的。五艘船中就有一艘成为风暴或海盗的牺牲品，一旦完全通过坎贝，商人便要祈祷，感谢上苍。最后他到达霍尔木兹或亚丁，这是去幸福的阿拉伯或埃及的必经之路。在这里弃船登陆，开始了新的旅程。在转运码头上，成千上万头温顺的骆驼排成长长的队伍，一看到主人的手势便顺从地跪到地上，等主人把捆得结结实实、装满胡椒的褐色货包放在它们背上驮好，这支“四条腿的舰队”便有节奏地摇摇摆摆地沿着沙漠的海洋起程。阿拉伯骆驼队驮着印度商品，成年累月在沙漠上长途跋涉，经过巴士拉、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去贝鲁特和特拉布松，或经过吉达到开罗。他们所走的这些古老道路，早在法老和塞琉古王朝时代就已为商人熟知。但不幸的是沙漠上的强盗贝都英人也很熟悉；一次突然袭击常使数日劳动和努力毁于一旦。幸免于沙漠风暴和贝都英人的一些货物，也要成为其他强盗的猎物：汉志的首领，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都要从每一头骆驼、每一捆货包上课以重税。最终商队到达尼罗河口时，最后一个，但绝不是最宽厚的一个税收者——威尼斯舰队早已恭候多时。货

物不直接运往目的地，而是运往阿利托，在那里卖给德国、佛来兰和英国商人。

这些两年前在热带阳光照射下生长成熟的香料，此时终于才载上巨轮马车运给欧洲商人，然后再转到顾客手中。

印度香料最后到达顾客手中之前，已经经过一打以上贪婪的双手。即使如此，每个人仍可从印度香料上捞到很大油水。

香料贸易尽管风险很大，但在中世纪仍以一本万利而闻名，因为这种商品体积最小，利润最高。即使5艘船中，有4艘葬身鱼腹，这不过是说，船长和水手丧失了生命，而商人却不会有丝毫损失。如果3年以后5艘船中只有最小的一艘满载香料而归，那么这船货物就足以补偿所有损失还绰绰有余。因为15世纪一袋胡椒的价值比人的生命贵重。一文不值的人力有的是，价格昂贵的香料却供不应求，商人们打的算盘从无失误。

但是，如同老鼠生来便会打洞一样，伴随高额利润而来的一定是无限忌妒。任何特权对别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哪里有人大发横财，哪里没有得好处的人就会自然而然地结成同盟。热

那亚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早对巧取豪夺的威尼斯睥睨相视。他们对埃及和叙利亚更是异常仇视，因为那里伊斯兰教象一座铜墙铁壁把印度同欧洲隔绝开来。欧洲商人同印度的全部贸易必须通过土耳其和阿拉伯商人和经纪人进行。这种情况不仅无谓地提高了商品价格，增加了欧洲顾客的负担；不仅明显减少了欧洲商人的收益，而且会产生另一种危险：所有贵重金属可能外流东方，因为欧洲商品的交易价格，大大低于印度商品价格。由于这一明显的损失，西方国家迫切想摆脱这种困境，各种力量终于联合起来。

十字军远征绝不仅仅是想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陵”的一种纯宗教行动。这一欧洲基督教的首次联盟，同时也是他们冲破通往红海的封锁线，为欧洲撤消同东方各国的贸易禁令的第一次共同努力。

可是因为这次尝试未能成功，埃及仍然掌握在穆斯林手中，伊斯兰教继续阻碍他们去印度的道路。所以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另寻一条通往这个国家的畅通无阻的道路的愿望。

香料贸易的暴利驱使欧洲的冒险家们跃跃欲试，然而，伊斯兰教象一座铜墙铁壁把欧洲同东方隔绝开来。那么，能不能开辟一条从海上到达印度的路线呢？葡萄牙的亨利王子最早做了尝试

哥伦布之所以敢于冒险去西方，达·伽马之所以去南方，首先是因为他们胸怀大志要为西方世界最终开辟一条免税的畅通印度的道路，从而摧毁阿拉伯国家的无耻垄断。在重大发明和发现史上，鼓舞人们前去冒险的通常总是精神道德因素；而促成这些发现的往往是物质方面的欲望。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宏伟计划，单凭其胆识过人这一点，就足以使国王及其大臣们为之动心。但如果当时远征这些神秘的地域不是一本万利的话，那么这些计划则永远不会得到付诸实施所需要的资助，帝王君主和投机商们也永远不会为勇敢的探险家装备舰队。在那个大发现的时代，支持英雄们的是商人，他们是主要动力，而最初征服世界的英雄激情，也渊源于世俗利欲——最初是为了香料。

历史上每当个人的天才同时代的天才融为

一体，每当个人满怀自己时代的创造激情时，就会出现奇迹。在欧洲诸国中，有一个国家尚未履行自己对全欧的一份责任，这就是葡萄牙。它通过长期的英勇斗争，摆脱了摩尔人的统治。现在，用武力取得的胜利和独立已经得到巩固，这个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民族的旺盛精力却无处施展。葡萄牙的全部陆地边境都和西班牙接壤，西班牙又是它合睦友好的邻邦。因此这个贫穷的小国只有靠贸易和殖民活动向海外扩张。不幸的是，葡萄牙的地理位置与欧洲所有其他航海国家相比，最为不利。因为葡萄牙西濒大西洋，根据伟大的地理学家托勒梅对地球的论述，沿非洲海岸南去的航路也行不通。因为这片荒无人烟的沙漠，仿佛一直绵延到南极地带，中间无一海峡分隔。在古代地理学家的眼里，所有从事航海的欧洲国家中，葡萄牙的位置最不利，因为它不在唯一可通航的地中海沿岸。

如果托勒梅这位伟大地理学家，这位毋庸置疑的地理学权威的观点不正确那会怎样呢？如果这个大洋根本不是无边无际的，那会怎样呢？如果这个大洋通到无人知道的某个地方，那会怎样呢？如果非洲南端的热带地方也有人居

住，那会怎样呢？

如果真如此，那么位于其他国家西面的葡萄牙就会成为一切发现的桥头堡，去印度的最短航路将通过葡萄牙。葡萄牙也就不会被大洋封锁，而相反会比欧洲其它国家更便于航海。

使弱小的葡萄牙成为伟大的海洋强国，使至今仍无法通航的大西洋成为海上通途，这就是亨利王子终生追求的目标。他以航海家亨利之名载入史册。这个名字既当之无愧，又有些名不符实。说他名不符实，是因为除去一次去休达的短途航行之外，亨利没有登过一次舰船，没有写过一本航海书籍，也没绘过一张航海地图。尽管如此，历史仍有充分根据授予他这一称号。因为这位葡萄牙王子把他的一生，把他的全部财产都献给了航海事业。

这位与众不同的幻想家对所有荣华富贵都兴趣索然，宁愿离群索居，做些有益工作，于是，他跑到圣维森提角，在那里呆了50年，为从海路远征印度做准备，从而对无人知道的海洋大举进军。

当时，葡萄牙确有这样一种传说：仿佛在黑暗的法老年代，有一支腓尼基舰队曾经驶出红

海，并于两年后出人意外地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回到了祖国。亨利王子从贩买奴隶的摩尔人那里听说，在荒无人迹的撒哈拉沙漠那边有一个“富饶之国”。亨利依靠这些实地考察人员的丰富经验，得以对非洲的真正地理状况了解得比其他地理学家更为清楚。所以这个性格孤僻、大胆冒险的幻想家敢于同当时最伟大的地理学权威，同托勒梅及其继承人唱反调。他认为非洲根本不是一块和南极地带相连的大陆，完全可以绕过它，而且能在那里找到一条通往印度的航线。

亨利王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有雄才大略，而且还认识到要达到目的是如何艰巨；高尚谦虚的品德使他知道，他不可能亲眼看到自己理想的实现，因为这样一件大事需要准备时间要比短暂的人生长得多。亨利着手实现其计划的那个时代，欧洲人的地理和航海知识非常浅薄。于是，亨利下令为自己搜集世界各地的书籍和地图，聘用阿拉伯和犹太学者，请他们制作较精确的航海仪器和图表。每个水手，每个船长航海归来，他都要把他们召去详细询问，把获得的全部资料都精心地存入秘密档案，同时他还

装备了好几支探险队。

亨利王子始终不渝地促进航海造船业的发展：数年之内，原先那种容纳18名船员的敞篷小渔船变成了真正的坚固舰艇，排水量达到80吨，甚至100吨，即使遇上狂风暴雨，也照样在汪洋大海上航行。接着，新型的航海者也应运而生。帮助舵手掌舵的有“星相家”，这是一些精通领航业务的专家，他们会看罗盘地图，能算出罗盘偏差并在地图上标子午线。理论与实践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经过多次探险，从普通的渔夫和水手中逐渐涌[illegible]家和探险家，他们后来在事[illegible]利为葡萄牙缔造了当时装备[illegible]的[illegible]一流的水手。

可是先驱者[illegible]能亲眼看到天国，刚到天国门旁就死去了。[illegible]伟大发现，亨利生前一个也没见到，直至他临终时（1460年），在地理发现方面还没有取得稍有成就的成果。

轰动一时的亚速尔群岛和马得拉群岛的发现事实上只是一次重新发现。王子的船只沿非洲西岸航行，连赤道都没有到过；只不过开展了

一项意义不大而又不很光彩的买卖：贩卖白象牙和黑人奴隶。这微不足道、不大体面的创举，就是亨利从他毕生追求的理想中得以看到的一切。但事实上他已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因为葡萄牙航海家的第一个胜利并不在于航行路程的远近，而在于精神方面取得的成就：发展了进取精神，破除了有害的迷信传说。

许多世纪以来水手中风行一种可怕的传说，仿佛在诺恩角（意为“此路不通”角）不能通航。过了诺恩角就是“黑暗的绿海”，敢到这鬼地方去的船只，必遭不幸。那里烈日似火，晒得海水咕咕沸腾。船帮、船帆也会起火燃烧。这个“魔鬼之国”就象火山口附近的焦土一样荒无人烟，任何一个基督徒胆敢进入这里，顿时会变成黑人。

这些胡言乱语令人毛骨悚然，对南方海洋航行望而生畏，所以教皇想给王子招募水手，就不得不答应每个参加探险队的人完全宽恕其罪过。只有这样，才能征募到一些勇士，同意到那神秘莫测的地方去。

1434 年日勒、埃阿尼什绕过了当时一直认为无法逾越的诺恩角，从几内亚报告说，素负盛

名的托勒梅原来是个十足的骗子，“因为这里跟我们家一样，扬帆航行也很容易，这是个富绕之国，物产丰盛”。葡萄牙人得此消息后欣喜若狂。现在僵局已经打破，葡萄牙毋需再费尽力气去寻找水手：准备赴汤蹈火的冒险家四面八方纷至沓来。

随着每次新航行的顺利完成，航海家的胆量也与日俱增，整整一代年轻人突然崛起，他们把探险事业看得高于自己的生命：“航海势在必行，生命无可惋惜”，这句古老的水手谚语，重又激动着人们的心灵。一旦新的一代齐心协力，果断地行动起来，世界的面貌便发生了变化。

在激动人心的地理大发现时期，探索未知世界成为时代的主题。一批又一批的探险家，一个接一个的新发现，使世界的面貌日新月异。短短的几十年，人类对地球的认识远远地超过了以往的几十万年

亨利之死仅仅是大飞跃前的最后一次短暂的喘息。干练的茹安二世国王刚一登基，出人意料的跃进便开始了。1471 年驶抵赤道，1484 年

季奥戈·坎在刚果河口登岸，1486年终于实现了亨利预言的理想：葡萄牙航海者巴尔多罗米乌·季阿什到了非洲南端好望角，因为他在那里遇上了狂风暴雨，故当时给它定名为“风暴角”。虽然大风暴把船帆撕成碎片，把桅杆吹断，但是这个勇敢的征服者仍然奋勇前进。他已经到达非洲东岸。穆斯林领航员满可从这里把他轻而易举地带到印度，但是水手突然哗变，宣布说：此次航行就此停止。季阿什心痛已极，无可奈何只得被迫回师。他未能光荣地成为开辟印度航线的第一个欧洲人，这不能归罪于他。另一个葡萄牙人达·伽马因为奠立了这一英雄业绩，将在卡蒙斯的不朽诗篇中受到歌颂。从古至今一切创始者，可悲的奠基人，总是被人遗忘，只有幸运的成功者名扬后世。

但季阿什毕竟还是做了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非洲的地理轮廓已查明无误，否定托勒梅的论断，破天荒第一次证实了去印度的航路畅通无阻。

亨利死后多年，他的学生和信徒实现了他的愿望。现在全世界都以惊异羡慕的眼光注视着这个僻处欧洲一隅，不为人所重视而习于航

海探险的民族。趁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几个大国毫无意义的互相倾轧，鏖战方酣之际，葡萄牙这个欧洲的“灰姑娘”却把自己的领地扩大了1000倍，转瞬间葡萄牙成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强国。再过一个世纪，这个欧洲最小的民族将要称霸世界，它所统治的地域将大大超过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疆土范围。如此贪得无厌，势必会迅速耗尽葡萄牙的实力。大概没有一个民族象15世纪末的葡萄牙那样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致力于航海事业，于是，这个国家产生了自己的亚历山大——以达尔布克基、达·伽马和麦哲伦为代表的勇敢航海家。

一国人民完成的任何伟大事业，都为各国人民所共有。全世界人民都感到这是人类第一次闯入神鬼莫测的禁区，它推翻了至今为止一向认为正确的对远洋区域的看法、理解和概念。于是各国宫廷、各个大学都迫不及待地注视着里斯本传来的新消息。欧洲有非凡的先见之明，它认识到葡萄牙人的成果可能把原有的世界范围扩大，它还认识到航海和新地区的发现很快会使世界根本改观，其来势比一切战争和枪炮更厉害，漫长的中世纪业已告终，开始了一个新

纪元——一个“崭新的世代”。

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波利齐安，这位和平的科学思想代表人物，由于认识到这一历史时刻的伟大意义而为葡萄牙高歌，热情洋溢地表达了整个文明欧洲对葡萄牙的谢意：

“它不仅越过黑尔库力士的两大石柱（指陆地尽头）走得远，并且征服了波涛汹涌的大洋，使至今相互隔离的人类居住的世界合而为一。它给我们开辟了多么广阔的前景，带来多少经济利益，增加了多少知识，对那些遭到怀疑和否定的古希腊罗马科学理论做出多么有力的证实！新地区、新海洋、新世界冲破多少世纪的黑暗站出来了，如今葡萄牙成了新世界的保护人，新世界的捍卫者。”

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使葡萄牙大举向东方推进的活动嘎然中断。看来，“另一世界”业已发现，印度的皇冠和一切财宝已属于茹安国王，因为自从葡萄牙海员绕过好望角之后，已无人能同葡萄牙匹敌，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敢于在它垄断的这条航线上与之角逐。况且航海家罗利在世时就已取得了教皇的训谕，内称在波亚多尔角以外发现的一切土地、海洋和岛屿均归葡

萄牙所有。自那时起前后更换的三位教皇都批准了这一独特的“赠与财产证书”，大笔一挥就把整个人所不知的东方及其百万居民划为威洋王朝的合法领地。

这样一来，一切新发现的地区都归葡萄牙独家占有。手中持有如此可靠的保票的人，是不大愿意去冒险的。所以那个默默无闻的热那亚人把他那条理不清的计划呈给茹安二世，请求一支舰队从西方驶往印度时，竟没有得到国王的特别赏识，这根本不足为怪，也不能说明茹安二世目光短浅。里斯本宫廷还是客气地听完哥伦布的计划，并没有断然拒绝。但是他们还记得很清楚，过去凡是去勘察这些仿佛位于欧洲以西和印度之间的神奇岛屿的探险队都以惨败告终。经过数年努力之后，去印度的可靠航路已经开辟，工人正在捷胡沿岸的造船厂日夜劳动，建立一支大型舰队，它将绕过好望角直抵印度，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耗费足重的葡萄牙金币去寻找那条疑窦百出的航路？

所以，当那个自吹自擂的热那亚冒险家果真打着西班牙国旗横越阴暗的大洋，往西航行五周后发现大陆，消息传来，狂如晴空霹雳震动

了里斯本宫廷。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哥伦布并不知道他发现了新大陆，这个固执的幻想家临终前还坚持他原来的看法：他到的是亚洲大陆，从西班牙往西航行，只需几天即可在恒河河口登陆。这正是葡萄牙最为害怕的事。如果西班牙从较近的西路捷足先登夺去印度，那么教皇将东部方向发现的所有土地都归葡萄牙管辖的谕令又有何用？亨利50年呕心沥血的经营，及其继承人40年的努力都将化为乌有。由于这个可恨的热那亚人的大胆冒险，葡萄牙将失去印度。

哥伦布史无前例的成就，先在欧洲引起一片震惊，继而发现狂和冒险狂空前风行起来。一个英雄人物的成就往往会激起一代人的热情和勇敢。凡是在欧洲对自己处镜不满，而又不愿坐失良机的人——年幼的少年、没有晋级的军官、达官贵人的私生子、吃官司的落魄人——都渴望到新世界去找出路，官吏、商人、投机者都竭以其所有尽量多装备一些船舰。当时亨利王子为了招募最低数量的水手参加探险队，不得不请求教皇对受雇者赦免其全部罪过，而现在整村整村的人拥进海湾自愿当水手，船长和船主

简直应接不暇。

探险队一个接一个应运而生，仿佛骤然间烟消云散，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到处都出现了新岛屿、新地区；有的地方是冰天雪地，有的地方是椰影婆娑。在二、三十年间，数百艘小舰船驶出海湾，驶出加的斯、帕洛斯、里斯本；发现的无名土地，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几十万年期间发现的地域。

这个时代地理发现进展之神速真令人难忘，无以伦比！1498 年伊曼纽尔国王骄傲地宣布，“效忠葡萄牙王国的”达·伽马已到达印度并在卡利卡特登陆。同年在英国供职的船长卡博特发现了纽芬兰岛以及北美海岸沿岸。一年之后，平松打着西班牙国旗，卡勃拉尔打着葡萄牙国旗不约而同一起发现了巴西。一个发现接一个发现。在世纪之初有两支葡萄牙探险队——其中一支由亚美利哥、斯维普奇护送——沿南洲海岸南下，几乎到达拉普拉塔；1506 年葡萄牙人发现马达加斯加，1507 年发现毛里求斯岛，1509 年他们到达马六甲群岛，并在 1511 年占领该岛。这样一来，通往马来群岛的咽喉要地已被他们掌握。1512 年列昂到达佛罗里达，

1513 年欧洲人巴尔苦亚第一个在达连湾的高地上看到了太平洋。

从此，世上人所不知的海洋不复存在。在短暂的 100 年内，欧洲舰队经过的地方增加了不是 100 倍，而是 1000 倍！世界的面貌变化如此之快，真可谓日新月异。

地图刻版师在奥格斯堡昼夜不停地工作，宇宙志出版商满足不了大量订货。此类书籍油墨未干，还未装订成册就一抢而光，印刷工人印出的图书和地球仪在书市上供不应求——人人都渴望知道新世界的消息。但是宇宙学家刚刚根据新资料精确地绘制的世界地图，新资料、新消息又接踵而至，一切都得推翻重来，因为被认为是岛屿的地方，原来是大陆的一部分，被认为是印度的地方，却原来是新大陆，只好再把新河流、新海岸、新山脉填到地图上。这有什么办法呢？不等刻版师把新地图刻好，就得去刻制另一幅经过修改、变动和补充的地图。

古往今来的地理学、宇宙学和制图学从未见过象这 50 年如痴如狂，硕果累累的发展速度。在这期间，人类自生息、思维以来第一次最终确定地球的形状和大小。在这期间，人类第一

次认识到地球是圆的，而人类从古至今就随着这个圆球在宇宙中旋转。所有这一切辉煌成就都是这一代人取得的：这些航海家为后辈承担了勘察无名海洋的一切艰险，这些征服者开辟了一条条新的航路，这些英雄解决了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难题。

仅仅还有一项功绩尚待完成——最后的、最壮丽的、也是最艰巨的功绩：乘同一艘船环绕地球一周，证实地球是圆的，从而驳倒过去一切宇宙学家和神学论著，这成了费尔南·德·麦哲利扬什，史称麦哲伦的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

第二章 英雄出世

1505年，年仅24岁的麦哲伦作为一名军人，跟随葡萄牙第一支远征印度的舰队，开始了冒险生涯

葡萄牙舰船第一批从特茹河口起航，驶往神秘的远方，仅仅是想发现新土地，第二批舰船还想同新发现的国家进行和平贸易，到了第三批舰队则已是全副武装，而且从1505年3月25日这一天起，便确立了三者的联系。从现在开始整个殖民时代所追求的都是这一目的。

他们先建立海外商栈，接着为了自卫而筑起城堡；先是同土著首领以货易货，接着等大军一到，便干脆将酋长的土地攫为己有，并将其财物洗劫一空。不到10年，被最初那些成就冲昏

头脑的葡萄牙人就会忘记他们最初的愿望：不过是从事东方香料贸易。但是随着海外扩张的成功，良好的意图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自从达·伽马在印度登岸之日起，葡萄牙便开始排挤所有其他民族。

1505年3月25日，葡萄牙第一支武装舰队肩负着获取世界最大的新帝国称号的使命，驶离里斯本港口。其场面蔚为壮观，堪与亚历山大一世横渡达达尼尔海峡的情景媲美。

这支舰队的任务非同一般，它不仅是为了让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归顺葡萄牙，而是为了征服整个世界。港内停着20艘军舰，扬帆等候国王下令起锚。这已不是亨利时代的敞篷划船，而是宽大沉重的帆船，船头和船尾都有高高的炮塔，大船有三、四根桅杆和众多的船员，除数百名训练有素的水手之外，船上至少有1500名身穿铠甲、全副武装的士兵，200名炮手。此外还有各种工匠，他们一到达印度，将立即开始建造新船。

如此庞大的舰队，担负着重大使命：彻底征服东方。难怪海军上将法兰西斯库·阿尔麦达被授予印度总督官职，葡萄牙最有名气的英雄

和航海家、“印度洋的海军上将”达·伽马亲自选择并试验设备。

阿尔麦达的使命是将印度和非洲所有伊斯兰教的商业城市夷为平地，并在每个据点建立堡垒，设防驻军，在所有商业枢纽站稳脚跟，封闭从直布罗陀到新加坡的一切海峡。总督还接受谕令要消灭埃及、苏丹和印度国王的海上力量，严格控制所有海港，“从公元1505年夏季开始”，不悬挂葡萄牙国旗的舰队，不得运载一粒香料。和这一军事使命交织在一起的还有宗教使命：在所占领地区传播基督教。

由于肩负如此重担，所以这支舰队临起航前举行了隆重的仪式。

国王在大教堂亲自授予阿尔麦达新制做的白色缎旗，上面绣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阿尔麦达双膝跪在地上接受旗子。全体1500名军人做完忏悔，吃完圣餐以后，也跪下宣誓，效忠自己的统治者——葡萄牙国王，同时向上帝保证：他们一定要在海外异乡确立上帝的统治。他们排成长长的队伍，庄严而雄壮地通过全城港口行进。然后鸣炮告别，军舰沿特茹河下行，缓缓驶进了汪洋大海。

在祭坛旁举手宣誓效忠的1500名军人中间，跪着一个24岁的青年，他就是当时默默无闻的麦哲伦。

麦哲伦大约在1480年出生在俄伯尔多的一个四等贵族的家中。24岁的麦哲伦进入舰队时只不过是一名预备兵，他同水手和见习水手一起住在底舱，同吃同睡，他只不过是为征服世界而发出作战的几千“无名小卒”中的一名。他们成千成千地死亡。士兵中死里逃生的人数不多，而往往最后只有一名能享受到大家共建的功绩的不朽荣誉。

这次远征中的麦哲伦仅仅是1500名普通士兵中的一员，如果想在印度战争史中找到他的名字，那是徒劳无益的。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在印度的这几年对这位未来的伟大航海家是必不可少的学校。

一个预备兵是不会受到特殊礼遇的，今天派他去攻城，明天让他顶着烈日在要塞工地上挖沙子；他搬运货物，守护商栈，在海上和陆地上作战；他必须学会灵巧的使用测深锤和长剑，学会服从命令和下达指示。由于他无所不干，而且逐渐开始对他所从事的一切工作进行观察和

思考，他终于成了一个多面手：他是军人、水手、商人，又是熟知各类人物、各个地区、海洋和星座的专家。

后来，命运使这个青年参与了许多伟大事件。在经过数次小冲突后，麦哲伦在科那诺尔战役中才算真正接受到战斗的洗礼。

科那诺尔战役是葡萄牙“光荣”征服史中的转折点。实力雄厚的卡利库特统治者曾经慷慨地接待了初次登岸的达·伽马，并愿意同这些不速之客建立贸易关系。但他很快就明白了，数年之后乘着装备更加精良的大型舰船卷土重来的葡萄牙人是想夺取统治整个印度的最高权力。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商人吃惊地看到，这条凶恶贪食的梭鱼已闯进了他们宁静的河湾。要知道，这些外国人弹指之间就征服了所有的海洋，所有的舰船都被这些残忍的海盗吓得不敢离港出海。香料贸易骤然中断，商船队不敢驶往埃及，直至威尼斯的里阿利托港，到处都感到一只冷酷的手扯断了连接东西方的线路。

埃及苏丹丧失了贸易税的收入，便采取了威胁手段，他通知教皇，如果葡萄牙人继续在印度洋上作威作福，他就要毁掉耶路撒冷的圣陵，

以示抗议。但是没有一个教皇、皇帝或国王能抑制葡萄牙的侵略欲望。所以受害者们只有趁葡萄牙人尚未在印度站稳脚跟之际，赶紧联合起来予以反击。卡利库特君王在埃及苏丹、威尼斯共和国的秘密支持下准备发动进攻。黄金比血统关系更重要，威尼斯共和国暗中送给卡利库特成舰船的枪支大炮，一场针对基督教舰队的毁灭性突然袭击正在酝酿之中。

但是，某个次要人物的精神和力量往往对历史进程产生数百年的影响，一次偶然的事件拯救了葡萄牙人。

此时，有一个以胆识和爽直闻名的意大利冒险家洛多维科·瓦尔捷玛正在周游世界。吸引这位年轻人千里迢迢到远方旅游的，不是发财的贪欲，也不是功名的追求，而是他生性酷爱旅行。勇敢的瓦尔捷玛是第一个潜入禁城麦加的异教徒。后来几经艰险到了印度、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岛，而且还是到过"香料群岛"的第一个欧洲人。归途中，瓦尔捷玛乔装打扮成伊斯兰教徒，在卡利库特从两个基督教叛徒口中得知卡利库特君主准备打仗之事。出于基督徒团结一致的精神，他冒着生命危险找到葡萄牙人，及

时警告他们。

1506年3月26日，当200艘卡利库特的军舰准备出其不意袭击十一艘葡萄牙军舰的时候，葡萄牙军舰已做好充分战斗准备。这是总督指挥的流血最多的一次战斗：葡萄牙人为争取胜利，阵亡80人，受伤200人，但这次胜利却最终巩固了他们对整个印度海岸的统治权。

在200名伤员中也有麦哲伦，他在索法尔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护送香料运输队回国了。1507年他与瓦尔捷玛同船回到里斯本，但是，遥远的异乡已使这个航海家神驰心往，他觉得葡萄牙并不值得留恋。在整个短暂的休假期间，他迫不及待地渴望参加下一次去印度的舰队。他将来到真正的祖国：世界。

麦哲伦重返印度时参加的这只舰队，负有特殊任务。瓦尔捷玛把有关马六甲丰富资源的情况报告给葡萄牙宫廷，并提供了他们长久以来竭力寻求的“香料群岛”的详细情况。他的叙述使里斯本宫廷深信，在没有夺取香料群岛这一宝库之前，印度并不算彻底征服，它的资源也不算完全到手。因此，必须先占领通往“香料群岛”的咽喉要道，夺取马六甲海峡和马六甲城

(即新加坡)。

诡计多端的葡萄牙人没有立即派遣武装舰队，而是事先准备了4艘舰船由谢凯拉率领，悄悄驶抵马六甲，以一个和平商人的面目出现，侦察岸上情况。

在马六甲港，葡萄牙舰队中了苏丹的圈套。在遭到突袭的紧急关头，麦哲伦英勇果敢，始露英雄本色

1509年4月这支小船队顺利到达印度，只是从8月19日谢凯拉离柯钦港东行起，舰队才又进入了陌生的海域。经过三周航行，1509年9月11日，葡萄牙人的军舰首次驶近马六甲港。他们从远处已看到，好心的瓦尔捷玛没有说谎，也没有夸大其词，他说仿佛在这个海港里"停泊的舰船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多"。白色的、彩色的，马来亚的、中国的、暹罗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船只，帆挨帆，船靠船地停在宽阔的碇泊场上，挤得水泄不通。

新加坡海峡由于其地理位置的优越，势必成为东方一个最重要的转运海港。任何东来西

往、北来南去的舰船，任何从印度去中国或从马鲁古群岛去波斯的船只都要经过这个东方的直布罗陀。各种各样的货物在这个"货栈"进行交换：有马鲁古群岛的丁香，锡兰的红宝石，中国的瓷器，暹罗的象牙，孟加拉的开司米，摩尔岛的檀香树……在东方这个主要市场上，各色人种，各种民族云集，各国语言混杂。七横八竖，极不整齐的小木房上空，雪白刺目的宫殿和清真寺高耸入云。

这时，马六甲的统治者也在忐忑不安地观看这些威风十足的外国舰船。阿尔麦达和达尔布克基大张挞伐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马六甲人知道，这些凶恶的欧洲人漂洋过海是为了窥伺时机在这里安家落户，搜刮财物，所以不让这4艘船进港是上策；但苏丹根据已得到的可靠情报知道这些重炮的厉害，黑洞洞，默不作声的炮筒正从葡萄牙军舰舰尾虎视眈眈地注视他们。他懂得这些白人强盗杀人不眨眼，根本无法抵挡。所以最好还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虚情假意，我故作热情；你狡猾奸诈，我也欺骗蒙混。

马六甲苏丹极其隆重地接待了谢凯拉的使者，并邀请各位船长进宫赴宴，海员们也可以在

这个陌生、好客的城市尽情娱乐，他们双脚重又踏在坚实的土地上。女人的温存献媚使人心醉，他们坐在茶馆里高谈阔论，在市场上游逛，喝着马来亚烈性酒，吃着新鲜水果。他们在离开里斯本之后，从未受到过如此热情的欢迎。数百名马来人乘小快艇一艘艘地给葡萄牙军舰送食物，他们爬缆索，灵活得象猴子，看到未见过的外国东西，都惊奇不已。

热火朝天的贸易开始了，此时苏丹答应的货物已经准备好，他请谢凯拉于次日凌晨派全部小艇靠岸，在日落前将大批香料装到舰船上，船员得知此事后，颇感扫兴。

谢凯拉听说能很快弄到这些贵重的货物，确实也很高兴，便打发4艘大船上的全部小艇和大部分船员登岸。他本人是葡萄牙贵族，素来认为做买卖有损尊严，便留在船上和一名同事下棋。其它3艘船上也是一片寂静。但是，这有些奇怪的气氛却引起了编入探险队的轻快小帆船船长加尔西阿·德·苏萨的警觉。他看到马来亚小船越来越多，在几乎无人的军舰周围乱窜，看到越来越多赤身露体的马来亚人，借口往船上送货物，顺软梯爬上舰船。

他终于起了疑心，是否是甜言蜜语的苏丹准备同时从水旱两路阴谋发动进攻？

幸好轻快帆船上还留有一只小船未派到岸上去，苏萨便命令一个最可靠的船员尽快赶到旗舰将此事报告船长。这个最可靠的船员就是麦哲伦。他拚命划桨，驾舟急驰，到旗舰后见船长正在无忧无虑地下棋，几个腰带匕首的马来亚人在一旁观棋，这使他很不高兴。只好悄悄把情况报告给谢凯拉。

为了不引起怀疑，谢凯拉装作若无其事地继续下棋，只吩咐一名水手爬上桅楼密切注视岸上的动静，同时在整个下棋期间一只手始终紧握长剑。

麦哲伦的情报来的正是时候，过了不大一会儿，苏丹宫廷上空升起一股黑烟，这是袭击的信号。桅楼上的水手及时发出警报，谢凯拉一跃而起，未等马来亚人动手，便把他们撂在一边。号兵吹起集合号，船员立即在甲板上整队集合，爬上各艘军舰的马来亚人都抛进大海。

满载马来亚武士的小船从四面八方急驶而来，想攻击葡萄牙军舰，但已枉然。谢凯拉已拔锚起航，一阵猛烈炮火，迫使追击者转身逃窜。

由于苏萨警觉防备，麦哲伦行动迅速，致使敌人袭击未能得逞。

派到岸上去的倒霉的士兵情况很糟。他们人数不多，手无寸铁，散布各处，抵抗着数千名狡猾的敌人。大多数士兵被当场击毙，只有少数人逃回岸边。但已为时过晚，因为马来亚人早已抢走小艇，切断了他们回舰的去路，葡萄牙人寡不敌众，相继阵亡。只有一个勇敢的水兵还在孤军奋战，这就是麦哲伦的至交法兰西斯摩·谢兰。他已经被包围，并且多处挂彩，眼看死到临头。但就在这时，麦哲伦乘小船赶到，他奋不顾身冲上前去搭救自己的朋友。他左冲右撞杀出一条血路，直奔被团团围住的谢兰，接着且战且退，带领谢兰登上小船，这才把他救了出来。

在这次突然袭击中，葡萄牙舰队丧失了全部小艇和 1/3 的船员，麦哲伦却得了一个结义兄弟，此人的友谊和忠心对麦哲伦以后的成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至今我们尚未认清的麦哲伦面目，在这里初露端倪，显示出他性格中一个特点：英勇果敢。他既不会自我吹嘘，也不会讨人喜欢。唯独当他接受重要使命时，特别是当他自己主动承

诺一项使命时，这个生性矜持而孤僻的人就会表现出非凡的才智和胆识。他平素讷于言辞，很有耐性，仿佛预感到在命运之神让他有所建树之前，还要长期教育他，考验他。他在经历了葡萄牙舰队科那诺尔大捷和马六甲惨败之后，在他严峻的航海道路上不久又碰到一次新的考验——舰船遇险。

麦哲伦奉命护送在季风期间定期航行的香料船队，不料船只突然在巴杜恩砂洲触礁。人员虽无损失，但船只已被珊瑚礁撞得粉碎，因为小艇容不下全体船员，一部分遇难者必须留下来坐以待毙。船长、军官和贵族自然要求乘小船离开，这种无理要求使一般水手怒不可遏，一场危险的冲突即将发生。此时麦哲伦，贵族中唯一的一个人，当众宣称，如果船长和贵族以人格担保，登岸后立即派船员来接应他们，他准备同水手一起留下。

这一果敢行为，第一次引起了最高当局对这个“无名小卒”的注意。因为事隔不久，1510年10月，新总督达尔布克基就围攻果阿一事，征询王国船长们意见时，麦哲伦也是被问到的一个。

这位普通水兵经过5年服役，终于晋升为军官，后来跟随达尔布克基的舰队出海航行。达尔布克基此行要为谢凯拉的马六甲惨败报仇雪耻。

两年后，麦哲伦又驶往遥远的东方——新加坡海峡。19艘军舰，装备精良，于1511年7月在马六甲港口杀气腾腾摆开阵势，同背信弃义、伪装殷勤好客的苏丹展开一场激战。战斗历时6周，最后达尔布克基击败了苏丹的顽抗。

葡萄牙侵占马六甲后，进而控制了整个东方世界，终于切断了伊斯兰贸易的主要交通命脉！仅仅几周时间伊斯兰商业便一蹶不振。从直布罗陀到新加坡海峡，所有海峡悉归葡萄牙一国所有。伊斯兰教受到了最致命的打击，这件事不仅轰动了整个欧洲，而且传到中国和日本。教皇为他们把半个地球献给了基督教统治，在世界的中心罗马举行了庆典，其隆重程度是自恺撒大帝以来从未见过的。葡萄牙大使馆给教皇献上了从归顺的印度运来的战利品：鞍辔上缀满珠宝的骏马和豹，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葡萄牙船运来的一头活象，它在人群的欢声笑语中三次以额触地向神父叩拜。

至交法兰西斯库·谢兰船长在摈他群岛的奇遇，对麦哲伦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从此立志寻找一条到达“香料群岛”的新航路

有史以来，胜利者从来不会满足于一时的伟大胜利：马六甲只不过是通往香料宝库的要道。现在葡萄牙既已将它掌握在手，便想进而到达香料宝库——占领摈他群岛上神话般富庶的“香料群岛”：安汶岛、班达岛、干那底岛和提多尔岛。探险队装备了3艘舰船去勘察当时的“远东”，点名要麦哲伦参加。

其实麦哲伦在印度的时代早已结束。命运对他说，“你在东方已经观光了，各种体验也都有了！现在是独辟蹊径的时候了。”但正是这些从现在起他将终生寻求的神话般的“香料群岛”，他却永远不能亲眼见到。命中注定他进不了人间天堂。这些地方对他将永远是一种幻想。可是由于他和法兰西斯库·谢兰的友谊，对这些从未见过的群岛，倒觉得非常熟悉，而朋友那种奇特的鲁滨逊式的漂流生命，激励他去完成

当时最伟大、最冒险的事业。

法兰西斯库·谢兰奇特的惊险遭遇，对后来麦哲伦环球航行有很大影响，在葡萄牙的血腥侵略战争史上是最赏心悦目、独具和平色彩的一页。

谢兰在马六甲同动身回国的结义兄弟麦哲伦告别之后，便跟随另外两艘军舰的船长一起出发去神话般的“香料群岛”。他们一路平安，顺利到达绿叶婆娑的群岛，在那里受到意外的热情接待。因为无论是伊斯兰文化，还是穷兵黩武的风习，均未流传到这些遥远的岛屿。这里的土著还处于原始生活状态，赤身露体，爱好和平；他们还不懂什么是金钱，也不知道追逐暴利。为换几件手镯之类的小玩意儿，纯朴的岛民可以拿出成堆的干丁香花芽。葡萄牙人在班达和安汶两岛上已把船只装得满满登登，于是阿勃列乌上将决定返航马六甲。

也许是葡萄牙人过分贪焚，船只超载，谢兰指挥的那艘船触礁撞毁。受难船员幸免一死，但船上物品损失殆尽。他们垂头丧气，徘徊在陌生的海岸上，满以为危在旦夕，可是谢兰施展巧计，夺得一艘海盗船，当即乘它回到干那底岛。

葡萄牙人受到土著酋长的热情欢迎，其气氛不亚于第一次登岸的情景。酋长慷慨地给他们安排了住处，他们受到热情、体面、无私的欢迎和接待，使他们欣喜若狂，感激涕零。当然，就船长的军人职责而言，在船员少事休息，恢复健康之后，谢兰立即乘坐不断来往于安汶岛和马六甲之间的帆船回到上将那里。

可是旖旎的风光，温和宜人的气候，显然使谢兰对军人纪律感到冷漠，他突然变得满不在乎，根本不管数千里之外里斯本宫廷的国王正在怒气冲冲地把他从船长名单上除名。他知道，他为葡萄牙干的事已经不少，一直为它出生入死。现在他，谢兰，想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就象不穿衣服，不知忧愁的这些幸福岛民那样欢乐、安逸。今后让别的水手和船长漂洋过海，用血汗为外国经纪人搞香料吧，让这些矢忠于国王的傻子为里斯本海关获取暴利而南征北战吧。他自己已备尝战争、惊险和这香料勾当的苦衷。

一个堂堂船长不声不响地退出英雄事业的世界而转入安闲的田园生活，决定从此以后离群索居，过一种善良百姓的怡然自乐的原始生活。他深得干那底岛国王垂青，被授与宰相之

位，但平时并无繁重公务，仅有一次与邻岛发生冲突，他以国王军事顾问身分出面调停。为奖赏他的功绩，国王赐给他一所住房，一群奴仆，还有一个俊俏的黑人妻子。她为他生了三个肤色黝黑的孩子。

岁月递嬗。对于谢兰来说，任何高官厚禄的诱惑都不能使他离开这个自得其乐、逍遥自在的天堂。这个心甘情愿的鲁滨逊，这个第一个逃避文明的人，在巽他群岛待了9年，至死也没有离开。在葡萄牙这段辉煌的历史时代，他绝不是最勇敢的征服者和船长，但很可能是一个最明智、最幸福的人。

谢兰这种带有浪漫色彩的逃亡，乍一看与麦哲伦的一生及其业绩风马牛不相及。但实际上正是这个默默无闻的普通船长玩世不恭的态度，对麦哲伦未来生活的道路，也就是对新土地发现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两个朋友虽遥隔千里，但经常通信，从岛上可捎信到马六甲，再从那儿转到葡萄牙。每逢遇到这样的机会，谢兰便给麦哲伦写长信，热情赞扬他那新祖国的富绕和美丽。信中这样写道：

“我在此地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它比达·伽

马发现的地区更大、更富。”

他迷恋热带景色，极力劝说朋友抛弃冷酷的欧洲和收入微薄的职务，快到他那里去。无可置疑，正是谢兰头一回使麦哲伦想到，既然这些岛屿位于最东面，那么到那儿走哥伦布的路线（从西方），要比走达·伽马的路线（从东方）更为合理。

麦哲伦在回信中暗示谢兰，不久他将去干那底岛，而且“如不经过葡萄牙，则走另一条航路”。从此寻找这条新航线便成了麦哲伦秘而不宣的志愿。

这个占据住了整个身心的志愿，加上晒得黝黑身体上的几处伤疤，以及他在马六甲买的一个马来来亚奴仆——这就是麦哲伦在印度服役7年之后带回祖国的全部家当。一个打完仗，于1512年回国的士兵，看到与7年前大不相同的里斯本和葡萄牙，也许感到失望，甚至还可能感到不愉快。船一驶进贝伦港，他就万分惊讶。当年达·伽马临别祈祷的那座古老的小教堂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新建成的富丽堂皇的大教堂——这是他的祖国靠印度香料得到的大量财富的第一个物证。

麦哲伦踏上祖国的土地，举目四望，到处都变了样。过去很少有船只航行的河上，帆船拥挤不堪；岸上造船厂里工人们为迅速建成威力更强的新舰队正在日夜不停地劳动；海面上各国军舰鳞次栉比，三角彩旗把海港点缀得五彩缤纷；沿岸路上堆满货物，仓库里装得几无隙地；成千上万的人群在一些刚刚落成的豪华宫殿之间的闹市区匆忙奔走。在商站、在银钱兑换处和经纪人办事处，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语言。里斯本靠剥削印度，在10年之中由一个小小的城市变成了世界的中心，成了繁华的首都。

此时，这个回到祖国的普通海员已经证明：他和他同事们在印度流的血，经过某种神秘的化学反应，已经变成了金子。当他们在南方灼热的太阳下流血战斗，备受苦难的时候，里斯本靠他们建立的功绩继承了亚历山大和威尼斯的实力，葡萄牙国王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帝王。

祖国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现在旧世界的人们生活得更阔绰、更奢侈，骄奢淫逸、挥金如土——仿佛他们搞来的香料，和靠香料赚来的金子使人们忘乎所以。只有他一个人依然如故——还是一个“普通水兵”。没有人等待他，没

有人感激他。葡萄牙士兵麦哲伦在印度呆了7年之后，回到祖国，竟有远适异国之感。

回国后碌碌无为的生活使麦哲伦厌倦而苦恼，桀骜不驯的性格又使他受到国王的冷遇，36岁的麦哲伦决心不再为别人卖命，而要开创自己的事业

麦哲伦回国后连个象样的职业也没有，生活都得不到保障。只是因为他是贵族，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被列入领取国王俸禄的名册，每月得到1000瑞斯的恩赐。一个月后，他又晋升一级，以侍从武官的官衔领取1850瑞斯。不论什么官衔都对他毫无意义，因为这些冠冕堂皇的封号除了让他终日在宫内侍从室里无事闲坐之外，并没有任何权力和任何工作。作为一个正常、有自尊心的人，绝不能长期无所事事，所以麦哲伦打算一有机会便重返军界一显身手，这是不足为奇的。

麦哲伦等了整整一年。

直到1513年夏，国王伊曼纽尔为了给摩尔人以致命打击，开始装备一支庞大的军事探险

队征讨摩洛哥。这位远征印度时久经考验的战士立即提出参加探险的要求。

他仍然是一个低级军官，没有官衔，一切都得听命于人。可是他自己也和在印度时一样，总是在危险的前哨。麦哲伦在白刃战中三次受伤，长矛扎进膝关节伤及神经，从此左腿不能弯曲，走路微跛。

一个不能快走，不能骑马的瘸腿军人，已不适于在前线服役，但他坚持留在军队，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认为这样才称心如意。于是麦哲伦和另一个伤员被指派为押解军官，负责护送从摩尔人那里掳获的大群马匹和其他牲口。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纳闷的事。一天夜里，不计其数的牲口群中丢了几十只绵羊，军营中顿时蜚语横生，好象麦哲伦及其同事将绵羊卖给了摩尔人，要不就是疏忽大意让敌人乘黑夜潜入牲口栏将绵羊偷走了。

然而，麦哲伦的性格与众不同，他不想对这些卑鄙的诬告者提出申辩。流言蜚语一起，未等别人对他提出公开指控，他就离开军队回葡萄牙去了。

麦哲伦到里斯本后，立即请求觐见国王。但

他根本不是给自己洗雪，相反却是要求国王论功行赏，给他更高的职务和更好的待遇，由此可见，在这件令人纳闷的事情上他并不感到有丝毫错误。

这时，国王已得到非洲军团统帅部的报告，说这个目无法纪的船长未经许可擅离职守，所以对这个战功卓著的受伤军官十分冷淡。国王没让麦哲伦说一句话，简短严厉地命令他立即返回非洲。那里，自然无人追查此事，也没有人敢诬蔑一个劳苦功高的战士。

于是，麦哲伦从他上司那里拿到各种各样证实他无罪、有功的文件，证明他白璧无瑕，光荣离职。然后，便再次返回里斯本。可以想象得到，他此次回去的心情是如何痛苦，他没有得到过勋章，得到是诬告诽谤；他没有受过奖赏，受到的只是创伤……他不声不响，沉默了很长时间。可现在，他年近35岁，已疲于为自己理应得到的权利奔走乞讨。

这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貌不出众，沉默寡言的人一点儿也不会博取别人欢心。不知为什么，国王始终不喜欢他，连他忠实的同伴都不得不承认，军官们就是恨麦哲伦。他不会笑脸相

迎，不会献殷勤，不会阿谀奉承，也不会巧妙地维护自己的意见和观点。他不善辞令，性格孤僻，不爱交往，喜欢深居独处，因此他给别人的感觉必然是冷若冰霜，不易接近，难以信赖。至于他的内心世界就更无人知晓了。在他这种固执的沉默中，同事们很自然地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功名心，它比那些公开追名逐利，在官场上互相倾轧之辈的功名心更令人担忧。似乎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心事藏在他那双深邃睿智、炯炯有神的小眼睛里，挂在他那长满胡须的嘴角上，不让任何人窥伺。他把秘密深埋心底，多少年来始终只字不露，这使禀性憨厚、心怀坦荡的人很替他担忧。麦哲伦忧郁的性格产生了不良后果，和他步调一致不容易，维护他也不容易。对于这个具有孤辟性格的人来说，最伤脑筋的事是，他总是独行其事。

这一次，麦哲伦独自一人，没有任何支持者和庇护者，前去觐见国王。在宫廷的许多道路中他选了最难走的一条：诚实和正直。国王伊曼纽尔接见麦哲伦的地方正是茹安二世拒绝哥伦布航海计划的那个大殿，可能还是坐的同一个宝座；就在这同一地点发生了具有同样历史意义

的事件。因为这个其貌不扬，膀大腰圆，矫墩墩，一脸黑胡子的葡萄牙人，其雄心大志并不亚于那个外来的热那亚人。

麦哲伦一颠一瘸地走到国王跟前，躬身送上一叠呈文。这些材料无可反驳地证实对他的指责全是无中生有。接着他提出自己的第一个请求：由于他二次受伤失去作战能力，所以请国王给他增加月薪——半个克鲁萨多（约为现在一个英国先令）。他要求的钱数简直少得令人发笑，似乎这个高傲、倔强、自尊的军人，不值得为这几个钱卑躬屈膝。但麦哲伦提出这一要求绝不是为了价值半个克鲁萨多的银币，而是为了他的社会地位，为了他的尊严。

可是国王伊曼纽尔面色阴沉，紧皱眉头看着这个纠缠不休的年轻人。对于这个最富有的帝王来说，事情自然不在一枚小小的银币。使他生气的是麦哲伦的做法，这个人态度强硬，不是谦恭的等国王开恩加封，而是固执地一味要求升级进爵，就象他理所应当得到似的。好吧！一定要教训这个顽固的青年人，让他学会请求和等待。平素落落大方的伊曼纽尔国王一时因为心情烦恼，竟然拒绝了麦哲伦加薪的要求。他并

未料到，不久他将为省下半个克鲁萨多付出数千杜卡特金币。

此时，麦哲伦本应告辞离去，因为国王面带愠色，根本不会给他恩惠。但高傲的麦哲伦并没有就此告别，他不动声色地站在国王面前，陈述来此晋见的本意，他问国王是否能在王室给他谋个一官半职。他还很年轻，精力非常充沛，怎能靠施舍虚度一生。当时每月，甚至每日都有船只从葡萄牙港口驶往印度、非洲和巴西，让他这个熟知东方海洋的人担任其中一艘的指挥，是理所当然的事。除了老航海家达·伽马之外，在首都和整个王国再没有比麦哲伦学识渊博的人了。

但这个年轻人越往下说，伊曼纽尔国王对他那严厉的挑衅的目光就越发感到讨厌。他冷冷地拒绝了麦哲伦的要求：没有他的职位，而且今后也不会有。

麦哲伦遭到拒绝，自不待言。可是他又向国王提出第三个请求——其实也算不上请求，只不过是一个问题。麦哲伦问，如果别国为他提供优厚条件，他出国任职，国王是否怪罪。国王一脸不高兴，冷冰冰地表示这件事跟他毫不相干。

不管什么地方，只要那里能找到差事，麦哲伦就可以去。

在麦哲伦象叫花子似的被赶出国王宫廷的刹那间，他恍然大悟：再不能等待和耽搁了。

他活了35年，体验遭受过一个军人和海员在战场上、海洋上所经历的一切。他环绕好望角航行4次。多次生命危在旦夕，敌人冰冷的兵刃曾3次刺进他温暖、流血的身体。他见多识广：对地球东部，比当时所有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制图家更为熟悉。将近10年的经验使他成了各种军事技术专家：他会击剑、放枪，会掌舵和使用罗盘，会操纵船帆和火炮，会划船，会使用铁锹和长矛。他能识别罗盘地图，投掷测深锤，而且会正确无误地使用各种航海仪器，不次于任何一个“天文学家”。别人只能在书本上饶有兴趣地读到一切——令人腻烦的无风天气和连续数日的风暴、海战和陆战、围攻和厮杀、突然袭击和船只遇险——所有这一切他都亲身经历过。10年来他学会了等待时机和毫不迟疑地抓住时机。他和各种不同的人——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和印度人、马来亚人、中国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打过交道。无论在严寒天气还是

热带灼人的天空下，他处处都为自己的国王和国家效劳。那时他年轻，工作得很出色。

可是，他现在已年近36岁。麦哲伦拿定主意不再为别人的利益，别人的名誉卖命了。和所有有创造才能的人一样，到了中年，他很想把自己的才能全部施展出来。祖国在他穷困潦倒时抛弃了他，同时也免除了他对祖国的一切义务。这样更好：如今他自由了。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一拳没把人击倒，反而把这人引上了正路。每个想有所建树的人，他的生活中迟早会出现这种变化。

此时，麦哲伦又一次表现出他的沉默艺术。别人处在他的地位，受到伊曼纽尔国王粗暴拒绝之后，大概会马上离开自己国家，为别的帝王效劳去了。

但麦哲伦却心平气和地又在葡萄牙呆了一年。麦哲伦常常同一些舵手和船长，同那些到过南方海洋的人促膝谈心。他在伊曼纽尔国王的宝库——秘密档案室中翻阅了所有库存的最秘密的海岸地图、罗盘地图、最近几次勘察巴西的测程记事和航行日志。

酷爱探索神秘海洋的实践家麦哲伦与热衷于研究天文地理的理论家法利罗成了一对最完美的搭档，他们坚信自己已经找出了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神秘的海峡

不久，麦哲伦新结识了一个朋友。这个人和他交往日密，名叫路易·法利罗，为人机灵，有点神经质，性情暴躁，嗜书如命。他爱高谈阔论，非常自信而且极易动怒，这和讷于言辞，孤僻矜持的军人和水手毫无相似之处。但这两个人很快成了莫逆之交。由于其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才能，才使他俩能进行某种肯定不长的合作。麦哲伦最大的癖好是游历神秘莫测的海洋和实地勘察世界各地，而法利罗则热衷于探讨有关地球和天体的抽象知识，并只是根据数据、书本、表格和地图得来。然而在这些抽象的领域内，作为一个制图家和天文学家，他被认为是最高权威。他不会升帆，但自己却能发明出一套计算经度的方法。这个方法虽然不无误差，但可以囊括整个地球，而且后来对麦哲伦帮助不小。法利罗不会掌舵，但他制作海图、罗盘地图和其他一些工具显然是当时最好的航海仪器。这样一个专家

自然会给麦哲伦这个优秀的实干家很大帮助。麦哲伦的大学是战争和航海，某些天文学和地理学知识，也无非是他在旅行中的见闻而已。正是由于他们极不相同的天赋和爱好，他俩才能巧妙地互相补充，犹如抽象思维补充实践知识，思想补充行动，精神补充物质一样。

除此之外，他俩在这段时期命运也有共同之处。这两个卓亦不群的葡萄牙人各具特点，同样受到国王的冷遇，他们一生仕途坎坷不平。法利罗为皇家天文学家这一职位奔走多年，比起别人来，他自然当之无愧。可是正如麦哲伦以其沉默矜持激怒了宫廷一样，显然法利罗以其狂妄不羁、夸夸其谈和性情暴躁而得罪了国王。就是这样，麦哲伦和法利罗，由于上层社会的敌视和不信任，只好闲居在家，无所事事。这种敌视和不信任的外界压力使他们内心彼此接近起来。

麦哲伦将谢兰介绍的东方“香料群岛”的情况告诉了法利罗，并同他商量，怎样通过新路线，不从东方，而从西方直抵群岛。法利罗研究了麦哲伦的札记和方案。他对这些札记和方案提供了科学理论，并根据用海图核对过的资料

证实麦哲伦的臆断是正确的。他们一个理论家一个实践家，信誓旦旦，在计划实现之前，绝不向任何人泄密，为了完成大业，必要时可以不要祖国的帮助，甚至可以不顾祖国的利益，因为这一事业应该成为全人类的财富，而不仅仅属于葡萄牙一个国家。

这一新的计划就是麦哲伦从印度回来时，谢兰启发他想到的那个念头：从西面，绕过美洲驶抵最富绕的“香料群岛”。

乍一看，这个计划毫不新奇。众所周知，哥伦布航行的目的并不是发现美洲，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有美洲，他原来也是想到达印度。全世界都已知道哥伦布的错误，西班牙也是在一阵喜悦之后，接着大失所望。当时美洲的发现在商业方面毫无价值，那里既没有金子，也没有香料，连黑奴都没有——印第安人瘦弱不堪，不能当奴隶使用。热衷于黄金的西班牙人对开拓和征服美洲并不大感兴趣，他们想的是绕过美洲，尽快到达宝石和香料的天府之国。他们依照国王的旨意，一直试图绕过新发现的大陆，抢在葡萄牙人之间，侵入东方的真正宝库“香料群岛”。一次远征接着一次远征，可是不久，西班牙人在寻

找通往梦寐以求的印度航路时连遭失败，因为新发现的大陆比原来想象的要大得多。这块绵亘不断的美洲大陆，仿佛是道上横着的一块大圆木摆在他们面前，一些征服者竭尽全力想找个可以通过的海峡，但均未成功。从大西洋通往另一个大洋的一切希望已逐渐消失，无数船只在这些毫无结果的探寻中遇难，西班牙已经开始承认它和最富绕的印度洋上的陆地永远隔绝。因为任何地方，的确是任何地方都没有人们渴望的那条通路，没有人们千方百计寻找的那个海峡。

就在这时，这个默默无闻、其貌不扬的麦哲伦突然冒了出来，他满怀信心地宣称："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有一个海峡，我对此深信不移，而且我知道它的位置。请给我一支舰队，我将告诉你们海峡在哪儿，并且我要从东到西环绕整个地球一周。"

现在我们终于窥见麦哲伦的那个秘密，几世纪来它曾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麦哲伦计划本身毫无新颖之处，并且麦哲伦追求的目的和哥伦布毫无二致。新奇的不是他的计划，而是麦哲伦那种不容置疑的信心，他坚决相信西路有

航线通往印度。因为一开始他就不象其他人那样（谦虚地）说希望能在某个地方找到海峡，而是斩钉截铁地说：

“我一定能找到海峡，因为我，只有我知道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有一个海峡，而且还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寻找。”

可是麦哲伦怎么会事先知道这个所有其他航海家一直没有找到的海峡呢？和他的同事法利罗一样，在旅行期间他一次也没有到过美洲海岸附近。如果他断言有海峡，那就是说，关于海峡存在和地理状况他只能从某个亲眼见过这一海峡的前辈那里得知。但是如果别的航海家在麦哲伦之前已经见过海峡，那么事情可就值得怀疑了！麦哲伦也根本不是流芳百世、遐迩闻名的英雄，只不过是一个将别人荣誉攫为己有的剽窃者。那么麦哲伦海峡以麦哲伦的名字命名也是不公正的，就象美洲以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的名字命名一样不公正！因为美洲根本就不是他发现的。

可见麦哲伦历史的秘密只能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朴实的葡萄牙船长是从谁那里，用什么办法得到如此翔实可靠的情报，证实两大

洋之间有一个海峡，从而保证实行当时都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环球航行？

第一个谈到麦哲伦坚信自己事业定能成功的，是他最忠实的旅伴和他的传记作者安东尼奥·比加费德，他有如下记述：

“甚至当时我们眼看就要驶入这个海峡的时候，全舰队的人谁也不相信能有这样一条连接两大洋的通路。那时只有麦哲伦自己的信念毫不动摇，因为据说他确实知道有这样一个不为人知的海峡存在，这是从著名宇宙学家马尔丁·贝格依姆绘制的地图上看到的，这本地图是他过去在葡萄牙国王的秘密档案库里找到的。”

比加费德的这段叙述完全可以相信。因为我们知道，马尔丁·贝格依姆一直到死（1507年）都是葡萄牙国王的皇家制图家，我们还知道，这位沉默寡言的探索者麦哲伦先前曾去过这个秘密的档案库。

但是这个谜越猜越猜不透：这个马尔丁·贝格依姆没有亲自参加过一次海外探险，关于存在海峡的这一惊人消息，他只能从别的航海家那里得知。这就是说，在他之前还有人知道。

问题因此更加复杂了。

他以前这些人，这些不知名的航海家究竟是谁呢？发现海峡的荣誉究竟该属于谁呢？是否是某些葡萄牙船只早在制作这些地图和地球仪之前就已到过这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神秘海峡呢？这是怎么回事？一些确凿的资料证实，在16世纪的确有几支葡萄牙探险队勘查了巴西海岸，可能还勘查了阿根廷海岸。只有他们可能见过海峡。

但这还不够，新问题又油然而生：这些神秘的探险队究竟航行了多远？他们真到过麦哲伦海峡吗？

麦哲伦以前的其他航海家已经知道有海峡存在的这种看法，长期以来依据的除了上面提到的比加费德的那段叙述，而再是迄今犹存的伊奥甘·舍涅尔的地球仪。令人惊异的是，早在麦哲伦出海航行前的1515年，地球仪上已清楚标出南部有海峡（不过根本不是实际的海峡位置）。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能帮助我们搞清贝格依姆是从谁那里得到这些资料，因为在那个伟大发现时代由于商业竞争关系，每个国家都全神贯注，惟恐泄露探险成果。舵手的测程记录、

船长的航海日记、地图和罗盘地图必须立即交给里斯本国库。

国王伊曼纽尔在1504年11月13日下令禁止"报告任何有关刚果河那面的通航消息,防止外国人靠葡萄牙人的发现从中牟利",违者处以死刑。

首先发现权的问题由于毫无实际意义已经冷落下来,后来一个偶然的发现才使真象大白:究竟贝格依姆和舍涅尔,以至麦哲伦所得到的地理资料应当归功于谁。这个发现只不过是用劣等纸印的一本德国小册子,名叫"巴西大陆新闻副本";这本小册子原来是一份报告,是16世纪初奥格斯堡最大的维利洋尔商行的一个葡萄牙代理人从葡萄牙寄来的。报告用最蹩脚的德语写成,其中谈到有一艘葡萄牙船在南纬40度左右发现并绕过一个"类似好望角"的海岬,还说海岬那边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宽阔海峡,很象直布罗陀,由一个海伸向另一个海,因此去"香料群岛"再没有比这条航路更近便的了。这份报告明确地提出了大西洋和太平洋是彼此相连,这就是人们要证明的东西。

看来谜底终于解开了,麦哲伦剽窃其前人

发现权一事也彻底弄清。毫无疑问，麦哲伦对他以前的那支葡萄牙探险队的勘察情况非常熟悉，并不次于德国船主的那个无名代理人和住在里斯本的那个奥格斯堡地理学家。在这种情况下，麦哲伦对世界历史的全部功劳只不过是，他凭仗自己顽强精神把这个精心隐藏的秘密变成了对全人类非常重要的真理。因此，机智、干练、大胆地利用别人的成就——看来这就是麦哲伦的全部秘密。

读者不要见怪，事情并未结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尚待解决。

要知道，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些情况，当时麦哲伦并不知道：那支葡萄牙探险队的成员实际上并未到达麦哲伦海峡，麦哲伦以及马尔丁·贝格依姆和舍涅尔信以为真的报导，其实是无稽之谈。

那些航海家在南纬40度左右看到的是究竟什么？“新闻”向我们报道了些什么？实际上只不过是这些航海家在南纬40度左右发现了一条水路，他们沿此水路航行了两昼夜，并未见到它的尽头，后来遇上风暴，半途而归。由此可见，他们看到的只是一条水路的开端，而将其误

认为渴望已久的连接两大洋的海峡了。其实真正的海峡位于南纬52度——这是自麦哲伦时代起才知道的。

这些无名的航海家在南纬40度附近看到的究竟是什么？这里我们倒有一个相当有根据的推测，因为只有第一次亲眼目睹茫茫无际，海一般辽阔的拉普拉塔河奔入海洋的情景的人才能理解，把这条大河误认为海湾，误认为大海并非偶然，而且很顺理成章。航海家在欧洲从未遇到过这样大的河流，见此一望无际的茫茫水域，便高兴过早地认为这是期待已久的连接两个大洋的海峡，这难道不是很自然吗？至于“新闻”中所说的航海家，正是将这条大河当成了海峡，其最好的证明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根据这个报道绘制的地图。如果这些无名航海家继续往南航行，除拉普拉塔河之外还发现了真正的海峡——麦哲伦海峡。那么，他们必然要在自己的罗盘地图上标有拉普拉塔河，而舍涅尔也会在他的地球仪上标明这条世界上的巨大河流。然而舍涅尔的地球仪上，在其他我们所熟悉的地图上也是一样，并没有标出拉普拉塔河，而在它的位置上，正好是在那个纬度，标的却是虚构臆

造的海峡。

这样一来，事情就水落石出了。“新闻”的报道人是误入歧途，被显而易见而又可以理解的错误欺骗了。麦哲伦当时宣称他已掌握了有关某海峡的可靠材料，这样做也是不够老实的，无非是上了别人自欺欺人的当。正是这个麦哲伦信以为真的错误，构成了他的秘密。

但对错误认识也不可以小看！即使是最荒谬的谬论，如果让一个天才碰上，如果时机凑巧也可能从中产生伟大的真理。在各种知识领域里，有数以千计的伟大发现渊源于错误的假设。如没有托斯卡涅尼的地图问世，哥伦布绝不敢贸然远航，而这张地图把地球外形歪曲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这是一张绘有中国和日本的世界地图，而中国和日本离欧洲西海岸的距离画得很近——使他错误地认为在最短期间便能到达印度东海岸。

如果不是麦哲伦固执己见，对贝格依姆的错误地图和葡萄牙航海家虚构的报道深信不疑，他也不可能说服国王给他提供舰队。

只有麦哲伦确信自己掌握了诀窍，他才能揭开当时最大的地理秘密。只因为他全心全意

献身于暂时的谬论，他才最终发现了永恒的真理。

第三章 在异邦施展才华

麦哲伦有宏伟的计划，也有坚定的信心，在葡萄牙国王拒绝他一切要求的情况下，为了完成自己环球航海的不朽事业，他只身投奔西班牙

现在，麦哲伦面临重要抉择。他有一个计划，象这样的计划当时还没有一个航海家敢于设想；此外他还有信心，他想靠他掌握的特殊资料，这个计划必然会实现。

但怎样才能完成这样一个代价大，又很危险的事业呢？

他自己国家的国王拒他于千里之外，他所认识的葡萄牙船主也未必能指望得上，因为他们不敢把自己的船托付给失宠于宫廷的人。所

以唯一的出路是：求助于西班牙。那里，只有在那里，麦哲伦才可能得到援助。只有在西班牙宫廷，他个人才能有点分量。因为他不仅随身带去里斯本国库的宝贵资料，而且还要向西班牙提供情报，证明西班牙的要求在道义上是正确的，这对实现他周密考虑的事业也很重要。他的伙伴法利罗已经计算出（和麦哲伦提供的情况同样不正确），“香料群岛”不在葡萄牙管辖范围之内，而在教皇划归西班牙的地区。这个毫无名气的葡萄牙船长，把世界上最富饶的群岛和通往该岛的最短航路呈献给国王查理五世，这就是为什么他觉得在西班牙比其他地方更易获得成功的原因。

只有在西班牙，他才能实现他伟大的理想和他一生的抱负，虽然明知为此他将付出昂贵的代价。如果麦哲伦现在求助于西班牙，他就不得不舍弃他尊贵的葡萄牙姓氏麦哲利扬什，这犹如剥他的皮一样痛苦。葡萄牙国王会立即将他免官惩罚，他将被自己的同胞视为叛徒和逃兵而遗臭万年。麦哲伦自愿放弃葡萄牙国籍，在绝望之余投奔另一强国为其服役，这与哥伦布率领外国舰队进行海外探险已不可同日而语。

麦哲伦不仅离开祖国，而且使祖国蒙受损失，把他同胞已经占领的“香料群岛”，拱手献给自己国王最厉害的竞争者。他这种做法已远远超出勇敢的范畴，而是叛国行为。但是，只有一点尚可对他这不光彩的行为略加粉饰，那就是他不象走私贩那样，鬼鬼祟祟、提心吊胆地偷越国境，而是光明磊落地公开投奔敌人，而且明知要受到别人唾骂。

此时，衡量他行动的唯一标准，便是他要解决问题的重要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暂时的民族利益已黯然失色，无足轻重，首要的是天赋和命运给这个创造意图提出了各种责任和义务。

在麦哲伦这个计划酝酿成熟之前，他前半生一直对祖国忠贞不渝；只是在祖国拒绝他的建议之后，他才被迫改名换姓，放弃自己的公民义务和荣誉，因为不这样做，他就不能完成自己不朽的事业。

麦哲伦等待、忍耐和思考的时刻已告结束。1517 年秋，他那大胆的计划付诸实行。麦哲伦把他胆怯的伙伴法利罗暂时留在葡萄牙，他只身一人破釜沉舟，越过西班牙国境。

1517 年 10 月 20 日，他和自己多年来形影

不离的奴仆亨利一起来到了塞维利亚。不过塞利维亚当时还不是世称查理五世、西班牙新国王查理一世的宫廷所在地。18 岁的国王刚从法兰德斯回散坦德尔，现在正在去伐利亚多利德的途中。从 11 月中旬起，他就打算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宫廷。

麦哲伦觉得在塞维利亚等待比在别处都好，因为这个海港是通往新印度的门户，大多数西行的船长都是从瓜达尔基维尔河两岸出发的。

这里商人、船长、经纪人和代理人云集，因此国王在塞维利亚设立专门的商务院、印度院。印度院既是商品交易所，同时又是船舶经理处——称做海商局、咨询处或更为合适。因为这里，在当局的监督下，那些想投资进行航海探险的商人和愿意率领这些探险队的船长可以进行谈判。不管什么情况，只要有人打算悬挂西班牙国旗进行新的历险，就必须首先取得印度院的允许和支持。

麦哲伦并不急于走这必要的一步，这恰好说明他那非凡的耐性，以及他善于沉默和等待的性格。麦哲伦从不想入非非，盲目乐观或自我

陶醉。他素能洞察事理，既懂别人心理，又讲求实际。他事先对自己成功的可能性和一切不利因素都作了权衡。他晓得只有借助别人之手，才能打开印度院的大门。

在这里，谁知道麦哲伦是何许人呢？在这里，酒肆茶楼挤满了退伍的冒险家和没有职业的闲人。在这里，哥伦布手下的远航船长尚且健在，而麦哲伦只不过在东方海洋航行了7年，在别人麾下作过战，这何足挂齿。他是从葡萄牙来的，葡萄牙国王不愿任用他。他是一个侨民，严格说是一个叛国者，这对他都很不利。象他这样一个来历不清，没有名气的外国人，印度院是不会相信的。

所以麦哲伦决定，时机不成熟，绝不登印度院大门。他现在深明事理，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采取何种措施。首先，他应当象所有空有一纸计划的人一样，去找关系，找人“引荐”。

一个偶然的机会，麦哲伦认识了一个老乡迪奥古·巴尔波查，并受到其全家人的热情款待。

巴尔波查过去也是葡萄牙国籍，现在在西班牙供职，担任要塞司令的要职已达14年之

久。这位备受全城尊敬、圣地亚哥勋章获得者巴尔波查，对这个新来乍到的外来人来说，是个理想的保护人。

巴尔波查曾在印度洋航行过，不过比麦哲伦早很多年。这一情况胜过任何亲属关系，使他俩一见面就十分投缘。

巴尔波查的儿子杜亚脱继承了父亲对探险事业的激情。他也遍游过印度、波斯和马来西水域。

这两个人同麦哲伦一见如故，成了知己好友。

巴尔波查热情好客，请麦哲伦住在他家。时隔不久，巴尔波查的女儿俾脱利兹也开始对这个37岁、精力充沛、严肃认真的麦哲伦表示倾慕之情。没等到年底，麦哲伦已自称是司令的女婿，从而在塞维利亚取得了地位和靠山。他在葡萄牙失去了一切公民权，如今又在西班牙得到了。从此他再不是无亲无故的外来人，而成了塞维利亚居民。有巴尔波查的友谊和未来的亲属关系做后盾，有妻子60万马拉维季的嫁妆的财产，他现在可以毫不犹豫地跨进印度院的大门。

在印度院大臣面前，麦哲伦的慷慨陈词宛如对牛弹琴，西班牙之行将彻底失败。然而，刹那之间，测定成败的天平从绝望的深渊上升到幸福的顶峰，印度院主管阿朗大对麦哲伦的方案突然大感兴趣

然而，麦哲伦再一次碰了壁。在他向印度院透露了他的探险计划后，马上就有人对这个建议嗤之以鼻。印度院不想也不可能在这个毫无名气的外来者的事业上浪费资金，甘冒风险。一般说当权者对所有出类拔萃的人物是不信任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此次又没有得到权威机关的支持，没有通过他们，而是违背其意愿完成的。

印度院这个最重要的机关没有给麦哲伦以帮助。要进国王的接见厅，有不计其数的门禁，他甚至连第一道门坎也未能进去。对麦哲伦来说，这是一个忧郁的时期。西班牙之行一无所获，推荐介绍未起作用，他的全盘考虑都是枉费心机，他违背心愿所做的一番慷慨陈辞也是徒劳无益。麦哲伦的各种论断和依据，均未能使印度院的3个成员——3个官吏相信他的方案。

可是战争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形，统帅已自认丧师败军，正待下令鸣锣收兵，准备打扫战场，突然探马飞来，欢天喜地地报告说，敌人已偃旗息鼓撤离战场，自认失败。于是刹那之间，测定成败的天平从绝望的深渊上升到幸福的顶峰。麦哲伦生平第一次经历这种时刻，他突然得知印度院三名成员之一，印度院主管胡安·德·阿朗大对麦哲伦印象不错，尽管麦哲伦觉得此人在听他叙述方案时，和其他两人一样态度冷淡，不以为然，但阿朗大很想个别再详细了解一下这个极有意思的，而且依他之见也是很有前途的计划，所以请麦哲伦同他接洽。

欢喜若狂的麦哲伦以为这是天赐恩惠，其实是事出有因。阿朗大和当时的所有的帝王将相、巨商大贾一样，对研究地球，对人类幸福是漠不关心的。使阿朗大成为这一计划赞助者的，不是高尚的心灵，也不是无私的热情。这位印度院主管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他只不过是从麦哲伦的建议中嗅出这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显然是这个默默无闻的葡萄牙船长的某些特点，被这个老谋深算的人看中了：是他那明确的论断，或是他桀骜不驯的气概，也许是那显而

易见的内在的信心。

但不管怎样，阿朗大可能凭借自己的洞察力，也许是凭借一种直觉，从这个外来人的宏伟计划中看出大有好处可图。他作为国王的官吏，拒绝了麦哲伦那毫不足取的建议，这不影响阿朗大以个人身分，用官场的行话说就是“私下”同麦哲伦洽商，着手为他的事情筹备资金，或者起码靠筹款得一笔佣金。类似这种行为——以国王官吏的身分拒不接受方案，再以个人身分暗中促成方案实现——未必可以称为光明磊落或无可指责的行为，后来阿朗大确实也因参与此事的财务而受到印度院追究。

如果此时麦哲伦从道德上考虑问题，那他就愚不可及了。现在他应当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实现其抱负，值此关键时刻他顾不得和法利罗相互间的誓言，把两人的机密向阿朗大和盘托出。阿朗大完全赞同他的计划，这使麦哲伦喜出望外。当然他在用自己的金钱和影响去支持这位素不相识者的冒险事业之前，在葡萄牙对麦哲伦和法利罗的处世为人进行了一番调查。

阿朗大秘密函询意见的人，正是赫里福托福尔·德·阿罗，此人曾资助首批探险队去智

利南部。他的评语非常有利：麦哲伦是一个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的航海家，而法利罗是一个优秀的宇宙学家。最后一块绊脚石被排除了。从这时起，印度院主管便着手为麦哲伦的事业，同时也是为他私人的事业多方奔走。

在麦哲伦和法利罗原来的合作中，又参加进来一个第三者。在这3个合伙人中，麦哲伦投入的主要资本，是他的实际经验；法利罗——是其理论知识；阿朗大——则是他的各种人情关系。自从麦哲伦的计划成了阿朗大的个人事情之后，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乘之机，他立即给卡斯提利亚大臣写了一封长信，陈述这次航行的主要意义，并说麦哲伦是一个“能为阁下忠实效劳”的人。接着他便和王宫的个别官员进行接触，安排麦哲伦与之会面的机会。另外，这位热心的中间人不仅表示要亲自陪麦哲伦去找利亚多利德，而且还借给他旅费和生活费。转眼间风向大变。这是麦哲伦未敢希翼的。他在西班牙一个月内所取得的成就，胜过在祖国忘我服务的10年。

现在王宫的大门已向他敞开，于是，他写信给法利罗，让他赶快拿定主意到塞维利亚来。因

为一切都非常顺利。

这位可爱的星相家本应该高高兴兴地庆祝共同事业的空前成就，感激地拥抱他。但是，在麦哲伦的一生中，并没有风平浪静的日子。由于麦哲伦活动顺利，取得主动权，法利罗不得不屈居次要地位，仅仅这一点就使这个头脑简单、脾气暴躁的人大为恼火。当他得知阿朗大带麦哲伦进入宫廷，不仅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为了将来分享利益时，这位相当缺乏生活经验的星相家更是怒不可遏。

事情闹翻了：法利罗控告麦哲伦破坏誓约，没有征得他法利罗的同意，便把“机密”泄露给第三者。他愤怒已极，拒绝和阿朗大同去找利亚多利德，虽然后者愿承担一切费用。由于法利罗无理取闹，事情面临毁于一旦的危险。

此时，阿朗大突然接到利亚多利德传来的喜讯：国王同意接见。于是开始了一场对酬金问题激烈讨价还价的谈判，最后，直至利亚多利德城门下，这3个伙伴才达成协议。熊皮在狩猎之前就做了公平的分配。阿朗大作为中介人将来可分到1/8的利润。按照这个聪明干练的人的功劳来说，这点报酬绝不算太多。他熟悉情况，

知道该怎样进行工作。当时国王年幼，尚不知大权独揽，因此，应当首先把御前会议拉拢过来。

西班牙宫廷之上，麦哲伦坚韧不拔的性格，环球航海的创举，使年轻的国王特别激动。这个举目无亲、被抛弃、受歧视的穷汉，一夜之间变成了西班牙的海军上将

麦哲伦的方案在御前会议上一开始就遇到挫折。御前会议的4名成员中有3名是荷兰人，他们是阿德里安·乌特列赫次基（他是埃拉兹姆的朋友，是未来的教皇和国王的老师），以及德高望重的基利奥姆·德·克鲁阿和首相索瓦日。他们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德国上，因为西班牙国王查理不久即将在那里得到王位，从而使加勃斯布尔基家族成为全世界的统治者。这个封建贵族和书呆子式的人文主义者，对这个计划并不感兴趣，不了解计划将带来的利润全归西班牙所有。御前会议中唯一一个西班牙人，也是会议成员中唯一通晓航海问题的印度院监督官，恰巧不是别人，而是有名的，确切说是声名

狼藉的红衣主教方谢卡·布尔果斯主教。麦哲伦初次听阿朗大提到这个名字时，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每个航海家都知道，哥伦布一生中不共戴天的仇敌，就是这个讲究实际、唯利是图的红衣主教，他对任何一个充满幻想的计划都从不相信，并且坚决反对。但麦哲伦此时已一无所有，无可再失，只可能有所得。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昂首阔步来到御前会议，力陈己见，争取达到目的，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这个肌肉发达、皮肤黝黑的人，举止谈吐一开始就给人以深刻印象。国王的谋士们一眼就看清了，这个葡萄牙船长不是说空话的幻想家。在哥伦布成功之后，到宫廷求见的这种人不计其数。这个人去过东方，而且确实比别人航行得远，他谈到“香料群岛”，谈到这些岛屿的地理状况、气候条件和无穷无尽的资源财富。因为他同瓦尔杰玛有交往，和谢拉诺也过从甚密，所以他谈的情报听起来比西班牙的所有档案材料都真实可信。

可是麦哲伦还没有拿出主要王牌。他点头示意，把从马来亚带来的奴仆叫到身边。国王的谋士们看到这个身材高大、体格魁梧的马来亚

人，不禁愕然，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这个种族的人。他叽叽喳喳说了半天，谁也没听懂，好似国王的接见大厅里飞进来一只五光十色的蜂鸟，最后麦哲伦宣读了他朋友谢兰的信件，作为最有力的论证，信中写道：

“这里是新世界，它比达·伽马发现的地方还要辽阔，还要富饶。”

引起这些达官显贵的兴趣之后，麦哲伦这才转而谈及自己的结论和要求。他已说过，“香料群岛”的资源取之不竭，它位于印度以东很远的地方，要想从东面抵达该岛，必须象葡萄牙人那样，先绕过非洲，再穿过整个印度洋，然后还得通过巽他海，这就要走许多不必要的弯路。所以最好是从西面航行，况且圣明的教皇已为西班牙人指出这一路线。诚然，新发现的美洲大陆宛如一大段圆木拦腰横亘在这条航路之上。人们都认为美洲大陆南端绕不过去，这是错误的。可是他，麦哲伦，有确凿的情报，说明那里有一条通路。如果西班牙政府能给他提供一支舰队，他愿意利用他和法利罗掌握的这一秘密，为国王效犬马之劳。葡萄牙人对此世界宝地早想捷足先得。只有按他的路线，照他的说法去做，西

班牙才能赶在葡萄牙人前面。到那时——他向瘦弱苍白，长着加勃斯布尔基家族特有的微突嘴唇的年轻皇帝深深一躬——国王陛下将不只是当今最强大的帝王之一，而且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君。

麦哲伦继续侃侃而谈：国王陛下也许会感到派探险队去马鲁古群岛，闯入圣明教皇在划分地球时分给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是不恰当的。这些担心完全没有必要。根据他自己对群岛位置确凿无误的了解，以及法利罗的精确计算，麦哲伦可以有把握地证实“香料群岛”位于圣明教皇分给西班牙的领域内。所以如果西班牙无视其特权而坐失良机，让葡萄牙人在这些西班牙王国的土地上捷足先登，那就太不明智了。

麦哲伦说到此处停了下来。眼下的话题已由实际问题转入理论问题，需要借助地图和子午线来证实“香料群岛”是西班牙王国的领地，于是麦哲伦闪到一旁，让他的同伴法利罗提出宇宙学方面的论证。

法利罗用手指在地球仪上画出一条线，这就是他和麦哲伦提出的航线。不过法利罗计算的经度和纬度后来才发现完全是他自己虚构

的。这位专搞理论的地理学家，对当时尚未发现、尚未有船舰横渡的太平洋一无所知。而且20年以后还查明了他的所有论断都不正确，“香料群岛”仍在葡萄牙管辖范围之内，而不是在西班牙的领地上。这位心情激动的天文学家比比划划，绘声绘色地讲的那套话，原来都是无稽之谈。

但是人不论高低贵贱，都乐于相信有利可图的事情。既然博古通今的宇宙学家断定“香料群岛”属于西班牙，那么西班牙国王的谋士们绝不会反驳他那令人高兴的结论。后来几个谋士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地球仪上哪里是人们渴望经过美洲的通道，即未来的麦哲伦海峡，但上面却毫无标志。法利罗说：他故意未将海峡画出来，免得过早泄露这个伟大的秘密。

国王及其谋士们无动于衷地，也可能带有几分兴趣地听完他们的陈述。无论是那些人文主义者，还是那些学者都对这个行将最终确定地球体积，证实一切现有地图册已不适用的环球航行方案，漠不关心。可是，此时却发生了一件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只有怀疑派方谢卡，所有航海家都畏之如火的布尔果斯主教，表示支

持麦哲伦。可能是他感到对世界历史问心有愧(迫害哥伦布)，不愿再做任何远见卓识的敌人；也可能是他和麦哲伦进行的长时间个别谈话把他说服了。不管怎样，由于他的表态，问题迎刃而解。方案基本被采纳，宫廷正式通知麦哲伦和法利罗，向国王陛下的御前会议提出书面申请，阐明自己的要求和愿望。

通过这次谒见，实际上一切都如愿以偿。俗话说："财主越过越富。"谁要有朝一日走了运，那运气就会相继而来。这廖廖几周麦哲伦收获之多，胜过以往多年。他找到一个爱他的妻子，结识了许多支持他的朋友，碰上一些将其志愿视为己任的保护人，还受到了国王的信任。

在这决定胜败的关键时刻，他又得到了一张起决定作用的王牌：颇有名气的船主赫里斯托福尔·德·阿罗突然来到了塞维利亚。他是佛来米的一位富商，与当时庞大的国际资本如维尔泽尔·富格拉米和威尼斯人来往甚密，并出资装备了不少探险队。那时，阿罗的主要办事处设在里斯本。国王伊曼纽尔的吝啬和忘恩负义，也使他大为恼火，因此凡是使国王伊曼纽尔伤脑筋的事，都很合他的心意。阿罗了解麦哲

伦，对他很信任。另外，他还认为，从商业角度上看，这件事能有不小收益，因此西班牙宫廷和印度院如果拒绝投资，他便答应同其他商人合伙为麦哲伦装备一支舰队。

由于这项突如其来的建议，麦哲伦成功的可能性倍增。在他初登印度院大门之时，只不过是一个希望得到一支舰队的要求施舍的人。甚至在国王接见之后，那里还有人想对他的要求提出异议，坚持要降低条件。但现在他得到了阿罗的允诺，他可以象资本家那样去和宫廷进行谈判，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如果宫廷不愿冒险，这对他的计划也毫无影响。他已不再需要冒险，只请求给予他悬挂西班牙国旗航行这一荣誉。为此麦哲伦甚至不惜分给西班牙王国1/57的利润。

这项新建议可以使西班牙宫廷不冒任何危险，对宫廷极为有利，但御前会议却一反常态，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十分有道理地拒绝了这一建议。御前会议考虑到，既然象阿罗这样老奸巨滑的生意人都打算投资入伙，就是说这是一件一本万利的事。所以最好还是从国库拨款，从而可以为自己牟取巨额利润，而且还能获得荣誉。

经过为时不久的讨价还价，麦哲伦和法利罗的一切要求全部得到满足，事情很快经过各层机关批准，其速度之快是西班牙国家办事机构中罕见的。1518年3月22日查理五世代表其母亲胡安签署协定，然后在议定书上亲自用漂亮的字体签上了“我，国王”的字样。

这份冗长的文件是这样开头的：“签于你们，葡萄牙王国公民，骑士费尔南·德·麦哲利扬什和葡萄牙王国公民、学士路易·法利罗，自愿为我国效劳，在我们管辖之海域内服役，为此特同你们签署如下协定。”

根据第一条规定，麦哲伦和法利罗享有这些尚未勘察过的海洋上开拓土地的专有特权。

协定用宫廷行文惯用的词藻和语体详细写道：

“尔等应在划归我国管辖的范围之内，竭力发现新海域，如若尔等前往该地探险，届时另有其他人染指其间，致使尔等蒙受损失，此乃不义之举，朕绝不允许，为此特颁布指令如下：今后十年之内，任何人不得沿同一航路前去开拓尔等选定之地域。如若有人拟操此业，请求王国批准，则必于应诺之前，事先通告尔等。尔等可与

其他开拓者一样，在同一时期使用同样装备及同等数量之船舰，独自完成大业。”

在以下涉及钱财问题的各项条款中读到，“根据其要求及其所做贡献”，麦哲伦和法利罗可得到由他们发现之土地中获取的全部收入的1/20，如果他们能够发现6座以上的新岛屿，他们还有权占有其中2座。此外，如同哥伦布签订的协议一样，他们两人及其子辈和继承人，将享有所有这些土地和岛屿的总督封号。

随同探险队前往的有稽查员，财务官和会计，以便监督财务核算，但这绝非为了限制两个船长的行动自由。接下去，国王答应装备5艘议定吨位的船只，两年内保证充分供应船上所需的全体船员、粮食和火炮。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以下面的庄严词句结束：

“关于上述各项，我以自己的荣誉和国王的诺言担保，我将下令按照本文所述严格履行每一条款，因此特命令制定此协议书，并由我亲自签字。”

除此之外，国王还颁发了一项特别指令，下达到西班牙上上下下各级政府机关和官吏，将协定通知他们，以便在各方面和各项具体工作

中给麦哲伦和法利罗以协助。

指令写道："……最尊贵的王子唐·费尔南多及其各位王子，主教、公爵、伯爵、侯爵、大臣、宗教骑士团团长、骑士团最高级团员和副团员，村社社长，我国御前会议，宫廷和各关的警官，各级高级文官、省长、总督、陪审员、社长、警察、乡长、警卫队长官以及我王国及其领地各城镇、村庄中担任司法和行政职务的其他人员，"这就是说各个阶层和机关，每一个人，从王位继承人到下层士兵，都对这一指令一清二楚。实际上从此时起，西班牙全国都开始为这两个不知名的葡萄牙侨民服务。

即使麦哲伦最富于幻想，他也不可能再有过高的奢望。但是还出现了一件更加奇妙，更加重要的事情。在少年时代素性迟纯、矜持的查理五世，此时却一反常态成了这两个寻求金羊毛的新勇士的最卖力、最热心的支持者。显然是麦哲伦那桀骜不驯的性格，或者环球航行这一创举本身，特别使这位年轻国王激动，因为他比任何人都着急，催促早日装备好探险队尽快出发。他每周都要过问工作进程，不管哪里出现障碍，只要麦哲伦对他一说，国王的谕令一下，任何障

碍顿时排除。在他整个漫长的统治期间，这位一贯优柔寡断，极易受别人左右的国王，这样始终一贯、坚持不懈地为这个伟大思想的实现而服务，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有这样一位国王做自己的助手，可以调动全国的人力，这神话般的飞跃对麦哲伦来说简直是奇迹。他这个举目无亲、被抛弃、受歧视的穷汉，一夜之间变成了海军上将，圣地亚哥勋章的获得者。今后他发现所有岛屿和陆地的总督，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主宰，整个舰队的统帅，但最主要是他终于第一次成了自己一切行动的主人。

第四章 准备远航

远航的准备工作是艰巨的，它史无前例，需要创造和天才。怒火中烧的葡萄牙国王，不能容忍西班牙舰队捷足先登，命令手下不惜一切代价将麦哲伦的计划扼杀在摇篮之中

每当世人谈起丰功伟绩时，为了言简意赅，总喜欢谈英雄一生中引人入胜、激动人心的时刻，例如横渡卢比孔河的恺撒，阿柯勒桥上的拿破仑。但是在英雄业绩载入史册之前，那些并非不重要的创业年代，精神上旷日持久、一步步的建树却泯没不闻。写麦哲伦也是如此，最能诱惑艺术家和诗人的当然是塑造一个沿着被他发现的航路凯旋的麦哲伦。其实他那不同凡响的硕

强精神，在他设法得到舰队、建立舰队、不顾千难万险装备舰队之际，表现得最为惊人。

这位过去默默无闻的水兵面临一项最艰难的任务。因为他对组织工作尚无经验，他要去完成的是一件陌生、无人做过的事情：装备一支5艘船只的舰队，作一次史无前例的航行。对这样的远航，过去的知识和经历全然无用。没有人能在这一创举中给麦哲伦提出任何建议和帮助，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些人迹罕至的土地和海洋；他是第一个决定闯入这个禁区的人。谁也说不准，即使是粗略估计也好，围绕尚未测量过的地球航行一周，究意需要多少时间。谁也不知道这条无人走过的道路要把他带往什么国家，什么气候地带，什么民族那里。

因此，考虑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北极的严寒和热带的酷暑，狂风暴雨和风平浪静，战争和贸易——必须照一年的航程，也可能要照两三年的航程来装备舰队。所有这些无法估计的必需物品，都得由他一人安排。他必须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想方设法把物资搞全。在这之前他只是指出了方案，现在一旦实行起来，种种困难顿时出现。

这个长期默默无闻的人的内心之伟大，此时才显示出来。在世界名望方面，他那旗鼓相当的对手哥伦布，那个“海上的唐·吉诃德”，那个天真的、毫无生活经验的幻想家，是把装备探险队的繁杂事物托付给平松和其他舵手，而麦哲伦却事事都亲自过问。他还敢于制定一个总计划，他深思熟虑，对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在他身上，天才的想象力和求实精神浑然难分，犹如拿破仑在其闪电式翻越阿尔卑斯山之前好几周就事先计算好进攻那天需要多少磅火药、多少袋燕麦一样，这个地球的征服者装备舰队时，尽可能防止一切漏洞。

准备这样一次复杂而规模巨大的航行，必须克服实际工作中产生的无数障碍，这对一个人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仅仅筹划船只就花费了数月之久。国王固然答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并命令各级政府机关全力支援麦哲伦。但是命令，即使是国王的命令和执行命令之间总少不了耽搁和延误。凡是真正创造新的事物，必须始终不渝地依靠其创造者，才能获得成功。麦哲伦为他一生的事业做准备的过程中，事无巨细都不让别人去办。他不知疲倦地同印度院，同政

府机关，同商人、供应者和工匠商谈。他认识到要对那些委身于他的人负责，所以对每个细节都非常注意。他亲自接收所有货物，审查每一份货单，亲自查看运上船的全部缆绳、方木和武器。5艘船，每艘船从桅杆到龙骨他都了如指掌。

犹如修复耶路撒冷城堡的人们一手持锹，一手持剑那样，麦哲伦在准备率领其舰队驶往神秘莫测的海洋时，同时还要防备有人居心叵测和故意破坏，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对探险队百般阻挠。

他要在三条战线上英勇斗争：同国外敌人斗，同西班牙内部敌人斗，还要同地球的阻力斗。因为对任何超过一般水平的创举，地球都要予以反抗。但是只有克服困难的多寡，才是真正衡量功绩和立功人的正确标准。

首先攻击麦哲伦的是葡萄牙。国王伊曼纽尔自然马上就知道了签订协议的消息，这是他听到一则再坏不过的消息。垄断香料贸易可以每年给国库增加20万杜卡特收入，而且王国的舰队现在刚刚驶往真正的金矿脉——马鲁古群岛。如果西班牙人在最后一分钟从西面航行过去占领了这些群岛，那真是飞灾横祸。伊曼纽尔

国王如不设法极力阻止这次可憎的探险，那么对王国国库的威胁就太大了。因此，他正式指示驻西班牙宫廷大使阿利瓦罗·科斯塔，命令他将这一计划扼杀在摇篮之中。

阿拉瓦罗·科斯特立即从两方面着手积极活动。他首先去找麦哲伦，软硬兼施，连诱惑带恐吓。他说，难道麦哲伦不知道为别国国王效劳，这在上帝和自己国王面前是多大罪过？难道他不晓得，他自己的国王伊曼纽尔正准备同查理五世的妹妹埃列奥诺拉结婚，如果伊曼纽尔国王这个时候蒙受损失，那么这门婚事也就完了！麦哲伦能否放聪明些、诚实些，重新为自己的国王效劳？国王一定会捐弃前嫌，对他大加封赏。

但麦哲伦深知，他的那位国王对他并无好感，而且确信回到祖国之后，等待他的并不是满袋的金银，而是致命的暗箭。于是他彬彬有礼地婉言谢绝说：现在为时已晚，他已经答应西班牙国王，所以必须履行诺言。

在这盘外交象棋中，其貌不扬的麦哲伦，这个微不足道但又十分危险的小卒，并没有被吃掉。

于是阿利瓦罗·科斯特决定采取果断行动:“将军”。对年轻的西班牙国王纠缠不休的情况,可由他亲笔写给伊曼纽尔国王的信加以证实:“至于费尔南·麦哲伦的事,只有上帝知道我花费了多少精力和心血。我十分坚决地同西班牙国王谈过此事……并向他指出,如果一位国王不顾另一位友邻国王的明显意愿,接受其臣民为自己效劳,这无异是一种极不体面的、而且应该受到指责的行为。我还提请他注意,现在不是触犯陛下的时刻,况且是因为这样一桩没有多少把握的小事。他本国有足够的臣民和人手,随时均可出海探险,勿需求助于不满陛下的人来效力。我还向他介绍了这两个人曾请求回国,但未获西班牙政府许可,陛下得知此事大为恼怒。最后鉴于他本人和陛下的利益,我请他在二者之间任选其一:或者允许这两个人返回祖国,或者将其探险事宜推迟一年。”

18岁的国王即位不久,对外交事务没有经验。所以在听到阿利瓦罗的无耻谎言时,无法完全掩饰自己的惊讶,仿佛麦哲伦和法利罗渴望回国,只是西班牙政府对他们百般阻挠。科斯特说:

“他是如此惊愕，竟使我感到意外。”

对葡萄牙公使提出的第二项建议，他马上猜透了其中诡计。葡萄牙正需要这一年时间，以便乘自己的船赶在西班牙人前面。年轻的国王冷淡地拒绝了科斯塔的建议：最好让大使和红衣主教阿德利安·乌特列赫茨基去谈判。红衣主教又打发大使去找御前会议，御前会议则指使他去找布尔果斯主教。由于这样故意拖延，加之再三表示，国王查理五世根本无意与亲爱的伊曼纽尔国王为难，葡萄牙的外交抗议也就搁置起来无人过问。

科斯特非但一无所获，葡萄牙的悍然干涉反而突然对麦哲伦有利起来。这个在昨天尚且还是个无名的侍从武官的命运与世界两大统治者的明争暗斗奇怪地交织在一起了。直到查理国王将探险队交给麦哲伦时起，过去的这位葡萄牙小军官，才在伊曼纽尔国王眼里成了重要人物。当伊曼纽尔国王不惜任何代价想要回麦哲伦时，查理国王也就无论如何不肯把他放走了。现在西班牙越想赶紧出海远航，葡萄牙便越加百般阻挠。

里斯本把进一步阴谋破坏探险队的工作主

要交给葡萄牙驻塞维利亚领事阿尔瓦利什。这个身披外交官外衣的密探，经常在舰队船只附近出入，把所有装船的货物统计好，记录下来。此外，他还和一些西班牙船长有密切往来，一有机会便气愤地问道：难道卡斯提利亚的贵族真的就得绝对服从于两个流浪的葡萄牙冒险家？

历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民族主义是一根连笨拙的手都能拨响的琴弦。时隔不久，所有塞维利亚海员都骂不绝口，忿忿不平。这两个逃亡者从未乘西班牙船只航行过一次，单凭空口吹牛就得到一支舰队，并且授予上将官衔和圣地亚哥勋章！但是对阿尔瓦利什来说，在船长宴会上和酒馆里窃窃私议和发发牢骚尚且不够。他一心想要煽起真正的暴动，这可能使麦哲伦失去上将头衔，弄好了还可能让他丧命。应该承认，这位狡猾的煽动家在策划这种暴动时，手段的确相当高明。

每个港口都有无数游手好闲的人逛来逛去不知如何消磨时光。这是十月份风和日丽的一天，对无业游民来说，看看别人干活是最愉快不过的事了。在麦哲伦的旗舰“特里尼达”号旁边聚集了一群无所事事的闲汉。这艘船刚刚靠岸，

准备填塞缝隙、检修船底。一些塞维利亚人双手插在裤兜里，也许还清闲地嚼着西印度群岛的新烟草，瞅着船工们用锤子、软木塞、松香、和麻刀认真地填塞一条条船缝。

人群中忽然有人指着“特里尼达”号的主桅杆怒冲冲地喊道：

“真是恬不知耻！这个到处流浪的麦哲伦可真不要脸，竟然在塞维利亚——西班牙王国的海军军港，在西班牙船上升起葡萄牙国旗！安达鲁西亚人难道能忍受这种奇耻大辱？”

看热闹的人听到这番激烈言论，起初并未发觉这位因为国家荣誉受到侮辱而激昂慷慨大声疾呼的爱国者根本不是西班牙人，而是葡萄牙国王的大使阿尔瓦利什在扮演一名警察密探。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极力随声附合。顿时人声鼎沸，许多看热闹的人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接着就有人提出，不管三七二十一，干脆把外国旗撕下来，于是这群乌合之众往船上冲去。

麦哲伦从凌晨3点就监督船工干活，这时他赶忙向同群众一起跑来的村社社长解释说，这里有误会。主桅上未挂西班牙国旗纯属偶然，因为今天恰把国旗摘下来要修整。挂着的那面

旗根本不是葡萄牙国旗，而是他本人的海军上将旗。这面旗是他理应挂在旗舰上的。麦哲伦彬彬有礼地向社长讲清误会的原委后，请他把所有这些滋生事端的暴徒赶下船去。

然而，要煽动群众，甚至全体人民的义愤，总比平息他们的义愤容易得多。这帮人要的是解闷取乐，社长也站到他们面前，首先要除掉外国国旗，否则他们就自己动手！印度院的最高官员马季延索医生极力想恢复船上秩序，但是枉然。此时社长还请来了爱国者援军——海港司令和威风凛凛的大批警察。司令宣布麦哲伦的罪状是侮辱了西班牙王国，命令手下警察逮捕船长，因为他竟敢在西班牙海港升起葡萄牙国旗。

此时马季延索采取了果断措施。他警告海军司令说，逮捕国王亲自盖印签字后授以全权的船长，对一个王国官吏来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他最好不要参与此事。但已为时太晚！在麦哲伦的船员和港口的歹徒之间已经发生冲突，剑已出鞘。多亏麦哲伦镇定沉着，才避免了一场流血格斗。

这场乱子是那个煽动分子策划的，此时他

正在幸灾乐祸地欣赏自己的杰作。

麦哲伦当众宣布降旗，甚至还要清洗船只。就让这群无知徒劳地任意糟塌国家的财产吧。一切损失当然由海港官员负责。见此情况，那位头脑发热的社长感到非常尴尬；那些觉得国家荣誉受辱的年轻人已嘟嘟囔囔地纷纷散开，等着过两天挨鞭子。因为麦哲伦立即上书禀告查理五世说，对他麦哲伦的侮辱实际是对王国政权的侮辱。查理五世毫不犹豫地站在他的上将一边，海港官员受到了惩办。阿尔瓦利什高兴得过早了，麦哲伦工作照常顺利进行。

西班牙宫廷也不完全信任这位“异乡人”，对他的行动多加束缚，计划好几次濒临流产。麦哲伦以其钢铁般的意志，果敢排忧，矢志不移，将所有阻挡他前进的障碍，挥手驱除

由于麦哲伦坚定沉着，阴险的突然袭击遭到可耻的失败。可是准备这样规模的远航，诸事繁杂，刚刚堵完一个漏洞，接着又会出现另外一个差错。每天都有些伤脑筋的新问题。开始商务

院消极怠工，直到官吏们见到皇帝亲笔签署的谕令，这才不再装聋作哑。但后来在准备工作最紧张的时候，财务官突然声称，商务院金库已空，这样一来又可能因为无钱而使事情长期拖延下来。然而麦哲伦不屈不挠的意志，把这一阻碍也克服了。他说服宫廷接受了一些富绅大户的投资。装备舰队需要几百万马拉维季，由赫里斯托福尔·德·阿罗仓促创建的银团当即提供了二百万。因此阿罗得到了参加今后探险活动的权利作为报酬。

现在经济问题已解决，可以认真着手船舰的远航准备工作，装备一切必需物资。根据协定由国王陛下提供的 5 艘船只首次在塞维利亚港口出现时，其外形并不雄伟壮观。奸细阿尔瓦利什幸灾乐祸地向葡萄牙报告说：

“船只非常破旧，布满补丁。就是到加那利群岛我也不敢乘这些船只，因为其船舷已经腐朽，很不结实。”

但是麦哲伦是一个在远航中经过考验的航海家，他深知，识途老马比小马可靠，即使是最坏的船只，经过精心修整也能成为好船。乘船工按照他的指示日夜整修这些破旧船只之际，他

抓紧时间着手为船队招募有经验的海员。

但新的困难又冒了出来。虽然招募者已经敲着鼓走遍塞维利亚的大街小巷，虽然招募者的足迹已经远至卡迪斯和帕洛斯，但是需要的250名船员始终未能招齐。谣言纷传，说这支探险队的情况并非毫无问题，因为招募者也说不清探险队的去向；这些船装载了整整两年的口粮，也使海员顾虑重重。这就是为什么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招雇来的那些破衣烂衫的人，根本不象正经海员，不过全是些四海为家的亡命之徒，只要能发财致富就行。

船员队伍尚未组织好，却又节外生枝。商务院对麦哲伦招募的船员提出异议：官员们发现，他招募了过多的葡萄牙人参加西班牙王国舰队，于是声称不发给这些外来人分文薪金。可是国王诏书赋予麦哲伦无限权力，他可以自行招募人员，他对自己这个权力也坚持不让。因此又上书国王，再次请求援助。但是麦哲伦这次触到了要害之处。看上去好象是查理五世不愿刺激伊曼纽尔国王，实际上他是担心麦哲伦及其葡萄牙人权力过大，故决定全舰队葡萄牙人不得超过5名。

此时新的困难接踵而来：不是货物不能如期运到，就是某个船长拒绝服从海军上将的命令，当众给他难堪。麦哲伦又不得不求救于宫廷，不得不乞求国王的灵丹妙药来医治创伤。

天天争吵不休，因为任何一点小事，麦哲伦都不断地同相应的机关和国王互通书信。一个指令接一个指令。曾经有许多次眼看整个舰队连塞维利亚港都出不去就要垮台。

麦哲伦凭着他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力挽狂澜。伊曼纽尔国王的大使费尽心机，最后不得不忧心忡忡地承认，他的全部阴谋诡计以及破坏探险队的一切希望，都被麦哲伦有耐性的、坚定不移的反抗所摧毁。5艘重新装备起的船只，几乎全部装满货物，正在待命出发。要想再用什么方法来伤害麦哲伦，看来是不可能了。但是阿尔瓦利什的箭袋里还有最后一支箭，而且是一支毒箭，他正阴险地拉紧了弦，向麦哲伦最致命的地方射去。

这个密探向其主子伊曼纽尔国王报告说："我认为现在时机已到，应将陛下指派我办理的事情和盘托出，因此我登门拜访了麦哲伦。他正忙于将食品和其他东西装箱打包。由此可见，他

己死心蹋地要实现自己的恶意主张。我告诉他，这是我同他的最后一次谈话，作为一个善良的葡萄牙人和他的朋友，过去曾屡次教训他，现在再次提醒他要迷途知返。我指出，他要走的这条路充满苦难，最好还是返回祖国，受陛下的恩赐保护，这是他完全可以指望的……最后我劝他要心中有数，本城所有卡斯提利亚知名人士都议论纷纷，说他出身低贱，缺乏教养，自从他背叛陛下王国以来，到处被人视为叛国者而受到唾弃。”

所有这些威胁对麦哲伦都没有丝毫影响。刚才阿尔瓦利什假仁假义的一套言词，对他来说早已不是新鲜东西。他比任何人都明白：塞维利亚和西班牙都对他心怀敌意，卡斯提利亚的船长们也对他恨之入骨，迫不得已才听命于这个海军上将。让塞维利亚的老爷先生们仇恨他去吧，让那些嫉贤妒能的人喃喃抱怨吧，让那些出身贵族的人大发牢骚去吧！现在船只已准备启航，不管什么人，皇帝也好，国王也好，谁也不能阻止他，干扰他。只要一驶入茫茫大海，他就安然无恙了。在那里，他是生与死的主宰者，是自己目的的主宰者。在那里，除了自己的伟大

使命之外，他无需任何人效劳。

阿尔瓦利什一直尚未使用最后一张精心收藏的王牌。现在他把王牌亮出来了。他虚情假意地说，他想最后一次给麦哲伦提个“友好的”忠告：他“真诚地”要求麦哲伦不要相信红衣主教的甜言蜜语，同样也不要相信西班牙国王的允诺。固然国王已任命他和法利罗为海军上将，这样一来好象是给了他统辖舰队的无限权力。可是麦哲伦又焉能知道，别人是否也领受了秘密指令，暗中限制他的权限？而这些事情都是不会让他麦哲伦知道的。即使他没有欺骗自己，可主要的是不要被人欺骗。尽管有盖印的协定，可是他个人独有的权力却建立在沙土之上。随队远航的官员领有各种各样的秘密指示和命令，“等麦哲伦得知此事，那时他的名誉已无法挽回。”

“名誉无法挽回……”麦哲伦情不自禁地浑身一颤。这是个坚定不屈，能够以钢铁意志战胜任何风浪的人，他这一个动作表明，箭射中了他最致命的地方，射手骄傲地报告说：

“我知道的事情如此之多，使他大吃一惊。”

可是创业者总是比别人更了解自己隐而不露的弱点及其危害性。阿尔瓦利什暗示之事，麦

哲伦已有所闻。已经有一段时间他发现西班牙宫廷言行不一致，种种征兆使他担心，他们对他并非完全光明磊落。国王只准许他招募5名葡萄牙人，难道这不就是破坏协定吗？莫非宫廷真把他当作葡萄牙密探？这些硬塞给他的人——稽查员、会计师和财务官——仅仅是会计署的官吏吗？他们是不是被暗中派来监视他并最终要从他手中夺取领导权的？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消息灵通的密探的无耻诽谤中也有部分真理。这一切他非常明白，他现在手无寸铁，濒临险境。这种心情，就象一个人坐到牌桌前和些陌生人赌牌时的心情一样，在动手抓牌之前心里就忐忑不安，怀疑这是不是一群勾结起来合伙整他的骗子。

此时，麦哲伦深深体会到莎士比亚塑造的那个令人难忘的科里奥兰的悲剧滋味。科里奥兰也是因为名誉受到侮辱而叛逃的。同麦哲伦相似，科里奥兰这个勇敢而有才能的爱国者，长期为祖国忘我服务，结果却受到祖国排斥。为回答这一不公正的待遇，他将其未尽之才能，献给了敌人。不管在罗马，还是在塞维利亚，纯洁的动机总是拯救不了投敌分子的。怀疑如影随形

般地伴随着他：一个人背弃了一面旗帜，就可能背弃另外一面旗子；一个人舍弃了一个国王，就能够出卖另一个国王。不管是胜败，投敌者终归要毁灭；胜利者也好，失败者也好，都同样憎恨他，他永远是一个人对付所有人。悲剧总是从主人公陷入悲惨处境时开始的。可能在此时此刻，麦哲伦第一次感到灾难临头。

但是做一个英雄人物，还意味着必须去同万能的命运搏斗。麦哲伦要坚决摆脱诱惑。即使西班牙对他的功劳不予报酬，他也不会再去同国王伊曼纽尔讨价还价。作为一个诚实人，他对自己的诺言，对自己的职责，对国王查理都要忠贞不二。

阿尔瓦利什非常恼火，一无所获地离开了麦哲伦。他已经明白，只有死才能摧毁这个倔强汉子的意志，因此他在给里斯本的报告中最后只好乞灵于上帝：

“但愿至高无上的上帝保佑，让此次远航重踏勇敢的科尔捷列阿尔兄弟的覆辙。”

他要让麦哲伦及其舰队象勇敢的科尔捷列阿尔兄弟一样，无影无踪地沉没在茫茫大海之中，连他们遇难地点和原因将永远是个谜。如果

上帝显灵，如果麦哲伦果真在途中死亡，那么“陛下则可高枕无忧，您的威力将依然使世界上所有帝王羡慕不已。”

奸徒的毒箭没有射倒麦哲伦，也未能使他放弃自己的使命。可是毒箭中包含的毒液，那辛辣的怀疑毒液，从此将不断侵蚀他的心灵。从这时起，麦哲伦已经知道，或者说已经猜测到，连自己船上他也无时无刻不是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但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丝毫没有削弱麦哲伦的意志，相反却锻炼了他排除万难的毅力。谁感觉到风暴即将来临，谁就知道能唯一拯救船只和全体船员的是船长用钢铁般的手稳掌船舵，而且主要是他一个人掌舵。

干扰他意志的一切杂念都见鬼去吧！凡是阻挡他前进的人，他都挥起手臂将他们赶走。就在麦哲伦觉察到自己背后这么多“稽查员”和“检查官”之后，他才下决心，一切行动必须绝对独立自主，铁面无私。他晓得，在关键时刻，只有意志才是解决问题、领导舰队的力量。舰队的指挥权今后不能由两个队长，两个海军上将共同担任。应该由一个人统率所有的人，必要的话一个人对付所有的人。所以他不想在如此危

险的航行中，让法利罗这样一个反复无常、和自己权力相等的长官给自己增加负担，在船只驶出海港之前，应该把这个包袱丢在岸上。这个天文学家早已成了麦哲伦的多余累赘。这个理论家在这些繁重、艰苦的岁月对他不会有任何帮助。招募水手，填补船缝，采购食物，试验枪炮和撰写条令，都不是星占家的事情。把他带在身边，就等于往自己脖子上挂上一块石头。而麦哲伦应该放开双手去进行斗争，左右开弓消除面临的种种危险，揭穿背后搞的阴谋诡计。

我们不知道麦哲伦是如何施展其外交艺术摆脱法利罗的。据说，法利罗自己制做了个星占表，占卜结果说，他参加此次航行绝无生还希望，因此便自动打了退堂鼓。法利罗这次体面的告退，表面看好象是晋升，因为国王下令任命他为第二舰队的海军上将队长（这不过是一纸空文），为此法利罗将其地图和天文表一并交给了麦哲伦。

千难万难，最后一个困难也克服了，麦哲伦这次远航又恢复到最初的模样：它成了他的理想，成了他的切身事业。现在所有的困难和工作、责任和危险都要由他一人承担，而且也正是

他，将享受到一个具有创造才能的人的最大精神愉快：责无旁贷地完成他一朝选定并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尽管他对自己所有船只早已了如指掌，但他仍象一个怀着欣喜而不安的心情在调弦的音乐家一样，以其素有的谨慎和耐心一次又一次地对每艘船只进行认真的检查

告别仪式是在“圣玛丽亚·维多利亚”大教堂举行的。

当着全体船员和肃敬地观看这一场面的群众，麦哲伦跪下宣誓，然后，从圣马尔季涅斯·列瓦总督手中接过国王御旗。此时此刻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启航去印度前在大教堂下跪宣誓的场面。不过当时他面对是葡萄牙国旗，不是向西班牙国王查理，而是向葡萄牙国王伊曼纽尔宣誓尽忠，不惜流血牺牲。过去这个年轻的普通水兵也曾怀着虔诚的心情观看阿尔麦达上将打开旗帜，让他飘扬在跪拜的人群上空。现在，265名船员怀着同样虔诚的心情注视着他们命运的

主宰者——麦哲伦。

1519年8月10日。未来新世界的统治者查理签署协定后一年零五个月，5艘船只终于全部离开塞维利亚港，沿瓜达尔基维尔河下行至圣路卡巴拉麦达港。舰队将接受最后一次检验，装载最后一批粮食。

这里，在圣路卡尔迪巴拉麦达港，麦丁·西多尼大公的宫廷对面，麦哲伦正在进行航前最后检查。尽管他对所有这5艘船只早已了如指掌，但他仍象一个怀着欣喜而不安的心情在调弦的音乐家一样，一次又一次地检查自己的舰队。

当他初次见到仓促购买的这些船时，真是心忧如焚，因为尽是些老掉牙的破烂不堪的东西！从那时起，他做了大量工作，把所有的船只都修整如新。腐朽的梁木已换上新的，从龙骨到桅杆全部涂上焦油，打上蜡，塞住缝隙，拭擦得干干净净。每一根梁木，每一块木板，麦哲伦都要亲手敲一敲，查看木料是否腐朽，里面是否生虫；每一根缆绳，每一个螺栓，每一个钉子，他都仔细检查。新染的船帆用质地结实的粗麻布制成，上面画有西班牙的庇护者圣地亚哥的十

字。锚链和缆绳都是崭新的，结实的，凡是金属部分都擦得锃亮。每一件小东西都得精心安排，各得其所。

现在，那个密探，那个嫉贤妒能的葡萄牙大使也不敢再嘲笑这些焕然一新的船只了。

当然它们不是高速船只，这些肚大腰圆的帆船未必适于竞赛，但是船身宽阔，吃水量大，而且牢固结实，即使遇上狂风怒涛，也会顶得住。舰队中最大一艘船是载重120吨的“圣安东尼奥”号，由卡尔塔海纳指挥。麦哲伦选中了少于该船10吨的“罗里尼达”号作为船长旗舰。然后是载重90吨的“康塞普逊”号，船长凯萨达；载重85吨的“维多利亚”号，船长缅多萨；载重75吨的“圣地亚哥”号，船长茹安·谢兰。

麦哲伦用各种不同类型的船只组成舰队，其中较小的船只由于容量不大，可用作先遣侦察。但是，在茫茫大海上采用密集队形率领船只类型不同的舰队，要求航海家的技能较高。

麦哲伦从这条船走到那条船，要到处检查一下各船的货物。他上上下下不计其数地攀登每个舷梯，他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编制最详细的财物清册。我们根据完整无损的档案资料可以

确信，世界历史上这一最神奇的创举是经过多么精心入微、无懈可击的考虑和准备。在这些包罗万象的财务单里，每把锤子、每根缆绳、每小包盐和每一令纸的价格都记得一清二楚。这些由抄录人抄写的枯躁、整齐、分门别类的明细表，比任何人的语言更有力地说明这个人具有非凡的耐性。

麦哲伦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航海家十分清楚，去至今尚无人知晓的地方探险，责任极其重大。他晓得，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旦检查不到或疏忽大意，就会在整个航行期间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任何疏漏，任何错误都不可能改正、挽救或补偿。一根铁钉、一束麻屑、一块铅、一滴油或一张纸，所有这些在他要去的人所不知的地区都是贵重物品，无论是用金钱，还是用自己的鲜血都换不来。一件备用品被忽略，就可能导致船只失事；一次错误计算，就可能葬送整个舰队。

所以他在最后一次检查中，对粮食特别注意，格外细心。航行要持续多久，连个大约数都说不准，那么265人在途中需要储备多少口粮？这是一个最难解的算题，因为整数之一——旅

途要持续多少时间——无人知道。只有麦哲伦一个人预料到，需要经过数日，甚至数月之久，随船携带的储备品才能得补充。所以，要把食物带足，宁多勿少。

尽管船只容量不大，但储备物品的数量却极为可观。食品主要是面包干。由麦哲伦接受送上船去的面包有 21380 英镑；连麻袋共值 372510 马拉维季。人们可以计算出这些食品足够两年之用。只要看一看麦哲伦的食物清单便不难看出，5 艘总载重量为 500 至 600 吨的渔帆船，倒可与一艘载重量为 2 万吨的现代远洋轮船媲美。窄小、闷热的货舱里堆放的食物真是应有尽有！在一袋袋面粉、大米、菜豆和扁豆旁边，是 5700 英镑腌肉，200 桶沙丁鱼，984 块干酪，450 捆葱蒜；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可口食品，比如 1512 磅蜂蜜，3200 磅葡萄干和扁桃仁，大量的白糖、醋和芥末。临行前最后一分钟还把 7 头活乳牛赶上了船，虽然这些可怜的生畜并未活多久，但在最初一段时间就可以有鲜奶喝，然后还可以有鲜肉吃。然而对这些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来说，葡萄酒比牛奶更重要。

为了使全体船员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麦

哲伦下令在赫雷斯购买了整整470皮囊和253桶最高级的葡萄酒。这也是从理论上计算出来够两年用的，午餐和晚餐每个船员可保证喝到一杯葡萄酒。

麦哲伦手持清单，从这条船走到那条船，逐一查看每件物品。想想看，所有这些物资的搜集、检查、统计、付款，花费了多少劳动啊！白天要同官吏和商人进行激烈的争斗，夜里心事重重，惟恐有什么遗漏，惟恐有什么地方计算不周！但现在看来，265人在这次航行中需要的物资终于全部备齐了。船员的生活业已得到充分保障。

但船只也是个易朽的活物，每艘船在它同大自然的搏斗中都要消耗掉不少抵抗力。暴风会把帆撕碎，缆绳扯断，海水能腐蚀木料，锈蚀铁器，太阳将晒退油漆，黑夜要耗费灯油和蜡烛。这就是说，全部装备的每个零件——锚、木料、铁、铅、备用的桅杆、制做新帆用的粗布——至少应用双份。船上装载了40多车木料，准备及时抢修任何损坏的部分，更换任何一块木板、任何一根板条；还有很多桶松焦油、树脂蜡、蜂蜡和麻屑准备填塞船缝用。当然也没有忘记携

带大量的必备工具：钳子、锯、钻、螺丝、铁锹、锤子、钉子和丁字镐。此外还有数十个鱼漂，几千个鱼钩和许多鱼网堆在那里，准备途中捕鱼用。除面包干以外，鱼便是船员的主要食物。照明用具可保证用很长时间：船上有890个提灯和14磅蜡烛，做礼拜用的大蜡烛还未计算在内。必需的航海仪器也有大量储备：罗盘、罗盘针、沙漏计时器、星盘、比重秤和量座一览表，还为官员们准备了15本崭新的簿册。对不愉快的意外事件也有所准备：有装满药品的药箱、理发师的工具盒、对付叛乱分子的手铐脚镣，还有几把小提琴、横笛、风笛。这仅仅是麦哲伦那包罗万象的物品清单中一小部分摘要，只是这次神秘莫测的远航中船员和船只需要的千百种物品中最主要的部分。

这支船队连同装备共花费了800万马拉维季，新旧世界未来的统治者将舰队派往无人知道的遥远地方，绝非单纯为了探求知识。麦哲伦的5艘船只不仅应该带回有关宇宙的观察资料，而且还要给企业主银团带回金钱，尽可能多的金钱。所以应当精心选择足够数量的各色货物带上，用来交换渴望得到的外地商品。麦哲伦

早在印度时代就熟悉土著民族的质朴趣味，他晓得两件东西深受各地欢迎：一是镜子，黝黑或黄皮肤的土著人第一次能在镜中惊异地看到自己的面孔。再就是铃铛和装饰品，这总是能引起他们孩子般的喜悦。探险队携带了两万多件这种有声响的小玩艺儿，还有900面小镜子和10面大镜子，400打德国小刀，50打剪子，此外自然还有花花绿绿的头巾、红帽子、铜手镯、假珠宝和五颜六色的珠串。

为了应付特别重要的机遇，还携带了一些土耳其服装和颜色鲜艳的传统女装，有丝绒品和毛织品，总之都是些劣等货。这些东西在西班牙，犹如马鲁古群岛的香料，并不值钱，但最能适应贸易的需求。在这种交易中虽然双方付出了高于交换货物10倍的价格，但各自仍然都大发横财。

所有这些梳子、帽子、镜子、铃铛仅在顺利环境中才有用处，也就是说土著准备进行和平交易时才有用。另外一种要诉诸武力的可能可估计到了。58门大炮，7门长筒鹰炮，3门沉重的臼炮虎视眈眈地探出炮口；船内载有大量铁炮弹和石炮弹，以及一桶桶准备在炮弹告磬时

铸弹丸用的铅。数千支长矛，200支长枪和200个盾牌足以说明自己御敌的决心。除此之外，有一半以上的船员备有钢盔和铠甲。还为海军上将本人在比尔巴鄂制作了两付钢盔和铠甲，把他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他将穿上这身铠甲出现在异族人面前，活象个刀枪不入的神人。尽管按照麦哲伦的意图和性格而言，他并不愿意挑起武装冲突，但其探险队的武装却不次于1519年夏季率领一部分士兵在世界另一端征服了一个百万人口国家的埃尔南多·科尔特斯探险队。

对西班牙来说，英雄的一年开始了。

当了七年普通水手和士兵的人，深知水手需要什么，可以要求他们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对待他们。麦哲伦深信已完全把他们控制在手中

麦哲伦以素有的谨慎和耐心最后一次对每艘船进行了认真的检查。现在该看看全体船员的情况了！把他们组织起来确实不易，走遍海港的背街陋巷和酒楼，花了好几周才把他们招募

起来。他们上船时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毫无纪律，即使现在他们彼此间仍用一种古怪的语言表达思想：这个讲西班牙语，那个讲意大利语，另一个又讲法语，还有人讲葡萄牙语、希腊语和德语。要使这群乌合之众变成可以信赖、团结一致的船员队伍，尚需不少时间。可是不到几周时间，麦哲伦已完全控制了他们。当了7年普通水手和士兵的麦哲伦，深知水手需要什么，可以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以及如何对待他们。因此关于船员的问题并未使麦哲伦忧虑不安。

但是，看一看另3艘船的指挥官，麦哲伦便有一种不愉快和紧张的感觉。宛如一个角斗士在临赛前那样，浑身肌肉不由绷紧了，这也不足为怪：指挥"圣安东尼奥"号卡尔塔海纳，对他极其冷淡傲慢，表示出一副显而易见的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他当然是一个经验丰富、有功绩的航海家，而且作风正派，功名心切。一个世袭名门的卡斯提利亚人能克制自己的虚荣心吗？麦哲伦一见到他，总要想起阿尔瓦利什说的那番话：除海军上将之外，还有别人接受了特殊使命，一旦他得知内情时，"他的名誉已无法挽回"。

“维多利亚”号船长缅多萨对麦哲伦也心怀敌意。在塞维利亚时他就有一次蛮横地不服从命令，但当时麦哲伦未敢把这个国王硬派给他的财务官的密探解除职务。所有这些军官在“圣玛利亚·维多利亚”大教堂招展的御旗庇护下，都曾向他宣誓尽忠，服从命令，但现在看来这都意义不大，他对这些世袭名门的西班牙人不得不倍加警惕。

幸好麦哲伦也留了一手。他见过国王的指令和印度院居心叵测的反对，还是把30名葡萄牙人悄悄地招上船来，其中还有几个挚友近亲。首先是麦哲伦的内弟杜亚脱·巴尔波查，他虽然年轻却远航经验丰富；其次是阿里瓦洛·麦斯基塔，也是他的近亲；还有伊什捷万·哥米什，一个杰出的葡萄牙舵手。

其中还有茹安·谢兰，他在船员名册上登记是西班牙人，他曾跟随西班牙探险队到过巴拿马海峡，但他是麦哲伦的结义兄弟法朗西斯库·谢兰的亲戚，也算是他的亲戚。茹安·卡尔瓦里奥也是个重要人物，多年前他访问过巴西，他们两人由于熟悉当地语言和情况，因此到达该地时便是出色的向导。要是探险队能从巴西

驶入马来亚语地区，到达“香料群岛”和马鲁古，那么麦哲伦的奴仆亨利充当翻译，将是他的得力助手。

由此可见，在麦哲伦的265名同路人中，仅有5至10人是他可以完全信赖的。这个数字不算多，但是对于没有挑选余地的麦哲伦来说，即使在数量和情况对他极为不利时，他也必须敢于行动。

麦哲伦在列成横队的全体船员面前走过，全神贯注，打量每一个人，暗自盘算在关键时刻谁能拥护他，谁会反对他。

他没有觉察到由于精神集中前额上现出一道道的皱纹。但随即麦哲伦便心不由己地眉开眼笑了。

天哪！他差一点忘了一个人，这个人在最后一分钟突然冒出来了！这是一个性情温和、待人谦虚、非常年轻的意大利人，名叫安东尼奥·比加费德，他钻进这个形形色色的冒险家、沽名钓誉和追逐暴利的亡命徒行列中，纯系偶然。比加费德原是罗德斯骑士团的一个年轻骑士。他非常希望周游世界各地，一心向往亲眼看一看各大洋的奇闻怪事。于是，他请求查理五世允许他

参加这个神秘的探险队，国王便把他推荐给了麦哲伦。因此在这群亡命之徒中终于出现了一个不怕危险、不图功名、不为金钱，只是酷爱旅游的奇怪的幻想家。他是地地道道的“客串”，仅仅为了自己的爱好，为了一饱眼福，见识见识、观光一番，并准备在这次冒险的远航中献出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这个平平常常的多余的人，后来却成了麦哲伦探险队中最主要的成员。

因为功绩不用文字记载下来，便毫无意义；一则历史事件不是在它完成的时刻结束，而只有当它成为各代的财富之际才算告成。所谓历史，绝不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全部重大事件的总和，而是只包括事业的一部分，也就是偶然得到艺术创作或科学著述的那一部分。没有荷马，就不会有英雄的阿溪里。任何人如果不经过艺术家的重新塑造，将永远不会为人所知，任何事件如果不借助历史学家的笔使之变成花岗岩，它也要象翻滚的激浪，迅速消失在辽无际涯的历史事件的海洋之中。

正是这个为人谦虚、“多余”的罗德斯骑士团的骑士，使麦哲伦的功绩流芳百世，竹帛垂

名。

当然，善良的比加费德不论在文学方面，还是在航海方面，都只不过是一个性格温和的略识门径者而已。他一点不懂人情世故，对海军上将及其船长之间最主要的一些心理矛盾也一无所知。

正因为比加费德很少追究事物的因果联系，所以他能细心观察薄物细故，象小学生写礼拜时郊游那样，用心而生动地把一切详细记录下来。不过，由于天真幼稚，有时他会轻信别人的胡言乱语。这都是那些一眼就能把新来者看透的老水手讲给他的。但比加费德对每个细节生动而真实的描述足以抵偿所有这些微不足道的无稽之谈和谬误。他按照别尔利茨的方法——教授外语，从字母开始便用该族语讲解，不准学生讲本族语——不辞劳苦地求教于巴塔哥尼亚人，因此其貌不扬的罗德斯骑士，出人意料地博取了第一个用美洲语言写作的作家这一历史声誉。

他获得的更大的荣誉是：莎士比亚在其《暴风雨》一剧中引用了比加费德旅行札记中的情节。

对一个平庸的作家来说，最幸运的莫过于其生命力短暂的作品的某一情节被一位罕世奇才借用到自己传世之作中，借雄鹰的翅膀将其默默无闻的名字升入永恒。

作为一个探险者，他必须考虑到这次航行最可能的结局——一去不复返。所以麦哲伦在诸事停当之后，于启航前两天，写下了自己的遗嘱

麦哲伦巡视完毕。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一个人所能考虑和预见到的，他全都计算过了，考虑到了。但是作为一个征服者，他这勇敢而冒险的远航是在向世人无法估量的至高力量挑战。一个想要事先正确判断一切成功因素的人，他必须考虑到这次航行的最可能的结局：一去不复返。所以麦哲伦在诸事停当之后，于启航前两天书面写好了自己的遗嘱。

这份遗言读来确实感人至深。写遗嘱的人一般都对自己的财产心中有数，哪怕是大约数。可是麦哲伦怎能估计他将遗留什么遗产，留多少？只有上帝知道，一年之后他将是一个乞丐，

还是一个百万富翁。要知道，他的全部财产就是同国王签订的那份协定。而如果他筹划的事业一举成功，如果他能发现神秘的海峡，抵达马鲁古群岛，并且从那里运回贵重货物，那么他去时是个不名分文的冒险家，而回到塞维利亚时便成了亿万富翁。如果途中他还能发现新岛，他的儿子还将领授总督的世袭爵位。如果航线错误，如果船只葬身鱼腹，那么他的妻儿为了求生，就不得不沿街乞讨。结局如何，全凭至高无上的力量和那些驾驭风浪的神明决定。麦哲伦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早已听天由命。

这份感人肺腑的遗嘱在提及人和政府之前，首先谈到"万能的上帝，我们权力无边的主宰者。"麦哲伦写遗嘱，首先是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说起，其次是从其贵族身分说起，只是在遗嘱最后才以丈夫和父亲的身分出现。

象麦哲伦这样性格的人，在宗教信仰方面也从来是坚定明确的。他善于预见未来的非凡能力，也表现在其后事的考虑上。他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都深思熟虑，并做了精心安排。他写道：

"我在世间的生命一旦结束，我的永恒生活

便要开始。但愿我能葬在塞维利亚‘圣玛丽亚’寺院的单独墓穴内。”

如果他在途中死去，不能将遗体运回祖国，那么“也请看在最神圣的圣母面上，在最近的寺院内给我的遗骸准备一块最后安息之地。”

这位笃信上帝的天主教徒虔诚而清楚地分配了捐献给慈善事业的钱数。按照协定，他将把全部利润的 20%，其中 1/10 平均分给“圣玛丽亚”修道院、“圣玛丽亚·蒙谢拉”修道院和俄伯尔多的“圣多明各”修道院。另外分 1000 马拉维季给塞维利亚教堂，启航前他曾在那里吃过圣餐，并祈祷天主保佑他能顺利返航再吃圣餐。他嘱托拨一列阿利银子供十字军远征用；送一列阿用做赎金，从异教徒手中赎回被俘天主教徒；拨一列阿给麻疯病人救济院；拨一列阿利给鼠疫病院和圣谢巴斯季扬孤儿院，让每个得到这一捐助的人“为拯救我的灵魂而祈祷上帝”。

他要求安葬时在他遗体旁作 30 次安灵弥撒，安葬 30 天后再在“圣玛丽亚·维多利亚”教堂作 30 次弥撒。接着他命令每年“在我安葬日那天把衣服分给 3 个穷人：每人一件灰色呢坎

肩，一顶帽子，一件衬衣和一双鞋，让他们为拯救我的灵魂而祈祷。我想要在这天仅叫3个穷人吃饭，而且还叫另外12人吃饱，也许他们为我的灵魂祈祷上帝，我请花费一杜卡特金币放粥施舍，为拯救我在炼狱中受苦的灵魂”。

教会分完这样一部分遗产之后，接下来自然该轮到妻儿子女的安排了。但是这位笃信宗教的人十分关心的竟是他的好奴仆亨利的命运。这个问题早已使麦哲伦内心不安：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难道有权把一个人，而且受过洗礼，成为他的教友，成为一个有永生灵魂的人，看做自己的私有财产，犹如土地和坎肩一样吗？不管怎样，麦哲伦不想带着这个疑问去见上帝，所以他吩咐说：

“我死后，我的俘虏和奴仆，26岁的马来亚人亨利，应该获得完全自由，并根据他自己意愿行事。另外，我想从遗产中拿出一万马拉维季作为他生活的补助费。我所以给他这笔钱，是因为他已经成了天主教徒，他将为拯救我的灵魂而祈祷上帝。”

对死后生活安排妥当，并提出要做些“善举好事，为罪孽最深重的人在最后审判时赎罪”之

后，麦哲伦才向家人遗言嘱咐。即使在这里，他首先谈的也不是日常生活事体，而是有关非物质方面的问题：保留他的徽章和贵族称号。麦哲伦一直嘱咐到第二、第三代人，如果万一其子在他生前夭折，应由谁继承其徽号。他不仅要以一名天主教徒的身分，而且想以一个侍从武官的身分流芳万古。

在这些遗言之后，麦哲伦才转到把他那尚在狂风暴雨中飘忽不定的遗产分给妻子儿女的问题。海军上将用坚定、粗壮、和他本人一样正直的笔迹在这份遗书上签上了“费尔南·德·麦哲利扬什”。

但是大笔一挥并不能使命运服从自己，信誓旦旦也不能使它大发慈悲，命运的无穷威力胜过一个人最强烈的愿望。麦哲伦写下的遗言，没有一条得以实现：他的遗嘱将永远是几张分文不值的纸片。他指定的继承人，什么东西也继承不到。他关照的穷人，不会收到任何施舍。他的遗体不会在他要求的安葬的地方长眠。他的徽章无人继承，不知去向。只有他立下的功勋，要比他这个勇敢的航海家活得长久，只有人类将感激他留下的这份遗产。

在祖国的最后一项工作业已完成。现在告别的时刻来到了。他面前站着一个心乱如麻的女人，在一年半的共同生活中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和她在一起是真正的幸福。她抱着出世不久的儿子，早已泣不成声，哭得再次有孕的身子颤抖不已。他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拥抱她，然后紧紧握住巴尔波查的手。他把巴尔波查的唯一一个儿子带去参加这次远征。接着，为了不被孤苦零丁的妻子的眼泪弄得心胆俱碎，他急忙登上小船，顺流而下，向圣路卡尔港驶去，舰队正在那里等他启航。

麦哲伦在简陋的圣路卡尔教堂做过忏悔，然后又和全体共进圣餐。

1519年9月20日，星期二，这个永载史册的日子。船锚在辘辘声中升起，蓬帆鼓满了风，炮声轰鸣——这是向逐渐消失的陆地告别致意。

人类史上一次伟大的航行，一次最危险的远航开始了。

第五章　环球航海

“大家都应该跟随我前进，谁也无权让我作出解释。”

6天之后，舰队驶抵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准备补充淡水和粮食储备。此时他们仍在西班牙的辖域，勇敢的航海家们在继续驶往无人知晓的地区之前，最后一次踏上祖国那亲切而坚实的土地，再呼吸一下她的空气，听一听她的语言。

但不久，这最后一次间息也即将结束。麦哲伦正准备升帆启程时，突然远处有一艘西班牙轻快帆船向舰队发出信号，这是他岳父迪奥古·巴尔波查送来的一则坏消息。巴尔波查告诉女婿：他从可靠方面得知，西班牙船长秘密策划

途中破坏誓言，反对麦哲伦。搞阴谋的头子是卡尔塔海纳，麦哲伦没有理由怀疑这一警告的真实性，它和密探阿尔瓦利什含沙射影的威协符合若节：

“……别人接受密令，算他知道内情，已无法挽回名声。”

麦哲伦面对这种情势，只能更加坚定。于是他复函塞维利亚，骄傲地回答说：不论发生何事，他将誓死效忠国王。他只字未提信中给他带来的不愉快，同时也没提及对他的多么真诚的警告。

接着，他下令拔锚开船。几小时后，特内里费山峰的轮廓渐渐消失于视野之外，越来越远。

麦哲伦最困难的任务是使舰队这5艘排水量和航速各不相同的船只在航行中保持联结队形。只要一艘船离开舰队，它就会在这茫茫无际、没有航线的大洋上掉队失散。

在出发前，麦哲伦就制定了保护各船之间经常联系的特别制度。对于船长和船手在汪洋大海上起作用的仅是这样一道命令：跟随领队的旗舰“特里尼达”号成单纵队行进。白天执行这一命令毫无困难。即使在狂风暴雨中，船队也

能首尾相接。但在夜间航行，那就困难多了。因此他们经过全面考虑，制定出一套信号制度。天一黑在“特里尼达”号船尾上点起松脂火炬吊灯。这样，尾随行进的船只就不致于看不到旗舰；如果“特里尼达”号除火炬之外又另点两盏灯，这就是说由于风向不对，其他船只应当减速或曲折前进；如果是三盏灯火，则表示风暴即将来临，应当升辅助帆；如果是四盏灯火，那就应当降下所有船帆；如果旗舰上许多灯光忽明忽灭或发射火炮，这就警告要小心浅滩或暗礁。总之，所以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规定出夜间信号。

对这种原始灯光通讯的每个讯号，各船都必须立即用同样信号回答，以便使上将知道，大家对他的命令均已明白，并且正在执行。此外，每晚天黑前，4艘船都要驶近旗舰，向上将致意：“愿上帝保佑您，上将先生，保佑舵手和最尊敬的全体船员，”并且听取他对夜间三班的指示。这种天天报告的形式从第一天就规定出明确的纪律：旗舰率领舰队，其余船只跟随旗舰前进。上将指出航向，船长遵照行驶。

但是这种领导权无条件地绝对集中在一人手中的情况，以及这个沉默寡言、心怀隐私的葡

萄牙人天天强迫他们象新兵似的在他面前整队，下达完指示后立即象打发普通帮工那样叫他们离开的办法，使这群船长大为恼火。

毫无疑问，他们有理由认为，麦哲伦之所有在西班牙执意不肯说出探险队的真正目的，是因为不愿把秘密海峡泄露给饶舌者和密探。但在这汪洋大海之上他总该打消这一顾虑，把他们召到旗舰上，用他那张地图向他们说明至今还秘而不宣的计划。

可是相反，此时麦哲伦却更加沉默，更加矜持，更加难以接近。他既不召集他们到旗舰上来，也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从来也没有同这些经验丰富的船长们商量任何事情。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跟在他后面，不动脑筋、服服贴贴，活象一条跟着主人跑的狗。几天以来他们就这样忍受着他的固执的沉默。

这时，本应照直往西南方向驶去，沿着非洲海岸直至塞拉勒窝内。但舰队却改变了航向。因此，在傍晚报告时，卡尔塔海纳终于开门见山地问他：为什么违背原来指令改变航向？

卡尔塔海纳直截了当提出这个问题，绝不是鲁莽无礼。况且一个由国王任命为舰队警察

的人，舰队最大船只的船长，西班牙国王的官吏，不失礼仪地询问上将为什么改变航向，不能不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此外，卡尔塔海纳的问题从领航角度看也是有根据的，因为这一新航向会使舰队走弯路，从而失去至少两周时间。

麦哲伦改变航行方向，沿非洲海岸远行几内亚，是想在那里碰上信风，也是想躲避葡萄牙船只——谣传伊曼纽尔国王已派兵船去巴西截击他的舰队。

不管怎样，麦哲伦如果如实讲明改变航向的原因，这并无伤大雅。但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这一个别情况，而是原则本身。事情不在于往西南或正南偏离两三海里，而是一劳永逸地树立起严格的纪律。

如果船上真如岳父说的那样，藏有阴谋分子，他倒情愿马上短兵相接。如果确实有瞒着他的秘密指令，那么对这些指令只有一个解释：有利于他的威信。

卡尔塔海纳提出质问，恰恰对麦哲伦十分有利，因为现在必须搞清，这个西班牙骑士和他是平起平坐呢，还是听命于他。这个级别问题的确也不明确。起初卡尔塔海纳是作为稽查长被

派来跟随舰队远航的，如果是这个官衔，那就和“圣安东尼奥”号船长的职位一样，他必须绝对服从上将，既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力，也没有要求上将作解释的权力。但是麦哲伦丢开了他的同伴法利罗，卡尔塔海纳代替法利罗被任命为舰队督察，而督察就是和麦哲伦“权力平等”的意思，这样一来情况便随之改变了。他们俩现在都有权拿国王的旨令做依据。麦哲伦依靠“协定”，他是舰队的唯一最高统帅；卡尔塔海纳则根据“补充诏书”，责成他“如发现有疏忽大意情况，或其他官员缺乏应有的远见或谨慎时，应特别注意监督。”可是舰队督察是否有权要求上将作解释呢？

对这个问题，麦哲伦打算立刻最清楚。所以他对卡尔塔海纳提的第一个问题时就粗暴地回答说：

“大家都应该跟随我前进，谁也无权让我作出解释。”

这是个严历的驳斥。但麦哲伦认为，最好马上向敌人发起攻击，免得长久相互威胁或试图寻求和解。他说这句话无疑是当面对西班牙船长说：

“你们不要鬼迷心窍，我要一个人用铁一般的手掌舵。”

虽然麦哲伦拳头坚强有力，毫不留情，但缺少许多宝贵品质，特别是不会在必要时对他曾经惩治过的人予以关怀和体贴。麦哲伦从来不会强颜欢笑谈论不愉快的事，不论是对上级，还是对部下，都做不到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因此这个人象一个功率很大的冷凝器，在他周围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紧张、敌视怨恨的气氛。

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卡尔塔海纳所反对的改变航向，显然是麦哲伦的错误，因此，他们中间潜在的忿怒情绪势必也随之增长。

信风没有赶上，舰队在风平浪静的汪洋大海上耽搁了两周。不久他们便进入了强烈风暴地带。

由于麦哲伦一意孤行，失去了两周时间，卡尔塔海纳终于忍无可忍。既然麦哲伦不听劝告，既然他不接受批评，那就让全舰队看看，他卡尔塔海纳也并没把这个庸碌无能的航海家放在眼里。不过，卡尔塔海纳的舰船“圣安东尼奥号”当晚仍照常驶近“特里尼达”号作报告，听取麦

哲伦当天的指示。但卡尔塔海纳破例第一次没有登上甲板，按规定致祝词。他派了水手长代表自己，而这个水手长致词时说："愿上帝保佑您，船长先生。"

麦哲伦顿时意识到，改变祝词不可能是偶然的一时失言。如果正是卡尔塔海纳吩咐水手不称他上将，只称他船长，那就是要以此向全舰队表明，督察卡尔塔海纳不承认他是上司。他立即下令转告卡尔塔海纳，希望他以后注意致祝词的身分和言词。

这时卡尔塔海纳也公然站了出来。他傲慢地回答说：他感到遗憾的是，这次派去祝词的是自己最亲近的助手，下次可能派任何一个见习水手去。

一连 3 天，"圣安东尼奥"号当着全舰队的面没有参加致祝词和作报告的仪式，借此向其他各船表示，该船船长反对葡萄牙指挥官的独断专行。这位西班牙骑士完全公开地向葡萄牙人提出坚决挑战。

要了解一个人的性格，最好是看他在关键时刻的行动。只有危险，才能将一个人的潜在力量和才能显示出来。所有这些隐而不露的才能，

在一般情况下不易显露出来，仅在千钧一发之际，始能被人发现。

麦哲伦对待危险的态度始终如一，每当事关重要时，他就默不作声，令人难以接近。他仿佛麻木不仁，毫无表情。不管受多大侮辱，他浓眉下面的一双眼睛里没有炯炯怒焰，紧闭的双唇周围没有一条皱纹抖动。他很能克制自己。正因为如此沉着冷静，所以他才能洞察一切。他独自一人不言不语，能更好地反复考虑自己的计划。麦哲伦一生从不贸然行动，从不打无准备之仗：令人窒息的，阴沉的长久沉默，犹如雷雨前低垂的乌云。

这一次，麦哲伦仍然是默不作声。不了解他的人，可能认为他对卡尔塔海纳提出的挑战未加理睬。其实麦哲伦已在准备反攻。他明白，在这茫茫大海之上不能强行撤掉比旗舰大，比旗舰装备好的舰船的船长职务。所以必须忍耐，再忍耐，最好是装聋作哑，做出一副漠然置之的样子。麦哲伦对侮辱的回答是沉默，是他独有的沉默，这种沉默具有笃信宗教者的专一性，农民的顽固性和赌徒的狂热性。周围的人看到他在"特里尼达"号甲板上平静的走来走去，从表面看，

他全神贯注于舰队生活的日常琐事上。“圣安东尼奥号”拒不执行晚报告的命令这件事，好象并没有使他恼怒。

船长们感到有些奇怪，这位神秘莫测的人物竟然开始随和起来：因为一个水手犯了严重的道德败坏罪，上将破天荒地第一次将4位船长请到自己船上议事。他们认为，与同事不友好的关系终于使麦哲伦感到苦恼。自从发现他选择的航向是错误的以后，显然他懂得向经验丰富的老船长们征求意见，这总比把他们视如草芥要强得多。

卡尔塔海纳也来到旗舰上，他很久没有机会同麦哲伦谈事了，于是又乘机询问到底为什么要改变航向。麦哲伦按照其性格和考虑好的计划始终泰然自若。如果他这种沉着使卡尔塔海纳更加恼火，这只能对他更有利。卡尔塔海纳认为王国最高官吏的职衔给了他批判麦哲伦行为的权力，显然他是充分利用了这一权力。但争论的结果卡尔塔海纳勃然大怒，断然拒绝服从麦哲伦指挥。

麦哲伦是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他早已料到会出现这种公开对抗的局面。他所需要的也

正是这个。现在他可以行动了。他立刻运用查理五世给予他的司法权，抓住卡尔塔海纳的肩膀说了声“您已是我的俘虏了”，便命令自己的卫兵逮捕了这个叛乱分子。

其他船长面面相觑，不知所措，那股杀气腾腾的样子把他们吓呆了。卡尔塔海纳虽然要求他们帮助，但也是枉然，谁也不敢动一动。只是当卡尔塔海纳要被带往囚室去的时候，才有一个船长转身向麦哲伦恭恭敬敬地请求道：

“鉴于卡尔塔海纳的高贵出身，不要给他带上镣铐，只要有人发誓做他的看守人就可以了。”

麦哲伦采纳了这一建议，附带条件是，受命看管卡尔塔海纳的缅多萨必须立誓担保随叫随到，一旦需要，能立即将他带来呈交上将。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一小时后，“圣安东尼奥”号的指挥官已换成了另一个西班牙军官——安东尼奥·德·科卡；傍晚，他在自己舰上一丝不苟，准确无误地向上将致敬。

舰队继续舰行，平安无事。

航行日益困难，日益缓慢，麦哲伦的心情已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第一次在拉普拉塔河口，第二次在圣马提阿斯湾，两次寻找海峡的希望破灭之后，他已不得不承认，他的秘密使他误入歧途

11月29日桅楼上传来了欢呼声：巴西海岸已经在望了。

12月13日，舰队经过11周航行驶入里约热内卢湾。

在那遥远的时代，里约热内卢港恬静多娇的自然风光比之当代的都市繁华毫不逊色，对疲惫不堪的船员来说，它当然是真正的天堂。沿岸绿树成荫，郁郁葱葱，美丽多姿的小岛星罗棋布，西班牙船只在这里抛锚停泊。

他们的小舰刚一靠岸，从茅舍和树林里面迎面跑出许多土著居民，好奇而毫无惧色地观望这些全身披甲的军人。看上去他们很和蔼可亲。

几小时以后，实物交易热热闹闹地开始了。现在比加费德有了用武之地。11周的航行没有给这位渴望成名的历史学家提供多少素材：他

只不过写了几篇关于鲨鱼和野禽的小故事。逮捕卡尔塔海纳的情形，他错过了机会，未能目击其事。可现在要把新世界的所有奇观怪闻都写进日记，恐怕随身带来的羽笔是勉强够用了。他对美丽风光毫无描述，他最感兴趣的是从未见过的水果——菠萝，“好象又大又圆的松球果，但味道甜美可口”；其次是红薯——其味道类似栗子；还有甘蔗，使这位善良的好心人真是欣喜若狂。

当地居民卖给外国人的食物便宜得惊人：一根鱼竿可以换五、六只母鸡，一把梳子换两只鹅，一个小镜子换10只五颜六色的鹦鹉，一把剪刀换来可供12人吃的鱼……那里的姑娘也不值钱，比加费德羞愧地写道：

“她们唯一的衣服是长长的头发；用一把斧子或一把小刀可以换到两三个姑娘终身使用。”

舰队在这里停泊了30天，全体船员得以养精蓄锐。充分休息之后，他们于12月末离开了这个令人难忘的宽阔海湾。

船员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天堂般的里约热内卢湾，恋恋不舍地沿着景色诱人的巴西海岸一直往前行驶，不做任何逗留。麦哲伦不能让他

们休息过久。

这个表面上不动声色的人，暗怀一种迫不及待的情绪，一心只想前进，驶往渴望已久的海峡。他认为根据马尔丁·贝格依姆的地图和“新闻”的报道，他一定能在他们准备指出的那个地方找到这个海峡。如果葡萄牙舵手的报告和贝格依姆标在地图上的纬度正确无误，海峡应该紧靠圣玛亚角。因此麦哲伦日夜兼程驶往目的地。

1月7日，航海家们终于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看见一座小山，然后他们驶入一个辽阔无垠，仿佛是一直向西无限伸展的海湾，避开了猛烈的风暴。

这个辽阔的海湾正是巴拉那河至拉普拉塔湾的三角湾。但当时麦哲伦并不知道。他只见在秘密文献指出的地方，狂涛巨浪，滚滚西流。此时他得意的心情不能控制。这肯定就是贝格依姆地图上所指的那个海峡。位置和纬度仿佛和麦哲伦从不知名的里斯本人手中得到的资料完全吻合。勿庸置疑，这就是“新闻”上说的20年前葡萄牙人打算穿越西行的那个海湾。比加费德说，船上所有的人见到这大浪滔滔的水路

之后，都一致断定他们终于发现了渴望已久的海峡。在莱茵河、波河、埃布罗河和特茹河的平静河口，左右两岸随时清晰可见。与此相反，这里水流湍急，水面浩淼。毫无疑问，这个海湾是连接两大洋的海峡的开始。船员们绝对信任自己的统帅，以为再过几天便可以通过这个新海峡，驶抵神秘的宝藏之地。

麦哲伦在这里拼命寻找海峡，这说明他看到浩淼无际的水路之后便完全肯定他朝夕思慕的海峡已被发现。

在拉普拉塔河口他度过了，或者说浪费了整整两周的时间去徒劳无益地寻找这个海峡。他们一到这里便碰上狂风暴雨，等风势刚一减弱，他便将舰队一分为二。较小的船只按照他的指示沿着想象的海峡往西行驶，同时有两艘大船在他亲自指挥下横渡拉普拉塔河口向南行驶。他想从这面查清寻找了很久的这条航路究竟有多远。

当小船往西行驶的时候，他缓慢而细心地测量了这个海湾整个南部地区。结果是大失所望：在蒙得维吉焦虑不安地徘徊了两周以后，终于在远处出现了重新返回来的船只。但船桅上

没有飘起胜利的三角旗，船长带回来最坏的消息：被他们轻率地当做海峡的这片汪洋水域，只不过是一条非常宽阔的淡水河。

现在，麦哲伦必须振作精神，绝不能让任何一个船员发现这次失败对他坚定不移的信念有多么严重的打击。因为有一点现在已很清楚：马尔丁·贝格依姆的地图是一个轻率的结论。他制订整个环球航行计划是错误的，他向西班牙国王及其谋士们许诺的一切保证都是假的。如果本来就有这个海峡——过去从来不知道怀疑的麦哲伦这时第一次想到“如果本来”这一点，那么海峡应该位于更往南的地方。往南航行并不是驶往温暖地区，正好相反，舰队早已越过赤道，这是重新驶往极地范围。

如果在短期内在这里寻找不到海峡，那么环绕南美洲航行的有利季节就会错过，剩下仅有两条路：或回到比较暖和的地方去，或者在这里找地方过冬。

自从派去侦察的船员带来坏消息的那时起，麦哲伦就思前想后，忧虑不安。

象他的内心世界一样，周围的世界也变得阴暗起来，海岸越来越荒凉，越来越阴郁。天空

更加阴霾，南方的阳光也黯然失色，低沉的乌云遮蔽了蓝色的苍穹。

再也闻不到热带树林从远处海岸上迎面送来的浓郁馨香。巴西那美丽如画的景色，结满沉甸甸果实的高大树木，枝叶茂盛的椰子树，稀奇古怪的动物，以及殷勤好客的土著黑人——所有这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在这一带地方，沙岸光秃秃的，只有企鹅在这里走来走去，人一靠近，它们便吓得摇摇摆摆地急忙逃开。另外，在山岩上还有一些海豹懒洋洋地东倒西歪躺在那里。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仿佛人兽均已绝迹。

航行日益困难，日益缓慢。麦哲伦一直沿海岸行驶。他调查了每一个海湾，连最小的海湾也不放过，到处测量水深。诱使他远航，尔后又在半途欺骗他的那张神秘地图，他早已不信。但可能出现奇迹：突然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海峡展现在眼前，他们入冬之前还能驶入南海。

显而易见，丧失信心的麦哲伦紧紧抓住这最后一线希望：地图和葡萄牙水手可能仅在纬度的测算上出了差错，渴望已久的海峡位置，离他们假报道中所指出的地方仅仅数里之遥。2月24日，舰队又驶进一个辽阔无垠的海湾，圣马

提斯湾。这一线希望仿佛是风中残烛，重又放出异彩。

麦哲伦立刻又派小船往前行驶，但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它仍是一个封闭的海湾。

船只沿着海岸，在云雾沉沉的天空下继续向前航行。周围满目荒凉，越来越阴森可怕。白天越来越短，黑夜越来越长。船只已不是在碧波上顺风滑行，现在是刺骨的寒风撕扯着船帆，晶莹的白色雪粒和冰雹纷纷洒落，银灰色巨浪汹涌排空。

舰队在恶劣的气候下，从拉普拉塔湾至圣胡立安海湾行驶了两个月。船员们几乎每天都同飓风搏斗，同这一带闻名的巨大风暴争斗。暴风一起，能吹断桅杆，撕毁船帆，周围一切日渐荒凉、晦暗，海峡却依然渺无踪影。失去的几周时间正在为自己的徒然虚度而毫不留情地进行报复。

舰队在搜查各个角落和海湾的时候，严冬来临了。眼下，严冬是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风暴阻挡了舰队的出路。

半年时间白白过去了，与离开塞维利亚时相比，麦哲伦距离他朝思暮想的目的仍然是那

样遥远。

全体船员渐渐流露出一种明显的不安情绪，他们本能地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在塞维利亚招募船员的时候，舰队不是说要去马鲁古群岛，要到阳光明媚的南方，到天堂般的地方去吗？奴仆亨利不是对他们讲过自己的故乡宛如安乐之土吗？那里人们不是凭一双空手就可以收集遍地皆是的贵重香料吗？不是说他们一定会发财致富，并且很快回国吗？

相反，这个忧郁寡言的人却把他们领到这越来越荒凉、越来越贫瘠的渺无人烟的地方。有时，苍白无力的太阳透过乌云射出一线微弱模糊的亮光。但平常，天空总是乌云密布，随时都可能下雪。寒风吹到脸上，火辣辣的痛疼难忍，破衣烂衫早已抵挡不住寒气的侵袭。船员只要一抓结上冰的缆绳，双手立刻就会冻僵。呼气象一团团白云在嘴边缭绕。周围是一片荒漠，令人胆丧、忧郁。这个鬼迷心窍的葡萄牙人把他们带到哪儿来了？他是不是想把他们弄到常年不化的冰天雪地或南极地带？

麦哲伦制止不住船员的满腹牢骚。他劝大家说：

"这点冷，有什么可怕！为这点事也值得垂头丧气？冰岛和挪威海岸的纬度比这里还高，春天在这些水域航行并不比在西班牙困难。只要再坚持几天就行。万不得已，我们可以停下来过冬，等天气好转再继续航行。"

可是船员们对这些空话已经听不进去了。这打的是什么比方！他们的国王不可能要他们航行到这冰雪地带来。至于上将讲的挪威和冰岛的情况，即使是真的，也完全是两回事。那里人自幼养成耐寒习惯。此外，他们离家出航，最多不过一两周，而他们却被带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没有一个基督教徒到过这里，连多神教徒，连熊和狼都不在这里居住。他们到这里来做什么？另外还有条东印度航路可以不经过这冰天雪地，不经过这倒霉地方，直接到达"香料群岛"，干嘛非要得选择这条拐弯抹角的路线？这就是船员们直言不讳，对上将劝说的公开回答。水手们在底舱下抱怨得更加厉害。

西班牙船长看到船员们怨声载道，不禁心中暗喜。他们自己并不直接参与此事，他们回避与麦哲伦谈话，变得越来越矜持寡言。但他们的沉默不语比船员们牢骚满腹，侥侥多言更为可

怕。他们考虑的大多是航海问题，他们不可能看不出来：麦哲伦被错误的地图引入歧途，他早已不相信自己的秘密了。

如果这个人真的确实知道这个所谓的海峡在多少经度和纬度上，那他干嘛在拉普拉塔河白白浪费掉两周呢？或者是麦哲伦欺骗了国王，或者他自己欺骗了自己，以为他知道海峡的位置，因为现在已真象大白：他只是在寻找这条航路，他并不知道这条航线。

船长们看到他每到一处弯弯曲曲的海湾，便注意盯视时断时续的海岸轮廓，不禁流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怕什么，就让麦哲伦继续往前走，把舰队带到常年积冰，无人知道的地方去吧。他们用不着跟他争吵，也用不着怨天尤人让他伤脑筋，要不了多久，自然会有一天，他不得不承认："我不能再走了，我不知道往哪里走。"到那时，就该轮到他们夺取指挥权，摧毁这个傲慢寡言人的威力。

麦哲伦的心情已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已不得不承认，他已误入歧途。如果神秘莫测的海峡的确存在，最好的情况是它可能位于南面，即靠近南极地带。即使如此，今年通过海峡已无

可能。严冬抢在麦哲伦前面，推翻了他的一切打算。

现在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说出全部真情。把船长召来，向他们承认，他让地图和舵手的报道骗了，只好等来年春天再重新寻找海峡。现在最好往回走，避一避风暴，再沿海岸溯流而上，到巴西去，到殷勤好客、温暖如春的地方去，在良好的气候条件下过冬。在春季往南行驶之前，让船员休整。这是一条最简单的途经，一种最讲人情的处理方法。

但是，麦哲伦已走得太远，不好自退。他长期以来自欺欺人，自以为知道通往马鲁古群岛去的最短的新航线。他对那些敢于对他的秘密稍加怀疑的人太残酷了。他得罪了西班牙军官，他在茫茫大海之上把国王委任的官吏弄成了阶下囚。唯有取得决定性巨大成就后，这一切纠葛始能冰释。不用说承认事实，即使暗示一下让他们知道他现在已不象在祖国向国王提出保证时那样坚信事情必然成功，那么不论船长还是船员，一分钟也不会同意再让他领导。因为一旦他下令转舵返回巴西，他便会从上将变成俘虏，这就是为什么他采取果断措施的原因。

麦哲伦决定让舰队留在如此辽远的地方，这样即使他们迫使他返航，也没有这种可能。如果到了春天他能发现海峡，那就大功告成。发现不了，那就一败涂地。对麦哲伦来说没有中间道路。只有顽强精神能赋于他力量，只有胆大无畏才能拯救他。这个傲慢无礼，但考虑周到的人，又不声不响地准备破釜沉舟，干它一下。

风暴日益猛烈地袭击着舰船。舰队勉强前进，在同大自然不断搏斗中，往南行驶了12纬度，花去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3月31日，在荒漠的海岸上又出现了一个海湾。上将一见，心中不免涌出最后的希望。这海湾是不是直通大洋？它是不是朝夕思慕的海湾？

不，这是一个封闭的海湾。但麦哲伦仍然下令驶入海峡。一望而知，这里不缺少泉水和鱼，所以他下令抛锚。当船长和水手得知他们的上将决定在这里，在圣胡立安湾安营扎寨准备过冬时，都不胜惊讶，甚至非常恐怕，因为这个海湾位于南纬49°，无人知晓、荒无人烟，任何航海者从未到过。

麦哲伦唯我独尊，一意孤行，拒不承认由于自己的失误而使舰队陷入困境，并故意挑起人们的反抗以便用铁腕将其制服。饱受压抑的西班牙船长们终于采取了行动

圣胡立安湾的乌云低垂，而且寒冷阴暗。面对这些心灰意乱的船员，麦哲伦不怕火上添油，竟然采取了节粮减酒的措施，来充分证明麦哲伦刚毅不屈的性格。全舰队只有麦哲伦一人明白，要到达富绕的热带地区，最早也得数日之后，所以他下令节约粮食，减少每日定量。已经满腹牢骚的船员，一听到骤然节粮减酒的命令，顿时便全大闹一场。

事实上，后来正是这一果断的措施拯救了舰队。要不是竭力保存下一定数量的粮食，舰队怎能在太平洋上坚持赫赫有名的100天航行？可当时船员们对他的意图既不清楚，也不过问，只是坚决反对这种限制。一种相当正常的本能使这些疲惫不堪的水兵意识到：即使这次航行能使他们的上将扶摇直上，他们至少也得有3/4的人为他的胜利挨饿受冻，历尽艰难而惨然丧生。他们怒气冲冲地说，如果粮食不够，就该立

即返航；即使这样，他们比任何人往南走得都远了，回国后也不会有人谴责他们半途而归。他们中间已经有人冻死，而且当初受雇是去马鲁古群岛，而不是去南冰洋。

对这些叛乱者的鼓噪，麦哲伦的回答和他镇静沉着、不动声色的形象很不一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他说，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卡斯提利亚人竟然如此懦弱，忘记了他们接受这次航行任务，就是要效忠皇帝，效忠祖国。他还说，他受命指挥舰队时，原指望能在他的同伴身上看到自古以来鼓舞西班牙人民的那种勇敢精神。至于他本人，他决定宁可去死，也不辱命回国，所以他希望大家耐心等待，度过严冬，他们的牺牲越大，将来国王给他们的报酬就越高。

但娓娓动听的语言从来也不能充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拯救麦哲伦的不是他那几句漂亮话，而是他不投降、不作丝毫让步的坚强毅力。

他故意挑起人们的反抗，以便用铁腕立刻将其摧毁。因为使事态迅速明朗化，要比令人难耐地长期拖延要好得多！向隐藏的敌人主动出击，胜过坐以待毙！

事态应该明朗化，而且为时不会太远，这一点麦哲伦非常清楚。近几周来，麦哲伦和船长彼此互不理睬，默默地相互监视，使紧张气氛日趋增加。大家整天挤在一艘船上，相互间却冷若冰霜，视如路人，这气氛变得一天比一天令人窒息。总有一日这种沉默会爆发成狂暴的叛乱或强有力的行动。

造成一触即发的危险局面，首先罪在麦哲伦，而不是西班牙船长：他的方法过于简单、粗暴——把不服从麦哲伦的军官说成是一伙无耻叛徒，是一贯嫉贤妒能的敌人。这些军官认为，在这紧张时刻，舰队队长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公布一下计划，因为这不仅是有关他们个人，而且有关国王委托给他们的全体船员生死存亡的大事。既然查理五世委派卡尔塔海纳、缅多萨和科卡为监视舰队的官吏，那么除最高官衔以外，他们还承担了一定的义务。他们的任务就是对国王的财产负责，一旦遇到危险，应该保护国王的财产不受损失。目前舰队确实面临危险，而且是生死攸关的危险，好几个月过去了，麦哲伦不但未找到既定航路，而且也未到达马鲁古群岛。因此，在麦哲伦显然是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他们

这些宣过誓、领取国王俸禄的官吏要求他披露哪怕是自己的部分秘密，向他们出示自己的地图，这丝毫也不过分。船员们的要求是合乎情理的：探险队队长该结束这场捉迷藏的游戏了，该坐下来和他们讨论下一步的航向问题了。正如船员在回到塞维利亚后提供的证词记录中写的：

“让他召集军官议事，向他们公布航路，讲清航行计划。”

但是不幸的是，麦哲伦在确信自己稳操胜券之前不会向大家摊牌，这正是他的错误和苦恼。他不能拿出贝格依姆的航海地图替自己辩解，因为这张图误将“海峡”标在南纬40°。在他撤掉卡尔塔海纳职务后，岂能承认：

“我上了错误报导的当，你们也跟我上了当。”

他不允许别人询问“海峡”在什么位置，因为他自己也没弄清楚。他必须装聋作哑，守口如瓶，还必须紧握拳头做好准备，一旦这种惹人讨厌的问题威胁到他时，便予以回击。国王的官吏们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让这位缄默不语的将军讲清楚问题，要求他阐述今后的打算。而麦哲伦

呢，在没有找到“海峡”之前，他决不允许别人问长问短，持刀威胁，否则他的权力和威信将会丧失殆尽。

事情非常明显：军官一方是有权追问，麦哲伦一方是无法奉告。如说他们现在对他步步紧逼，那绝不是出于无理取闹，而是义务使然。此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他们并没有对麦哲伦搞鬼蜮技俩，他们已忍无可忍，只要麦哲伦愿意考虑，不难明白他们的暗示。

为了平息由于他独断专行而引起的船长们怨恨不满的情绪，麦哲伦决定采取友好姿态：他正式邀请船长们同他一起做复活节的晨祷，然后请他们在旗舰上共进午餐。但是西班牙贵族岂能被廉价收买，仅仅一顿饭岂能解决问题？

这位单凭一套花言巧语便获得圣地亚哥勋章的费尔南·德·麦哲利扬什先生在9个月的航行期间，从未对经验丰富的水手和国王的官吏谈过舰队情况，现在他们彬彬有礼地谢绝了这个意外的恩赐——节日宴会。

确切地说，他们并没有表示谢意，而且认为如此客气完全多余。凯萨达、缅多萨和科卡三位船长对上将的邀请置之不理，根本未作答复。准

备好的坐席空在那里，满桌的佳肴美馔无人问津。麦哲伦心情忧郁，孤独地坐在摆好的餐桌旁，陪伴他的只有表弟麦斯基塔。这是他自己任命的一个船长，但对他安排的这顿和解的节日酒宴也不十分满意。

三位船长用拒不赴宴的方式公开挑战。他们大声向他宣告：

“弦已绷紧了！你要当心，要不然就改变主意！”

麦哲伦明白这警告的意义。但什么也不能动摇他的钢铁意志。他若无其事，不动声色地和麦斯基塔端坐桌旁，平静如常地下达命令，安静自若地伸伸懒腰准备去睡觉。不大功夫，灯火全熄了。

5 艘舰船象 5 头昏昏欲睡的黑色巨兽，纹丝不动地停在夜雾笼罩的海湾里。空中乌云密布，冬季长夜漫漫，周围漆黑一片，从一艘船上只能勉强辨别出另一艘船的轮廓。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在波涛汹涌的浪声中，将近午夜时分，从一艘船上悄悄地放下一只小艇，轻轻摇动双桨，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圣安东尼奥”号划去。

谁也不曾料到，在这艘象走私船一样小心

翼翼地在海面上滑行的小船里隐藏着国王的三个船长——卡尔塔海纳、凯萨达和科卡。

这三个军官共同制定了一个大胆而巧妙的计划。他们知道：要想制服象麦哲伦这样顽强的对手，自己必须拥有绝对优势。对这种数量上的优势，查理五世有先见之明，早就做好了安排：在离国出航时，只有一艘麦哲伦的旗舰归葡萄牙人指挥。为了同旗舰抗衡，西班牙宫廷莫明地委派西班牙船长指挥其余四艘船。

不过后来麦哲伦擅自推翻了国王御旨钦定的这一安排，在"不可靠"的借口下，先是从卡尔塔海纳手中，继而从科卡手中，将作用仅次于旗舰的"圣安东尼奥"号指挥权夺过来，交给了自己的表弟麦斯基塔。只要将这两艘最大的船紧紧掌握在手中，一旦遇到危险情况，麦哲伦在军事上也能操纵舰队。

因此要想抵制麦哲伦的反抗，要想恢复国王原来的安排，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尽快夺回"圣安东尼奥"号，用某种不流血的方法解除非法任命的船长麦斯基塔的职务。这样才能恢复原来的力量对比，这样，国王的船长们才能在麦哲伦对他们讲明情况之前，禁止他驶出海湾。

西班牙船长的这个计划事先经过周密考虑，执行中又非常谨慎。小艇载着30名武装人员悄悄驶近沉睡的“圣安东尼奥”号。船上没有夜间值班。谁也想不到在这海湾里会有敌人袭击。

以卡尔塔海纳和科卡为首的一帮阴谋分子登上软梯爬到船上。过去在这艘船上工作过的军官摸黑找到通往船长室的道路。麦斯基塔还没来得及跳下床，就被持枪拿刀的人们四面包围了。转瞬间，他被戴上镣铐，关进文书的小屋。这时才有几个人从梦里醒来：其中有个舵手埃洛里亚卡发现事情不妙，便厉声质问凯萨达，为什么半夜三更到别人舰上来。凯萨达二话没说，冲上前去，向他刺了6刀，这个可怜的水手躺在血泊之中。

“圣安东尼奥”号所有的葡萄牙人都被锁上铁链子。这样一来，麦哲伦最可靠的亲信被解除了武装。为了收买其余人，凯萨达下令打开仓库，让水兵们尽情吃喝一顿。就这样，西班牙船长们的大胆计划全部实现了，卡尔塔海纳、凯萨达和科卡可以放心回到各自船上，好在必要时指挥船舰做好战斗准备。他们把“圣安东尼奥”

号交给埃里卡诺指挥。

这个人的名子首次在这里出现。此时此刻他的使命是阻挠麦哲伦实现其宏伟计划。

但没想到日后命运却选择了他，恰恰是他，来完成麦哲伦的伟大事业。

之后，船舰又象昏昏欲睡的黑色巨兽，一动不动地停泊在夜雾迷漫的海湾中。万籁俱寂，漆黑一片，谁也不可能想到刚才发生的一切。

麦哲伦统帅的五艘舰只有三艘起来反对他，换个人肯定会屈服。但麦哲伦却处变不惊，沉着应战，把百分之一的成功的希望变成胜利的现实

在这满目荒凉的地方，冬季冷清清的黎明姗姗来迟。舰队的5艘船只仍然静静地停泊在寒气袭人的海湾里原地未动。没有任何迹象能使麦哲伦得知：他忠实的朋友和其弟以及“圣安东尼奥”号上的全体葡萄牙人已被戴上枷锁，指挥该船的麦斯基塔已由叛变的船长取而代之。桅杆上飘扬的还是昨天那面旗子，从远处望去，一切依然如故。

麦哲伦也象往日清晨一样，命令船员开始日常工作：每天清晨他从“特里尼达”号上派小艇上岸，把当日各船需要的烧柴和饮水运回来。象往常一样，小艇先驶近“圣安东尼奥”号，每天都是从这条船上派几个水兵上岸干活。但今天却一反常态：当小艇驶近“圣安东尼奥”号时，大船上没有放下软梯，也没有一个水兵露面。小艇上的人气得大声喊叫，让大船上赶快派人，这时才有人告诉他们一则惊人的消息：这条船已不归麦哲伦指挥，只听命于凯萨达船长。这事非同小可，水手们急忙划回旗舰，将全部经过报告上将。

麦哲伦立即明白了一切情况：“圣安东尼奥”号已落入叛乱分子手中，他上当了。即使这个可怕的消息也未能使麦哲伦的脉搏跳动有少许加快，使他惊慌失措。他首先应该搞清局势的危险程度：有几艘船还支持他，有几艘船反对他？

他立即派这支小艇到各舰走了一趟。除无关紧要的“圣地亚哥”号外，其他三艘全由叛乱分子掌握。这样就形成了三对二的局面，确切说是三对一。“圣地亚哥”号算不上一个战斗单位。

看来，这盘棋输定了，要是换个人，定会举手投降。麦哲伦几年来为之呕心沥血的事业，一夜之间就要毁灭了。只靠这一艘军舰，他根本无法继续航行到无人知晓的遥远地方去，对其它几艘船，他既不能弃之不顾，又无力迫使他们服从指挥。在这欧洲船只从未到过的汪洋大海上，无处寻求援助。

值此严重局势，麦哲伦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是放弃自己的主张，和西班牙船长们妥协。这是明智的，因为对方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这是不言而喻的。其二是不管成败如何，孤注一掷，设法给叛乱分子以有力还击，迫使他们投降。这简直是荒诞无稽，但充满英雄气概。

一切情况说明，第一种办法，即走妥协的路，能行之有效。因为谋反的船长还没有伤害上将的生命，也没有对他提出具体要求。尽管麦哲伦在等待他们的武装袭击，但他们的船仍旧停在那里一动不动。西班牙船长虽然在数量上占了优势，但他们也不愿意在远离祖国几千里的异乡轻率地发动内讧。塞维利亚大教堂里的宣誓，他们还记忆犹新，对叛乱和逃跑的可耻惩治，他们也一清二楚，这些深受国王信任的贵族

希望能载誉而归，不愿沦为可耻的叛徒。所以他们并不想以势压人，一开始就声称准备谈判。他们夺取“圣安东尼奥”号不是为了相互残杀，只是给上将施加压力，最终迫使这个缄默不语的人向大家讲清国王舰队今后的航线。

这就是为什么叛乱分子的全权代表凯萨达写给麦哲伦的信不是挑战书，恰好相反，信上恭顺地写着“呈文”的字样。信写得彬彬有礼，首先解释了搞夜间袭击的原因。信中说道，麦哲伦对待他们的粗暴态度，使他们夺取了“圣安东尼奥”号，他们曾经是国王亲自任命的船长，但愿上将不要将此行动当作否认皇上赐予他的舰队最高指挥权的表示。他们只要求今后能改善对他们的态度。如果他同意这一合理要求，他们不仅将克职克责，听命于他，而且将对他毕恭毕敬。

在西班牙船长拥有绝对的兵力优势下，这样的建议实在很有诱惑力。但麦哲伦已选择了另外一条英勇斗争的道路。对方的弱点是缺乏信心，这并没有逃过他那锐利的目光。来信的语调已使他感到，叛乱头目内心深处并不想使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尽管他们数量上占

优势，但他看出了西班牙船长游移不定的这一弱点。如果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事情就会另有变化。只要大胆地走一步，原来的输棋就会转败为胜。

必须再强调一点，麦哲伦对勇敢的理解，有他独到之处。对他来说，敢做敢为，并不等于轻率从事，盲目冒进。恰恰相反，每当他着手一项无比勇敢的创举时，总是十分谨慎，周密考虑。麦哲伦所有的果断计划，就象优质钢材一样，无一不是先在激情的烈火中锻炼，然后再放在冷静思考的冰水中淬火。正是这种幻想和理性的结合，使麦哲伦每每化险为夷。

他的计划很快就酝酿成熟，其余时间只是用来准确无误地考虑每个细节。麦哲伦十分清楚：他要做的正是他的船长们已经做过的事——为了重新取得优势，必须至少再夺回一艘船。但是叛乱分子轻易而举就得逞的事，麦哲伦现在做起来却困难重重！他们是在夜色的掩护下对毫无防备的舰船进行袭击的，那时他们船长还在睡梦中，全体船员也在睡梦中。谁也没有自卫准备，水手们个个手无寸铁。可现在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叛变的船长们警惕地注视着旗

舰上的一举一动。各式大炮都做好了战斗准备，火炮装好了弹药。叛乱分子非常了解麦哲伦英勇过人，他们认为麦哲伦最善于冒险。

但他们只知道他勇敢顽强，却不知道他足智多谋。他们以为这个思想敏锐的人敢于铤而走险：在大白天率领一小撮人袭击三艘装备精良的舰船。因为“圣安东尼奥”号囚禁着他的表弟麦斯基塔，大家认为他肯定首先对“圣安东尼奥”号下手。

但麦哲伦却出其不意，抛开“圣安东尼奥”号去攻打“维多利亚”号。

麦哲伦对反击计划做了详细考虑，不放过每个最微小的细节。首先他把凯萨达派来送“呈文”的小船和水手全部扣压起来。他这样做有两个目的：其一，一旦发生武装冲突，叛乱者的力量就会削弱，尽管只减少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其次，把来人扣留之后，归他调遣的小船已不是一只，而是两只。这乍一看上去微不足道的优势很快就会对事态的发展产生决定影响。

现在他可以把“特里尼达”号上的小艇留下备用，让无限忠于他的舰队司务长、保安官埃斯比诺萨率领 5 名水手乘这只从叛乱分子手中夺

来的小船，到“维多利亚”号去给船长缅多萨送回信。

叛乱分子站在他们装备精良的舰船上安然注视着小艇逐渐驶近。他们丝毫没有起疑心。难道坐在这小艇小的 6 个人能对载有 60 名武装水手、许多门装满弹药的火炮和经验丰富的船长缅多萨的“维多利亚”号发动袭击？他们哪能料到这 6 个人身藏兵器，埃斯比诺萨领有特殊任务。他不慌不忙地按照事先的周密计划，故意慢吞吞地和自己的 5 名士兵登上舰船，交给缅多萨一份请贴，邀请他到旗舰谈判。

缅多萨读着来信，但是，在“特里尼达”号上卡尔塔海纳突然被捕的场面还历历在目，缅多萨决不会如此愚蠢，他一面读信，一面冷笑道：

“啊，不，你骗不了我。”但冷笑突然变成嘶哑的呼哧呼哧声，保安官的匕首刺进了他的咽喉。

在这紧急时刻，15 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在杜亚脱·巴尔波查率领下乘另一只小船赶来，登上“维多利亚”号。麦哲伦真会神机妙算，事先把一艘船到另一艘船之间所需的每一公尺路

程，每一次划桨速度都计算得十分准确。“维多利亚”号全船人员看着埃斯比诺萨一剑刺死的船长尸体，个个呆若木鸡。没等他们弄清事情原委，采取相应措施，杜亚脱·巴尔波查已经掌握了指挥权，他的人已经占据了最重要的岗位。他开始发号施令，惊魂未定的水兵们战战兢兢地听从他的调遣。霎那间，起锚扬帆。等其他两艘叛乱的战舰搞清这晴天霹雳之后，“维多利亚”号已经成了上将理所当然的俘虏，朝旗舰驶去。现在“特里尼达”号、“维多利亚”号和“圣地亚哥”号三船对付“圣安东尼奥”号和“康塞普逊”号，他们把住了通往大海的出口，使叛乱分子无法逃跑。

由于这迅猛一击，一盘棋转败为胜。在短短的5分钟内，西班牙船长就失去了优势。现在他们有三条出路：逃跑、反抗或不战而降。逃跑已无可能，上将的三艘船已封锁了海湾的出口。反抗也没有力量：麦哲伦的突然袭击摧毁了叛乱者的锐气，凯萨达虽然全身披挂，一手握剑，一手持矛，动员全船人员投入战斗，但也枉然。惊慌失措的水手们不愿追随凯萨达。

等小艇载着麦哲伦的人员一到，“圣安东尼

奥”号和“康塞普逊”号上的一切反抗全部告终。被囚禁了几小时的麦斯基塔重获自由。那些禁锢麦哲伦忠实战友的镣铐，现在却带在了叛乱船长的身上。

这场紧张的战斗，就象夏天的雷雨，来势异常迅猛，第一个闪电就把叛乱彻底击毁了。不过，这场公开的争斗也许只是最容易的一部分任务，因为根据航海和军事法令，必须严惩犯罪分子。麦哲伦此时却举棋不定，非常苦恼。

虽然国王的旨令授予他行使审判和生杀予夺的权力，但是叛乱分子象他一样也是受国王信任的。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他现在必须严惩叛乱分子。同时他又不能把所有叛乱者都加以惩处。如果按照军事法令，全队1/5船员必须处以绞刑，那怎么能继续航行？在远离祖国几千海里的荒僻地方，舰队的上将可不能失去几十个人手。因此他必须宽大为怀，重新把他们争取过来，同时又必须严办首恶分子，杀鸡儆猴。

为了慑服犯罪分子，为了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麦哲伦决定牺牲一个人。他选中了唯一一个动用武器的人——杀死他忠实舵手埃洛里亚卡的那个凯萨达船长。一场迫不得已的隆重

审判开始了，按照诉论程序请来几位司书，见证人证词都一一做了记录，就象在塞维利亚法庭上一样。在巴塔哥尼亚辽阔的草原上，他们用极为珍贵的纸张写下了一张张的记录。在这块“无主的土地”上开庭审判了，先由主席麦斯基塔向原国王舰队的船长凯萨达宣布他杀人谋反的罪状。接着麦哲伦作出判决：判处凯萨达死刑。上将对这位西班牙贵族的唯一宽大是：将绞刑改为斩首。

但是，谁来做执刑刽子手呢？舰队中未必肯有人出来干这种事。最后还是找到了刽子手，但代价高得惊人：凯萨达的仆人也参与了杀害埃洛里亚卡的事件，因此也被判处死刑，如果他同意将凯萨达斩首，死罪便赦免。二者必择其一——或者自己去服刑，或者去处死自己的主人。这显然使凯萨达的仆人莫里诺内心极端痛苦。但他最后还是同意了，用剑砍死了凯萨达，从而保全了自己的脑袋。

按照当时那种野蛮的习惯，凯萨达的尸体象早晨被杀死的缅多萨的尸体一样，必须砍去头和四肢，钉在竿子上。伦敦塔和欧洲其他地方断头台上的这种惨无人道的作法，第一次搬到

了巴塔哥尼亚的土地上。

麦哲伦还要对另外一些人做出判决，谁知道这些惩罚比砍头轻，还是重呢？卡尔塔海纳实际上是叛乱的主谋，他和一个整天煽动不满情绪的神父，也被判处有罪。麦哲伦虽然天不怕、地不怕，但此时却不忍提笔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国王的上将不能把国王亲自委派的和他平起平坐的舰队督察交给刽子手。此外，麦哲伦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决不会违背教规，杀死用圣油进行涂油式的神父。

但是，要给这两个罪魁祸首戴上镣铐，带他们一起环行世界，也不可能。于是麦哲伦没有对他们进行判决，决定将卡尔塔海纳和神父逐出国王舰队，等舰队扬帆起航时，他二人将带上一定数量的酒和食物留在荒无人烟的圣胡利安湾的海岸上，以后是死是活，听天由命。

麦哲伦在圣胡利安湾做出这样无情的判决，是对还是不对呢？在他表弟麦斯基塔监视下写出的审判记录，只字未提被告人的辩护，这些记录是否翔实可靠？

另一方面，后来西班牙船长在塞维利亚控告麦哲伦，说他奖赏刺杀缅多萨的保安官及其

随从12杜卡特，并把两个被杀贵族的全部财物送给他们，这些指控是否实有其事？

当时麦哲伦已不在人间，他已无法对这些控告予以驳斥。要知道人们对过去发生的事件，总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即使历史最终证实麦哲伦是正确的，那也不该忘记，通常历史都是为胜利者辩护，对失败者进行谴责。如果麦哲伦没有找到“海峡”，没有建树自己的功绩，那么船长因反对他冒险航行而被杀一事就会被视做一般的谋杀。由于麦哲伦建立了名扬千古的功勋，这就证明他是完全正确的，而那些死于屈辱的西班牙人则早已被人遗忘，麦哲伦的冷酷和专横则被公认是合情合理的。

第六章　麦哲伦海峡

在圣克鲁斯河损失了“圣地亚哥”号之后，麦哲伦的信心开始动摇，他已经在考虑是否穿越好望角回国。就在这时，舰队驶进了一个神秘的海湾

严寒迫使舰队在凄凉而不祥的圣胡利安湾停留了将近5个月，在这个满目荒凉的鬼地方，时间显得令人难以忍受的漫长。但是麦哲伦明白，闲散无事最容易产生不满情绪，因此一开始他就让水手不停地紧张工作。他命令大家从龙骨到桅杆全面检查船只，修补坏船，破伐树木锯成木板。

他还想出一些甚至徒劳无益的工作，只是为了使大家的幻想不至破灭，相信很快就要航

行，离开这个凄凉寒冷的荒原，驶向南海的富庶岛屿。

严冬的暴风雪刚过，麦哲伦已打算继续向前航行。

他派遣忠实可靠的谢兰船长所指挥的最小、最快的“圣地亚哥”号去侦察。谢兰奉命向南航行，探察所有海湾，按规定期限返回报告情况。

光阴似箭，麦哲伦开始焦急不安地眺望远方茫茫的大海。但是有关“圣地亚哥”号的消息没有来自海上，而是来自陆地：

一天，从岸上山坡上，摇摇摆摆走下来两个奇怪的人，这两个人赤身裸体，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用西班牙语向他们喊话——原来这是“圣地亚哥”号上的两名水手。

他们带来消息并不好：谢兰领船驶进一条大河，河里有很多鱼，河口宽阔，适于航行，这就是圣克鲁斯河。但是他们在继续往前探察的时候遇上了风暴，小船被抛到岸上，撞得粉碎。除一个黑人外，全船人员都安然无恙，正在圣克鲁斯河口等待救援。他俩决定沿海岸走到圣胡利安湾。在这可怕的11天中他们吃的全是野草

和树根。

麦哲伦当即派出小船，把遇难的船员都接回到海湾。但是人有什么用，船完了，这是一艘最适于侦察用的快速船！这是第一个损失，犹如在这地球的另一端所遇到的所有损失一样，是无法弥补的。

在8月24日，麦哲伦终于下令准备出发，他们最后看了看一眼岸上的两个叛乱分子，离开了圣胡利安湾。

也许，这些天是麦哲伦一生中最阴暗的日子。在舰队驶离圣胡利安湾的时候，他故作坚定地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如果必要的话，他要沿巴塔哥尼亚海岸前进直至南纬75°，如果仍找不到连接两大海洋的海峡，那再选择通常走的航线，经过好望角。麦哲伦第一次给自己留了退路，第一次对自己的船长们承认，他们寻找的这个海峡可能根本不存在，也许在南极水域。他内心显然已失去了坚强信念，鼓舞他奋力寻找“海峡”的那种胜利的预感，现在在这关键时刻竟然抛弃了他。

麦哲伦当时的处境恐怕是历史上最捉弄人，最令人难堪的了。在航行两天之后，他们又

不得不停下来。这次是停在谢兰船长发现的圣克鲁斯河口附近，又得命令舰队进行两个月的冬眠。因为从现代比较精确的地理资料看，他当时的决定是毫无意义的。我们面前是一个有宏图大志的人，但是他被一些模糊不清的错误情报引入歧途。

他毕生追求的目的是找到一条从大西洋通往太平洋的航路，从而完成环球航行。他征服了海上的风暴，平息了舰队的叛乱。任何艰难险阻、任何挫折失败都不能动摇他那狂热的信念："海峡"已近在咫尺。

这个人一贯自信，可是在这胜利在望的时刻，他那洞察一切的目光，却突然蒙上了一层云雾。仿佛一向冷眼待他的上帝故意用布蒙上了他的眼睛。因为在1520年8月26日麦哲伦命令舰队再停泊两个月的那一天，实际上他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只要再走两天，行驶两个纬度就会柳暗花明。

可是命运同他开的这个玩笑太恶毒了！这个可怜的人并不知道，也没有感觉到，他已接近目的地，在充满忧虑和不安的两个月中，他一直等待春天，就象一个在暴风雪中冻得要死的人，

行近家门口却突然停了下来，他不知道只要再摸索向前走一步，就可得救。麦哲伦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滞留了两个月，漫长的两个月，苦苦思索他是否找到“海峡”，而那个使他名垂青史的海峡却离他只有两天的路线。决心探索大地奥秘的人，就象普罗米修斯一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受着残酷无情的疑惑用魔爪撕扯的痛苦。

正因为这样，幸福的结局才更加美好！只有从无限沉重的疑惑中升华出来的幸福，才能达到最高的顶峰。

1520年10月18日麦哲伦下令起锚，航行至三天，前面终于出现了一个海岬：在弯弯曲曲的海岸上白色的山岸高耸入云，过了海岬，眼前展现出一个很深的海湾，海水呈暗黑色。舰队驶近海湾。

这里的景色庄严、雄伟，别具一格。悬崖陡峭，怪石嶙峋，远处则是一年多来未曾见过的景象：白雪覆盖群山。但是周围的一切多么缺乏生气啊！四野阒无一人，偶尔可见稀稀拉拉的几棵小树和灌木丛，只有呼啸不息的风声，打破了这个满目荒凉的海湾的沉寂。

水手们沮丧地望着黑森森的海湾深处。实在难以想象这条夹在群山之间，昏暗如阴间世界的水道，能够把他们引向绿树成荫的海岸，甚至引向阳光灿烂的“南海”。舵手们异口同声的说，这个沉湾只不过是一个岩石窄湾。这种湾在北欧比比皆是，用测深锤测量这个死湾的深度，或者对这部分海域进行全面勘察都是枉费劳动，白花时间。勘察巴塔哥尼亚各海湾已经浪费了好几周时间，并没有找到一个海湾能通向他们向往的海峡。现在绝不能再拖延时日！应该迅速前进，要是海峡不能很快找到，也该乘此良好季节返回祖国，或者走平时的航路，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

但麦哲伦始终认为这个无人知晓的“海峡”确实存在，因此下令对这个奇怪的海湾进行全面普查。谁也不愿意执行这个命令，他们希望离开这里继续前进，因为他们都认为这是个四面不通海的死湾。

他让旗舰和“维多利亚”号两艘船留下来勘察濒临大海的那部分海湾。另外两艘船则奉命尽量进入海湾深处，但必须在5天之内返回。现在是一刻千金之际，而且口粮即将告罄。5天勘

查时间，这是麦哲伦为最后一次尝试投下的最后一个赌注。

一个伟大的富有戏剧性的时刻来到了。整个大自然仿佛是因为有人想揭开它的秘密而发怒了，它拚命反抗起来。天空霎时间狂风大作，暴雨接续而至，随后又变成飓风。在古老的西班牙地图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警告字样：

“这里从来没有好季节。”

转瞬间，海湾里巨浪翻滚，波涛汹涌，一阵飓风把船锚的铁链刮断。两艘船无力自卫，只好收起船帆，任凭风浪袭击。幸亏猛烈的风暴没有把它们刮到海岸的崖石上。这场可怕的风暴延续了整整两天。麦哲伦担心的并不是自己的命运。这两艘船虽然被风暴抛来抛去，但终归是在开阔的海面上，可以和海岸保持一定距离，但另外两艘船呢！风暴把它们刮到海湾里面，它们在狭隘的道路上遇到狂的袭击，既无法躲避，也不能抛锚避风，除非出现奇迹，它们恐怕早被抛到岸上，让崖石撞得粉碎了。

在这些不幸的日子里，麦哲伦心急如焚，急不可耐。第一天杳无音信。第二天他们也没回来；第三、四天仍不见踪影。麦哲伦知道：如果

这两艘船全部遇难，船员全部牺牲，那就一切都完了。剩下两艘船，他无法继续航行，他的事业他的理想，也就只有在这些崖石上和船只同归于尽了。

桅楼上终于发出呼声，但这是令人胆战的消息！了望哨看到的不是返航的船只，而是远处有一股烟柱。

真是可怕的时刻！这个信号只能有一个意思：遇难的水手们正在呼救。

麦哲伦下令放下小船，驶进海湾去搭救那些遇难幸存的水手。此时，情况发生了戏剧的变化。

这是胜利的一刹那。

帆！有一艘船！船！上帝保佑，有一艘船幸免遇难！不，两艘，两艘，两艘船都完好无缺地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两艘船逐渐驶近，左舷上发出阵阵火光——一下，两下，三下，大炮轰鸣，山谷中回声响亮。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些人平素把每一小撮火药都视如珍宝，此时却慷慨地一次又一次地放礼炮？为什么把所有的大小旗子都悬挂出来？

麦哲伦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船长和水手们喊声雷动，频频招手？什么事使他们如此激动？他们喊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大家，首先是麦哲伦，都感到：这是向他们报告胜利消息。

事实也是如此，两艘船带回了特大喜讯。麦哲伦心情激动地听完了谢兰的报告：开始两艘船处境危险，飓风忽起的时候，他们已进入海湾很远。他们收起所有船帆，但急流把他们越冲越远，一直冲到海湾的最深处，这时他们已经准备撞死在峭壁重叠的岸上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们骤然发现高耸在他们面前的悬崖峭壁并不是连绵不断的，在一个往前突出来的悬崖后面，展现出一条狭窄的海峡。海峡里暴风雨不太猛烈，他们就顺着这条通道进入另一个海湾。这个海湾和前面那个一样，开始很狭窄，后来逐渐扩展开来。他们在这里航行了三昼夜，始终看不到这条奇怪的水路的尽头。他们没有找到海湾的出口，但这条不同寻常的水流肯定不是一条河；湾里的水到处都是咸滋滋的，岸上涨潮、退潮、井然有序。这股神秘水流不象拉普拉塔湾那样，离河口越远变得越窄，恰恰相反，却越来越宽

阔。波浪滔滔的水面，越往远去，越显得茫茫无边际，水的深度却始终未变。所以很可能这条水路通往渴望已久的"南海"。

含辛茹苦的麦哲伦在这整整一年中从未得到过如此令人兴奋的喜讯。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消息，他那颗忧郁、冷酷的心也该欢腾起来了。因为他已经开始动摇，已经在考虑是否能穿过好望角回国，而且谁也不知道他曾经跪在地上暗自祈祷上苍。现在，正值他信念开始破灭之际，他那朝夕思慕的理想即将实现，幻想即将变成现实！

一分钟也不能延误！起锚！升帆！鸣放最后一炮向国王致敬，向水兵的庇护者做最后一次祷告！然后勇往直前，向神秘莫测的海域挺进！如果他能从这里找到通向另一海洋的出口，他将成为第一个发现环球航路的人！

于是麦哲伦率领 4 艘舰船勇敢地向这个海峡驶去。

发现海峡那天恰好是万圣节，因此麦哲伦把海峡命名为"万圣海峡"。但是后人为了表示对他的感谢，又改称为麦哲伦海峡。

四艘大船在渺无人迹、险象环生的海峡里小心、紧张地穿行了一个多月，在人类历史上终于发现并第一次成功地穿越了这个无数航海家梦寐以求的、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神秘海峡——麦哲伦海峡。这一创举使麦哲伦万古流芳

四艘大船有史以来第一次缓慢地、悄悄地驶入这个人迹未至、寂静阴暗的海峡，这真是一幅奇异而神奇的景象。迎接他们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沉寂。岸上幽暗的丘岗，犹如层峦叠峰，此起彼伏，空中阴云低垂，暗淡的海水呈铅灰色。远处闪闪发亮的是白雪覆盖的山峰，海风吹来雪山的寒气。四周杳无一人，但是这地方远处肯定有人，因为沉沉夜色中可以见到火光闪闪，因此麦哲伦把这地方命名为“火地”。这些永不熄灭的火光以后也能看到，一直延续了许多世纪。

这是因为当地极不开化的土著人不懂取火技术，所以不分昼夜地在自己的住处燃烧干草和树枝。可是在这期间尽管航海者们忧郁地四处眺望，却从未听到过人声，见到过人影。他们

仿佛到了另一个没有生物的星球。

只有前进！迅速前进！于是四艘船乘风破浪，在阴暗的海面上往前滑行。他们又把测深锤抛到水中，仍然深不可测。麦哲伦心有余悸地环视四周，看看远处的海岸是否合拢，水路是否中断。没有，这条水路迂回曲折，但却一直伸展到很远、很远。越来越多迹象表明，这是一条通往汪洋大海的航路。但这渴望已久的时刻何时到来，尚无人知晓，结果如何也不清楚，因此他内心仍极不平静。

在这里航行不仅使人心情忧郁，而且也很危险。他们发现的这条航路迂回曲折，深浅不一，沟壑纵横，到处是窄湾、浅滩，加之支流交错，地形极其复杂。只有在技术非常高超，驾驶特别顺利的情况下船只才能通过迷宫。这里的海湾时窄时宽，变化多端，而且深不可测。湾内小岛星罗棋布，浅滩比比皆是，真不知如何行驶其间。主航道经常分出三四条支流，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无法断定那一条通向渴望已久的目的地。必须时刻注意，避免搁浅触礁。海峡里并不平静，时而迎面刮起阵阵狂风，掀起涛天巨浪，不停地撕扯着船帆。

海峡两岸至今仍寥无人烟。麦哲伦第一个征服了这条危险的航路的人，多年以后也是最后一个没有损失一条船而胜利通过海峡的人。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的航海技术是何等高超。何况他的船都是用笨重的篷帆和木舵驾驶，极不灵便，而且在探察成百条主河道和支流时还得来回往返多次，再在约定地点和舰队会合，所以他能胜利通过这个海峡，更要被认为是一个奇迹，受到世代航海家们的赞誉。

他在小心、紧张的探索中度过了整整一个月。尽管他急不可耐地渴望找到出口，最终看到"南海"，但他仍有条不紊，绝不贸然前进。每次碰到岔道的时候，他总是兵分两路。他仿佛知道自己命多乖蹇，不能指望侥幸成功。他在选择纵横交错的诸多水道时，从不靠运气瞎碰。为了找出唯一正确的航线，他探索、勘察了所有的水道。他之所以能成功，除了他天才的想象力之外，还靠他那最冷静、最突出的性格——顽强不屈。

胜利在望。他们征服了一个个峡谷，又穿过了一个个隘路。麦哲伦又碰上了岔路口。宽阔的水道在这里分成了左右两支，谁知道这两条水

路哪一条通向大海，哪一条是堵塞无用的死路？麦哲伦又把小舰队分成两路，“圣安东尼奥”号和“康塞普逊”号被派往东南方向探察，他本人则乘旗舰和“维多利亚”号一起驶往西南方向，约定5天后在沙丁鱼河口相会。这是一条小河，因为盛产沙丁鱼而得名。经过周密计划的指令已经下达给各船船长，已经该扬帆起航了。但这时发生了一件突如其来，全体船员未料到的事。麦哲伦命令各船船长到旗舰集合，他们要在继续探察前向他们了解一下口粮储备的情况，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是继续航行，还是等侦察任务一完，便回去。

“听取他们的意见！出了什么事儿？”——船员们莫明其妙地反问自己。为什么忽然做出这条令人费解的民主姿态？

实际上这是个合乎逻辑的转变。独裁者总是在最终胜利之后，乐于允许别人言论自由。现在海峡业已找到，麦哲伦已不用害怕别人提问题了。王牌在他手里。他可以满足船员们的要求，向他们摊牌。在成功的时候，总比在倒霉的时候做事容易公正得多。

船长们来到旗舰，报告了各自船只的情况。

事情并不令人欣慰。食粮储备急剧减少，各船口粮最多够吃三个月。麦哲伦发言了。他坚定地说：

“现在已毋庸置疑，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已经达到，到南海去的通路可以说已经发现。”

他要求船长们坦率地各抒己见，探险队应该满足于这一成就呢，还是应该力争实现他麦哲伦向国王许下的诺言：到达“香料群岛”，为西班牙夺回该岛。他当然知道粮食已所剩无几，前面仍困难重重。但是一旦他们如愿以偿，等待他们的将是崇高的荣誉和巨大的财富。他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

船长们一言不发，圣胡利安港，他们西班牙同伴被肢解的尸体，他们还记忆犹新，谁敢顶撞这个严酷的葡萄牙人？

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尖锐而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圣安东尼奥”号的舵手哥米什，他是葡萄牙人。哥米什直言不讳地说，现在海峡已经找到，比较明智的做法是返回西班牙，然后重新装备，再沿着如今发现的海峡驶往马鲁古群岛。因为谁也不知道现在发现的这个海峡那面，从未勘察过的“南海”究竟有多大。

如果他们在这无人知晓的水域中误入迷途，找不到港湾，那就得漂泊海上，舰队不免惨遭倾覆。

哥米什说得头头是道，无论从道理上，还是从实际情况看，都是正确的。如果这样做，既能使麦哲伦免于一死，也能拯救近200名船员的生命。

但是对麦哲伦来说，重要的不是短暂的生命，而是不朽的功勋。

凡是有英雄思想的人，其行动必然和理智背道而驰。麦哲伦毫不动摇地反驳了哥米什的的意见。当然他们面前困难重重，他们可能挨饿，可能经受无数痛苦磨难，但他认为他的使命就是继续航行，直到他许诺要发现的那个地方，为此即使不得不以皮缆索充饥，也在所不辞。看来，这心理状态极为独特的人主持的会议，是以这个向无人知晓的地区勇敢前进的号召宣告结束的。

于是麦哲伦下达的继续航行的命令迅速传遍各船。不过，麦哲伦又暗中命令各船长，有关粮食即将告罄的情况必须严守秘密，否则，格杀勿论。

船长们默默地听完命令，接着被派去侦察东面航路的两艘船，麦斯基塔率领的“圣安东尼奥”号和谢兰率领的“康塞普逊”号，就消失在曲曲折折的迷宫中了。

另外两艘船则在原地停泊休息。他们在沙丁鱼河口抛锚下锭。麦哲伦没有亲自探察西面的水道，他派出一只小艇做初步侦察。这地方风暴侵袭不到，船只没有危险；麦哲伦命令去侦察的船只在三天内反回，这三天可充分休息。麦哲伦和他的船员们在这比较平静的地方，确实得到了很好的休息。他们时而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下，观赏奇异的飞鱼；时而兴致勃勃地捕捉多得不计其数的沙丁鱼。此后，这里还有许多甜美可口的野果，几个月来他们第一次吃个痛快。周围的大自然如此明媚多姿，竟使比加费德赞叹不已：

“我认为世界上再没有比这里更美、更好的海峡了。”

但是舒适、休息和无忧无虑的欢乐给人们带来的这种喜悦，和麦哲伦即将享受到的那种激动人心、令人鼓舞的伟大幸福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幸福就在眼前，幸福即将来临。果然，在第三天，他派出的那只小艇遵照命令回来了，水手们老远就向他们招手，和“万圣节”那天发现海峡入口时的情景一样。这一次，要比上一次重要1000倍，他们终于找到了海峡的出口，他们亲眼见到了海峡连接的那个大海——“南海”，无人知晓的大海！

这短暂的一瞬是麦哲伦一生中的伟大时刻，是最高兴的时刻，也是一个人一生中只能享受一次的时刻。一切都如愿以偿。他实现了向国王提出的诺言。他，正是他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实现了无数前人梦寐以求的幻想：他找到了通向另一前人不知的海洋的航路。

这一时刻对他一生做了正确的评价，使他从此万古流芳。

此时，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忧郁孤僻的人一反常态。这个严厉的、在任何人面前从不流露自己感情的军人，忽然从内心深处涌出一股暖流。他的眼睛模糊了，热泪夺眶而出，一滴滴落在他那蓬松的胡子上。麦哲伦这个钢铁汉子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高兴地哭了。

就在麦哲伦沉浸于发现神秘海峡的喜悦之中时，舰队中装备最好的“圣安东尼奥”号却被叛逃者劫持回国。面对浩瀚的太平洋，是激流勇退，还是勇往直前，麦哲伦毅然做出了抉择

在麦哲伦暗淡无光、多灾多难的一生中，这一瞬间，这绝无仅有的、短暂的一瞬间，使他感受到了人间最高尚的幸福，只有善于创新的天才才能享受到的幸福。这就是看到自己的理想实现了。

但是这个人命中注定要对每一点滴幸福付出昂贵的代价。他的每一次胜利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失望。他只能朝幸福瞥上一眼，但不能拥抱幸福，抓住幸福，甚至他一生中这最美好的、绝无仅有的、短暂的、喜悦的一瞬，也没有等麦哲伦充分享受，就倏然消失。

派出的两艘船在哪儿？为什么他们迟迟不归？现在小船已经找到了通向大海的出口，其他一切探察已不过是白白浪费时间。要是“圣安东尼奥”号和“康塞普逊”号已经侦察归来听听这喜讯，该多好啊！要是他们回来该多好啊！麦哲

伦越来越坐立不安，忧心忡忡，不时地眺望雾气迷漫的远方。约定的时间早已过去。第五天都过去了，可他们仍然杳无音信。

次日，终于在远处出现了船帆。这是忠实的谢兰率领的“康塞普逊”号。但舰队中的那艘“圣安东尼奥”号呢？谢兰对此一无所知。第一天出航，“圣安东尼奥”号就走到前面，从此便无下落。

起初麦哲伦还没往坏处想。也许“圣安东尼奥”号迷失了方向或者船长记错了汇合地点。他把舰队的所有船只派往各个不同的方向，对主要水道的各条分岔都进行了搜寻。他下令点起火堆，在高竿上升起旗帜，在旗杆下面留下书面指示，万一“圣安东尼奥”号迷失方向，这些都可作为信号。

但是，“圣安东尼奥”号仍然杳无音讯。

显然是发生了不幸，也许是船只遇难，船员和物资同归于尽。但是这又不大可能，因为最近几天天气非常晴朗，无风。也许曾在军事会议上要求立即返航的“圣安东尼奥”号的舵手哥米什采用叛乱手段达到了他的目的，这一推测更准确些。

麦哲伦和他同时代人一样，认为星卜术是真正的科学，这也不足为奇。他把代替法利罗随舰队远航的星卜家马尔丁叫来。他也许是唯一能观星卜事的人。麦哲伦命令马尔丁画出算命的天宫图，用星卜术算出“圣安东尼奥”号的下落。

说也奇怪，卜算的结果竟然正确无误。这是因为聪明的星占家对哥米什在军事会议上独立不羁的行为记忆犹新，于是他断言：“圣安东尼奥”号被叛逃者挟持回国，船长被囚禁。事实证明他的话是对的。

麦哲伦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必须当机立断下定决心。他高兴得太早了，他十分轻率地沉浸在欢乐中了。在欢庆胜利的时刻，他的同乡亲属竟反目为敌，阴险地从背后暗算他：如果在这之前粮食储备就已不足，那么现在舰队则面临挨饿的威胁。粮食储备最好，数量也最多的正是“圣安东尼奥”号。舰队6天无谓的等待和寻找，又耗费了不少粮食。

驶入无人知晓的“南海”已经一周，如果条件齐备，这本来是一项最果敢的创举。而现在“圣安东尼奥”号叛变之后，这一创举却成了近

乎自杀的行为。

麦哲伦从骄傲自信的顶峰一下子被打落到惶惶不安的深渊。他内心的惶恐，可以从他当时向舰队全体军官发布的命令中看得一清二楚。在几天之内，他再三询问大家的意见：是继续前进，还是回去？但是这次他要求军官们做书面回答。因为麦哲伦想要一份文件——这足以说明他有洞察一切的先见之明。他必须有备无患，弄一个不容置疑的证据，证明他曾经征询过军官们的意见。因为他很清楚，“圣安东尼奥”号上的叛乱分子一到塞维利亚马上就要诬告他，从而给自己洗清逃脱的过失。他们必然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暴君，故意煽动起西班牙人的民族感情，夸大事实，大肆渲染这个外来的葡萄牙人如何把国王任命的官吏打入囚牢，如何下令将卡斯提利亚贵族砍去头颅和四肢，让另一些贵族活活饿死。所有这一些都是违抗国王旨意的，是想把舰队交到葡萄牙人手里。他们必然要控告他在整个航行期间暴戾恣睢，压制军官自由发表意见。

为了早作准备，反驳这一控诉，麦哲伦现在发出一项不寻常的命令，与其说这是对船长们

一视同仁，还不如说是为了洗刷自己。

命令是这样写的：

“十一日二十一日于万圣海峡，群岛河对岸发布命令如下：我，费尔南·麦哲伦，圣地亚哥勋章获得者，舰队海军上将，获悉尔等认为季节已晚，继续航行乃冒险之举。我从未将他人意思和劝告置若罔闻，与之相反，本人之一切计划均与全体船员共同磋商实施。”

军官们看到这个奇怪的论调，定会暗暗冷笑。因为麦哲伦最大的特点是他在指挥和领导中一贯独断专行。麦哲伦明知他们不会忘记他铲除异己的无情作法，但仍然继续写道：

“因此，望尔等勿受圣胡利安港事件影响，消除顾虑，对舰队对否继续航行一事，应大胆陈述己见。”

“如若有意对我隐瞒观点，将被视为背弃誓言，玩忽职守。”

他要求每个人对应否继续航行一事用书面形式阐明各自的观点，并详细说明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

但是，一小时的时间并不能换回几个月之前已失去的信誉。军官们惊魂未定，怎敢直言不

讳地要求回国？显而易见，军官们的意见是含糊不清的，谁也不愿意冒犯这位阴险深沉的暴君。更不愿在此时与麦哲伦分担如此重大的责任。

麦哲伦询问军官，并非要考虑他们的意见，只不过是为了日后能证明他曾经征询过大家的意见而已。他知道事至今日，不可能再走回头路，除非凯旋荣归，否则只能葬身异乡。即使花言巧语的星卜家算出他的灭顶之灾，他也不会停滞不前，中断自己的事业。

1520年11月22日，三艘船遵照麦哲伦的命令驶出了沙丁鱼河口，数日后穿过了麦哲伦海峡。欧洲船只从未到过的另一个大海终于出现的地平线那面，将是“香料群岛”，万宝之岛；而在这些岛的那面，就是东方大国——中国、日本、印度；再过去，在一望无际的大海那面就是祖国西班牙，欧洲！

1520年11月28日抛锚下锭升起旗帜！三艘孤独的舰船向这个陌生的海洋鸣炮致意。这位勇敢的骑士就这样向他强大的对手表示欢迎，他将和这对手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

第七章　在太平洋上

没有任何资料，船只破烂不堪，水手饥饿倒毙，麦哲伦的船队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在太平洋上航行了一百多天。没有人知道陆地在什么地方，自己能否活到明天，一切只能听天由命。苦海无边

“在这浩瀚无垠、人类难测其奥秘的无名海洋上的首次航行，是人类的不朽功勋之一。”这是马克西米里安·特兰西里万奴斯在他的札记中评论麦哲伦的环球旅行的。

哥伦布在一望无际的大洋上航行，曾被时人乃至后人视为史无前例的业绩。但就是哥伦布的功绩，单就其所遭受的牺牲来看，也无法与麦哲伦经过千难万险而取得的胜利相提并论。

哥伦布率领的3艘新船，装备精良，食物充足，而且途中才行驶了30天。在他登陆前一周，海浪冲来的芦苇，水上漂浮的未曾见过的树枝以及飞来的野鸟，都向他预示，有一块陆地已近在咫尺。哥伦布的船员个个身体健壮，精力充沛。船上粮食充足，万一发生意外，到不了目的地，他满可以安全返回祖国。虽然他对前面的一切茫无所知，但他背后却是可靠的避难所和安身处——祖国。

而麦哲伦要去的大洋是人所不知的，他出发的地方不是故乡欧洲，不是旧居故里，而是陌生的、寒冷的巴达哥尼亚。他的船员数月以来备尝忧患，已经虚弱不堪。他们过去经历了饥饿和苦难，现在正在忍受饥饿和苦难，将来还要受饥饿和苦难的威胁。他们衣衫褴褛。蓬帆破碎，绳索也磨损得不堪使用。他们好几个月未见过一张新人的面孔，好几个月未见过女人、酒、新鲜肉和新鲜面包。也许他们暗中羡慕那些比较果断的伙伴，能及时逃回家去，不在这浩渺无际的大洋上漂泊。

就这样，航行了20天、30天、40天、50天、60天，始终未见到陆地，而且没有任何接近陆

地的迹象！又过了一个礼拜，然后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100 天了，这比哥伦布横渡大洋的时间多了 3 倍！麦哲伦的舰队在荒漠无垠的汪洋大海上航行了成千上万个寂寞的小时。从 11 月 28 时起，也就是从“希望角”在雾中消失的那天起，他们便一无地图，二无测量数据了。法利罗在国内计算的那些路线没有一个是正确的，麦哲伦认为早已驶过了日本，而实际上只渡了无名大洋的 1/3。

由于洋上风平浪静，他把这个大洋称为“太平洋”，并一直沿用至今。

这种平静实在令人难以忍耐。在死一般的寂静中，这永远不变的单调生活是一种多么残酷的刑罚啊！老是水平如镜的蓝色洋面，老是宁静无风，水平线老是伸展成半圆形，好象水天之间的一条金属链带，它轻轻刺痛人们的心灵。在这 3 艘残破不堪的小船四周没有丝毫生机，它们是这令人窒息的静止中唯一运动的 3 个黑点。除此之外总是广袤无垠的蓝色海洋，总是光亮耀眼的日光，日光下你所看到的永远是千篇一律的景色，而每夜总是那些默默无语、无言以对的点点寒星。

船上狭窄拥挤，周围老是那些东西：船帆、桅杆、甲板、铁锚、大炮、旗杆，还有霉烂的食物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臭味不断从船舱里冒出来。早晨，傍晚和夜间，是一张张因悲观失望变得同样难看的面孔，而且总是要彼此相遇，所不同的是：这些面孔一天比一天更加消瘦不堪。他们的眼睛越陷越深，目光日益黯淡，每过一宿，双颊就更加塌陷，步履就更加缓慢，艰难。这些人几个月之前还是结实、健壮的小伙子，能灵巧地爬上桅杆，不论天气多么恶劣都能去系紧横桁。现在却象幽灵般苍白、瘦削，步履维艰。他们象得了重病一样，在甲板上摇摇晃晃地行走，或者虚弱地躺在自己的床上。

这3艘船离乡远航要去建立人类最伟大的功勋，现在出师无捷，每艘船都是些失去人模样的水手，每个甲板都是一个飘浮的救护站，游动的医院。

在这格外漫长的航行期间，粮食储备急剧减少，处境十分困难。司务长每天给舰队发放的食物，早已象粪便一样臭气熏天。酒已喝尽无余，即使呷一口提神也办不到了。至于淡水，由于日光曝晒，早已在肮脏的皮囊和水桶里变了

味，臭得这些可怜的人只好用手捏着鼻子喝一口润一润冒烟的嗓子。即使这样，一天也只能摊上一次。

面包干加上他们在途中捕到的鱼，是他们唯一的食物。面包干早已变成灰色的腐渣，其中蛆虫麇集，还掺杂着老鼠屎。老鼠也饿急了眼，疯狂地扑向这最后一点剩余粮食。因此人们更加起劲地捕捉这些可恨的动物。水手们愤怒地在各个角落里追捕这些偷吃他们仅有的这点剩余粮的强盗，目的不仅是消灭它们，而且也是为了卖钱，因为鼠肉被认为是一种上等佳肴。谁能捉住一只唧唧直叫的老鼠，他就可以得到半个杜卡特。幸运的买主则贪婪地把这个可憎的东西活生生吞下去。

为了填满辘辘饥肠，为了对付饥饿的折磨，水手们采取了自欺其人的危险办法：他们把锯末掺进面包干碎屑中，从而使很少的口粮在表面上有所增加。

最后，饥饿到了严重的程度：麦哲伦关于吃牛皮的可怕预言变成了事实。牛皮可保护缆索不受磨损。在比加费德的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饿坏了的人如何迫不得已吃牛皮的记载，

他们把这些不能吃的东西变成了能够充饥的食物。

“最后，为了不致饿死，我们不得不吃牛皮。这些牛皮原是包在横桁外面防止缆绳磨损用的。经过年深日久的风吹、雨打、日晒，这些牛皮已经硬得象石头一样，我们只好把一块块的牛皮挂在船舷外面泡上四、五天，使它多少柔软一些。之后，再把它放在煤火上烤熟，拿来充饥。”

不难设想，这些人。虽然饱经风霜受过各种磨练，但即使最坚强的人也经不住这样长时间的饥饿煎熬。由于缺乏新鲜食物，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缺少含维生素的食物，船员中间患坏血病的人日益增加。得这种病的人先是牙床肿，继而开始出血，牙齿活动、脱落，嘴里长满脓疮，最后嘴肿得即使有食物也吞不下去，终于悲惨地死去。而那些幸运的人，饥饿也夺去他们最后一点力气，他们双腿浮肿，麻木，勉强能站立起来，拄着拐棍象鬼影一样在船上走几步，或躺在角落里蜷缩着身子睡一会。

至少有19个人，即剩下的全体船员的1/10左右，在这饥饿的航行期间痛苦地死去。第一个

牺牲的是不幸的巴塔哥尼亚人。这人是船队在巴塔哥尼亚时，为了完成商务院的任务而抓来的“人种”。他身材魁武，膀大腰圆，而且有一双令人吃惊的大脚，水手们都叫他胡安巨人。

他在几个月前由于一下子吃掉半箱面包干，一口气能喝掉一桶水而使全体船员赞不绝口。如今粮食奇缺，所以死神便更容易地与他握手了。

在这没完没了的航行中，能坚持工作的船员日益减少。正如比加费德所说；

“在人们如此虚弱的情况下，三艘船根本无法抗拒暴风骤雨的袭击。如果不是上帝和圣母的恩赐与我们如此美好的天气，我们一定会饿死在这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而无一幸免。”

这支孤独的、由3艘船组成的舰队，在茫茫大海上漂泊了3个月零20天，受尽了人们难以想象的一切苦难，甚至人间最可怕的痛苦，失望的痛苦。可如沙漠中干渴的旅人盼望绿洲一样，他们觉得葱茏的椰子树在迎风摇曳，阴凉的蓝色树形在地上展开，使连日来刺目耀眼的烈日变得柔合起来。他们仿佛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但是当他们竭尽全力，晃晃悠悠地急忙向前去

的时候，幻象消失了，周围又是一片荒漠，而且更加凄凉。麦哲伦的船员就是这样受到了海市蜃楼的愚弄。

一天清晨，桅楼上传来了一声嘶哑的欢呼：巡逻兵发现了陆地、海岛。在这度日如年的漫长航行中这是第一次看到大陆。这些即将饥渴而死的人，象疯子一样拥上甲板，连那些废口袋般横七竖八躺在船上的病号，也勉强支撑着从自己铺位上爬起来。

他们果真驶近一座岛屿。

快，快上小船！激动人心的幻想给他们描绘出一个个晶莹清澈的山泉，他们仿佛觉得喝到了泉水，在树荫下舒适地休息。经过许多周不断的漂泊，他们渴望最终踏上陆地，脚下不再是漂浮在绵绵海浪上摇摆不定的船板。但是，上当受骗了！

他们驶近小岛后才发现，这个岛和离它不远的另一个小岛，原来是光秃秃、荒无人烟的礁石。岛上人兽绝迹，寸草不生。即使在这个令人失望的崖石上逗留一天，也是白白浪费时间！气极败坏的水手们称这个岛叫做“倒霉岛”。他们又向碧水茫茫的大海上驶去。一直往前驶去。亘

古流传的人类苦难和人类顽强不屈的事绩中最可怕、最艰苦的这次航行，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持续下去。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麦哲伦即将全军覆没之时，1521年3月6日，舰队在太平洋上第一次发现了有人居住的岛屿——拉德朗群岛，英雄业绩因此得以流传后世

1521年3月6日。自从舰队驶离麦哲伦海峡进入汪洋大海以来，在这广漠无垠、一碧万顷的海面上空，太阳升起100多次。在同样茫茫无际，残酷无情的碧海上空，它又落下100多次，昼尽夜至，夜去昼来也有100多次。这时，桅楼上又发出了欢呼声：

“陆地！陆地！”这一声喊得好，也该是时候了！如果再在这荒漠的大海上航行两三天，后人对这一英雄业绩大概就一无所知了。这座漂浮的的坟墓，载着饿得半死的船员，将随风漂流，最后被海浪淹没或触礁下沉。

但是，感谢上帝，新发现的这个岛屿，是个有人居住的海岛，这里可以找到救命的活水。

舰队刚一靠近海湾，未等降下船帆，已经有许多“卡奴”——涂着五颜六色的小船，船帆是用椰子树叶编成的——迅速向大船划过来。一群赤身露体、纯朴天真的自然之子，灵活得象猴子，顿时爬上船舷。

他们根本不懂任何道德礼仪的约束，上船后看见什么拿什么。转眼间，船上的东西好象被魔术师的帽子一罩，就无影无踪了；甚至“特里尼达”号小的小船也被砍断缆绳不翼而飞了。他们心安理得，丝毫不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不轨而不好意思，欢天喜地地拿着轻易得来的这些财宝急忙返回岸上。这些天真无邪的土著认为，把两三个闪闪发亮的小玩意别在头发上是如此自然和顺乎情理，这正如西班牙人、教皇和国王将这些尚未发现的岛屿连同岛上居民早已宣布为信奉基督教帝王的合法私有财产一样自然和顺乎道理。

麦哲伦即使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对这种不出示任何国王或教皇诏书的抢劫，也实难容忍。他不能任凭这些眼疾手快的强盗把他的小艇据为己有。这小艇还是他在塞维利亚用 3937.5 麦拉魏第买的，在这远离祖国数千里之遥的异地，

它更是一个无价之宝。第二天，他派了 40 名武装水手上岸夺回小艇，并对岛上土著狠狠地教训了一番。

水兵们烧毁了几处茅屋，但并未发生真正的搏斗。因为这些可怜的岛民对屠杀技术一无所知，甚至当西班牙的箭射入他们流血的身体时，他们还未明白这些带着羽毛，从远处飞来的细杆子怎么能刺穿皮肉，使他们痛不可忍。他们惊恐万状，想把箭拔出来，抓着露在外面的箭杆晃来晃去，依然无用，最后只好仓皇逃去，进了密林之中，离开这些可怕的白人强盗。

现在这些饿坏了的西班牙人终于能够给干渴的病号弄到清水，搞很多吃的东西。他们闯入土著遗弃的房屋，见什么拿什么，把鸡、猪和各种果实抢劫一空。在他们互相抢劫之后，这些文明的强盗为了诽谤当地土著，给这些岛屿起了一个污辱性的名字“强盗群岛”（拉德朗群岛），并永载史册。

不管怎样，这次袭击却拯救了这些饿得要死的人。3 天的休息，抢来的大量食物——各种果实和鲜肉，还有澄清的活命泉水使全体船员恢复了体力。但在以后的航行中还是有几个由

于虚弱已极而死去了，其中有一个是船上唯一的英国人。还有几十个水兵仍然病势沉重，卧床不起。

但是最可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们重新振作精神，向西驶去。一周以后，3 月 17 日，远处又出现了一座岛屿，在它旁边还有一个小岛，命运不再捉弄他们了。他们认为这一定是马鲁古群岛。

欢呼吧！狂欢吧！他到达目的地了！

尽管麦哲伦迫不及待地想赶快弄清事情的真象，但他并没有草率盲动。他没有在两个岛中较大的苏鲁安岛停泊，而选择其中较小的，比加费德称之为“胡穆奴”的岛屿抛锚下锭，因为这个岛上无人居住。船员中病号太多，麦哲伦认为最好避免同土著接触。首先应该让大家恢复健康，然后再去谈判或战斗。

大家把病人抬到岸上，给他们喝泉水，还把从“强盗群岛”上抢来的一头猪宰了给他们吃。首先要充分休息，不采取任何冒险行动。但时隔不久，就在第二天的下午，有一只小船从小岛那边驶过来，船上的土著亲切挥手致意。他们带来了许多船员从未见过的鲜果，连见过世面的比

加费德都赞不绝口：这是香蕉和椰子。水果的甜美汁液使病人起死回生。热闹的船员用两三个叮哨作响的小玩艺儿或者玻璃珠子可换到鱼、鸡、椰子酒、柑桔以及各种各样的果子和蔬菜。他们不论是有病还是没病，几个月以来这是第一次吃饱喝足。

一开始麦哲伦高兴极了，以为他此次旅行的真正目的地——“香料群岛”已经到达。事实上他到的并不是马鲁古群岛，他抛锚下锭之前并未弄清这是什么地方。如果这是马鲁古群岛，那么他带来的那个奴仆亨利就该懂得当地土著的语言。但这不是他同部族的人，就是说他们偶然来到了另一个地方，另一个群岛。

又由于计算上的错误，麦哲伦在太平洋上行驶的航线距离应走的路线偏北 10 度。这一失误却使他有所发现。正是由于这条太偏北的错误路线，麦哲伦没有找到马鲁古群岛，然而却找到一群无人知晓的岛屿，这些岛屿在他之前没有一个欧洲人提到过，谁也不知道有这么一群岛屿。

在寻找马鲁古群岛的过程中，麦哲伦发现了菲律宾群岛，从而为查理国王开辟了一个新

领地。这块领地较之哥伦布等人所发现和征服的所有其他土地，由西班牙国王管辖的时间最久。

麦哲伦这个意外的发现也给他自己弄到了一块领地。因为根据协定，他如果能发现6个以上的岛屿，其中两个就归他和法利罗所有。昨日的乞丐，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冒险家，一夜之间竟成了自己领地的世袭总督，而且今后的这些新殖民地提供的全部收益也将永远有他一份，也就是说，他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富豪之一。

经过几百个黯淡无光、徒劳无益的日子之后，这奇妙的一天，这奇妙的命运转折，终于来临！除了土著每天从苏鲁安岛给这个临时医院送来的丰富、新鲜、有营养的食物以外，安然无虑的心情也具有治疗作用，使病人精神焕发。在这个静谧的热带群岛上经过9天的精心护理，几乎所有的病人都恢复了健康，麦哲伦可以着手对临近的马索华岛进行考察了。

在最后一刻，还发生了一件令人沮丧的事件，几乎使麦哲伦幸福的喜悦黯然失色。麦哲伦的朋友、历史学家比加费德酷爱钓鱼，他在俯身垂钓时，不慎落水，而且无人察觉，环球航海的

历史也差一点葬身海底，因为可怜的比加费德看样子是不会游泳，他觉得只好束手待毙。幸亏在千钧一发之际，他抓住船上垂下来的一根缆绳，随即大声呼喊，大家才赶快把我们不可缺少的历史学家救上船来。

舰队到达菲律宾群岛，麦哲伦从马来亚买来的奴仆亨利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绕地球一周重返故乡的人。几千年来哲人贤者的推论，博学之士的设想，现在由于麦哲伦的英雄创举而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地球是圆的

这一次扬帆起航，个个欢天喜地。大家都知道：他们已经越过了可怕的大洋，凶多吉少的浩渺海洋，再不会使人感到苦恼、抑郁不欢。他们只需要再航行几小时，几天就行了，因为现在一些无名岛屿的模糊轮廓已经在船的左右不时出现。

最后在第四天，3月28日，复活节前的星期四，舰队在马索华岛抛锚下锭，做最后一次休息，然后便驶往久寻不见的目的地。

马索华是菲律宾群岛上一个不出名的小岛，在一般地图上只有借助放大镜才能找到。麦哲伦在这里经历了又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时刻。在他备遭磨难的一生中，总有一些幸福的瞬间，象火花一样突放异彩，为顽强、艰苦、百折不挠所度过的无数孤独、忧患岁月而给予慷慨的报答。

三艘外国大船刚一驶近马索华岛，就有许多岛民成群结队地跑到岸上，好奇地等待着新来的客人。

麦哲伦自己并未上岸，为了谨慎起见，他把他的奴仆亨利事先作为联络人送上岸去。他认为土著信任黑皮肤的人，胜过奇装异服全副武装的大胡子白人。这种想法不无道理。

这时发生了件意想不到的事。半裸体的岛民们吵吵嚷嚷地将上岸的亨利团团围住。这个马来亚奴隶十分注意地听了听土著说的话，他听懂得了个别词句，他明白这些人对他说的什么，问的什么。许多年前他被掳走，离开故乡，现在这是第一次听到自己民族的语言。

这是一个值得永远的难忘的时刻，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自从地球在宇宙中旋

转以来，人们破天荒第一次绕地球一周，重返家乡。

他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奴隶，这无关紧要，问题不在于这个人，而在于这个人的遭遇。关于这个低贱的奴隶，我们只知道他被俘后起名叫亨利，在苏门答腊岛被人用鞭子赶着踏上了遥远的旅途，经过印度、非洲被强行带到里斯本，带到欧洲。

他是地球上无数居民中第一个经过巴西、巴塔哥尼亚，飘洋过海，又回到说他本族语的故土；他接触过成百上千语言各异的民族和部落，第一个环绕地球一周之后，重又回到本族人民中间，当地人讲的是他能听懂的语言。

此时麦哲伦心中豁然开朗：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他的事业已经告成。他现在又从东方进入了马来语地区。12 年以前，他正是从这个地区往西航行，过了不久，他就可以把亨利安然无恙送回马来亚——他买亨利的地方。

这一决定将发生在明天，还是更晚些时候，到达这些岛屿的是他，还是另外一个人，这都无关紧要。当有史以来首次证明一个人在海上不断航行，不论是朝着太阳，还是背着太阳，最终

一定会回到他原来出发的地方时，他的功绩就已基本完成。

几千年来哲人贤者的推论，博学硕儒的设想，现在由于一个人的英勇顽强精神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地球是圆的，因为有一个人绕地球航行了一周。

马索华岛上度过的这些天，是此次航行中最幸福的日子，是船员们安闲休息的日子，麦哲伦的运星已升到顶点。

再过3天，复活节的第一天，也是圣胡利港不幸事件一周年。那时，他不得不用利剑和暴力去镇压阴谋叛乱。从那时起又经历了多少不幸，多少痛苦，多少磨难啊！无法形容的恐怖已一去不复返：那些可怕的饥饿、苦难的日子，那些在无人知晓的茫茫海洋上的暴风雨夜晚，几个月几个月地折磨他的那种可怕的犹豫不决，以及对他率领舰队走的航路是否正确的不断怀疑，这些最大的痛苦都已成为过去。舰队成员之间残酷的内讧已彻底制止，这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一次可以在复活节的第一天庆祝死者的真正复活。

现在无数危险已烟消云散，他的功绩发出

了灿烂的光辉。多年来麦哲伦倾注了全部精力和全部劳动的伟大不朽事业终于完成。麦哲伦找到了通向印度的西路航线，他发现了前人所不知晓的陆地和海洋。他是开天辟地以来首次顺利横渡这个无人知晓的大洋的第一个人，第一个欧洲人。他遍历天下，比过去任何一个人走得都远。

在可靠的领航员的带领下，再用几天时间即可到达世界上最富足的马鲁古群岛，从而实现他对国王许下的诺言。剩下的这些路途和他业已胜利完成的英雄事迹相比，是多么微不足道，多么轻易而举啊！到了马鲁古，他将投入挚友谢兰的怀抱，感谢这位朋友鼓舞了他的勇气，给他指明了道路。然后他将载满香料，经过印度和好望角回归祖国。这条路他非常熟悉，每一个海港，每一个海湾，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从地球的另一面回家，回西班牙，头戴永不凋谢的桂冠，以一个胜利者，以一个富豪，一个世袭总督的身分凯旋荣归。

因此，现在勿需匆忙赶路，勿需急躁不安：可以尽情地享受一下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终于达到目的的喜悦。这些洋洋得意的勇士们在这

惬意的港湾中安静地休息。

美丽如画的自然风光，清新宜人的气候，热情洋溢的土著居民给船员们提供了最好的休整条件。这些土著正处在原始的黄金时代，爱好和平，无忧无虑，怡然自得。这些未开化的自然之子，过着闲散的安逸生活，他们喜欢享受吃喝的快乐。

现在真象童话中说的那样：这些精疲力尽的船员不久前还想方设法用锯木屑和老鼠填满辘辘饥肠，现在却突然来到一个令人心醉的天府之国。他们抑制不住新鲜味美的食物的诱惑，甚至最虔诚的从来也不忘记感谢圣母圣父的比加费德，在这里也犯了破坏教规罪。

星期五，而且是复活节前的星期五，麦哲伦派比加费德到岛上的土王那里去。土王卡里兰隆重地把他迎接到自己家竹棚底下。那里，一口大锅里正在炖猪肉，又肥又香，发出咕咕响声。由于盛情难却，也许是由于贪食，比加费德犯了教规：他经不住扑鼻肉香的诱惑，竟在这个最严格、最神圣的斋戒日饱餐了一顿香喷的猪肉，开怀畅饮了一通椰子酒。

酒饭刚一结束，饥不择食的麦哲伦的使者

们刚把肚皮填饱，土王又请他们到自己茅舍再次赴宴。比加费德写道，客人们盘腿而坐“就象裁缝做活时的姿势”，开始第二次酒宴：霎时间摆上许多盘子，盘子里装得满满的熏鱼和采集来的鲜姜，还有一坛子一坛子的椰子酒。于是这些罪人们又继续犯罪。

这还不够！没等比加费德和他的同行者吃完这顿饭，土王的儿子又前来欢迎他们。为了不失礼貌，他们不得不再次参加宴会，这已是第三次了。在这次宴席上，为了换换花样，端上来的是炖鱼和加了许多香料的米饭；席间还频频举杯，比加费德的一个同伴喝得酩酊大醉，走路东倒西歪，说话语无伦次，人们只好把他架到席子上睡一觉，让这个欧洲人从“菲律宾”的酒劲儿中苏醒过来。而且我们可以断言，他一定做了许多美梦。

岛民们也兴奋异常，不亚于这些饥饿的客人。从大洋彼岸来的这些人多么奇特！他们带来的礼物又是多么珍贵！光滑的镜子，对着镜子可以看见自己的鼻子。闪光锃亮的刀子，沉甸甸的斧子，一下子可以放倒一棵大椰子树。多么漂亮的火红色帽子和土耳其服装，现在他们的土王

也穿上了这种漂亮衣服。发亮的铠甲好极了，穿上可以刀枪不入。

按上将指示，有一个船员披上铠甲，让岛民们向他射箭，小小的骨箭虽然雨点般射来，但他们却听到毫无损伤的士兵披着盔甲哈哈大笑，戏谑不止。这简直是魔法妖道！

这个比加费德够神了，他手里拿着一根细棍儿，或者一根羽毛，谁跟他谈话，他就用根羽毛在白纸上画黑符号，然后能把你两天前说的话一字不差地重复一遍！

在所谓复活节的那天，这些白皮肤的神人举行的仪式有多么奇妙！他们在海岸上垒起一个叫做祭坛的奇怪建筑。上面竖着一个大十字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然后两人一排，舰队长官和另外50个人，个个都穿上最好的衣服，走到祭坛前面。当他们在十字架前跪下时，船上突然电光一闪，在明朗的碧空之下隆隆雷声掠过海面，传到远处。岛民们认为这些绝顶聪明、威力无穷的异族人在岛上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神效的，所以他们腼腆地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也象他们那样跪下，象他们那样吻十字架。当麦哲伦答应在他们岛上竖一个这样大，从海上老远

就能看到的十字架时，他们高兴地向他表示感谢。

这几天他们取得了双重收获：岛上的土王不仅成了西班牙国王的同盟者，而且也成了他的教友。不仅西班牙国王获得了新领地，而且这些有罪的奴隶，这些自然之子的灵魂，从此也皈依了教会和耶稣基督。

这些日子他们在马索华岛上过的是安闲的田园生活。麦哲伦，休息得够了！船员们已养精蓄锐，生气勃勃，现在该让他们回国了！为什么还要迟延，你已经完成了自己时代最伟大的发现，多发现一个岛屿对你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只要驶抵“香料群岛”，你就完成任务，实现了自己的誓言。那时你就可以返回家乡。那里，你的妻子正在等待着你，盼望把你走后生的儿子抱给父亲看看！回家吧，去揭穿那些恶毒诬蔑你的叛乱分子！回家吧，让全世界都知道：勇敢的葡萄牙贵族，坚定、忘我的西班牙舰队有何作为！不要让你的朋友们久等，不要让那些相信你的人发生怀疑！回家吧。

麦哲伦，返航回家吧！

但，一个人的天才同时也是他的灾难。麦哲

伦的天才是：能持久忍耐，善于等待和沉默。他的责任感胜过他凯旋荣归接受新旧世界统治者封赏的愿望。

他过去不论做什么事，都要精心准备，有始有终。这次也不例外，在离开他所发现的菲律宾群岛之前，他想对它作些调查，使其成为西班牙国王巩固的领地。

麦哲伦的责任感很强，他不能满足于一个小岛的发现和归属。由于人力不足，他不能在这些地方留下政权代理人和贸易经理人，所以他想和岛上最有实权有实力的土王签订条约，就象同势力不大的卡兰布签订的条约一样。他要到处升起卡斯提利亚的旗帜，竖起天主教的十字架，作为永久政权的象征。

土王告诉麦哲伦，群岛中最大的岛屿是宿务岛。于是麦哲伦要求给他派一名可靠的领航员领路。土王表示愿意亲自前往为舰队带路。要在船上安排这样一位土王当领航员，势必要把出发时间推迟一些，因为在征集稻米期间，卡兰布大吃大喝，直到4月4日舰队才得以在这位卡冈都亚的追随者的带领下出发。舰队船只离开了这个乐园般的小岛。在他们穷途末路之际，

这座小岛给了他们无限温暖。他们行驶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驶过一个又一个引人入胜的大小岛屿，径直向麦哲伦自己的选定的那个岛屿驶去。因为，忠诚的比加费德沉痛地说：“这是他悲惨的命运所注定的。”

第八章　在劫难逃

麦哲伦惯用和平渗透的方式，征服和统治新发现的土地。在宿务岛，他用这种方式几天之内便使土王及其臣民自愿加入基督教，归顺西班牙。

1521年4月7日，经过三天航行之后，舰队驶近宿务岛。沿岸村庄林立，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岛屿。

土王卡兰布信心十足地把手一挥，将舰队径直引向坐落在岸边的都城。

麦哲伦举目往港内一看，立即意识到将与之打交道的统治者在级别和文化程度上都高于卡兰布。因此必须先给他们来个下马威，使其知道舰队有雷霆万钧的神力。于是麦哲伦下令鸣

炮致意。

一声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雷，象往常一样使这些自然之子惊恐万状。他们乱喊乱叫，四散奔逃，躲避这些外国人。

麦哲伦立即派他的翻译亨利上岸执行外交使命：告知岛上的土王，这一声响雷决不表示敌意，恰恰相反，这是他们英武的上将大显神威，向强大的宿务土王致敬。这支船队的统帅本人是一个奴仆，不过是至高无上的世界主宰者的奴仆。他遵照世界主宰者之旨令，横渡地球上最大的海洋，驶往"香料群岛"。乘此机会他希望顺便对宿务岛土王进行一次友好访问，因为他在马索华岛上对宿务土王的聪明才智和殷勤好客均有耳闻。这位威力强大的舰队统帅，准备给土王观看罕见的贵重商品，并同他进行实物交易。他根本不打算在此久留，在表明友谊之后，他将立即离开岛屿，决不给英明强大的土王增加任何麻烦。

但是这位叫做谢布·胡马波那的首长，根本不象强盗群岛上的那些赤身露体的原始野人，他已经吃了智慧果，深知钱的用途和价值。这位居住在世界另一端的黑皮肤首长，是一个

讲求实际的经济学家。他也许是学来的，也许是独出心裁制定了一种高度文明的法令——凡在他港湾中进行贸易者必须交税。

这个老练的商人既未被炮声吓倒，也未受翻译花言巧语的迷惑。他冷冷地对亨利说，他不拒绝外国人在他的港湾停留，甚至希望和他们建立贸易关系，但是每艘船必须交停泊费和贸易税。如果伟大的船长，3艘外国大船的统帅愿意在此地进行贸易，那就让他按规定纳税。

奴仆亨利心中明白，他的主人，王国舰队的上将，圣地亚哥奖章获得者是不会同意向这样一个小小的土王纳税的。如果同意纳税，那无疑是承认该岛的独立和自主，而西班牙根据罗马教皇的谕令，早已将该地视为自己的领土。所以亨利一再劝说胡马波那破例不要征税，免得激怒有雷霆万钧之势的统帅。但是贪婪的土王坚持不让。首先要交钱，然后才能谈友谊。首先必须纳税，在这方面没有例外：他吩咐把刚从暹罗到此，业已纳税的伊斯兰商人请来，证实不说一不二。

这位摩尔商人闻讯赶来，吓得面如土色。他一见这几艘鼓满风的帆上画着圣地亚哥十字的

大船，就知道事情不妙，真是大难临头。在这东方最幽静的角落，原可以不受这些强盗的祸害，老老实实地做买卖，现在连这个地方也被这些基督徒发现了。现在他们这些杀人凶手，这些伊斯兰教的凶恶敌人带着大炮和洋枪到这里来了！和平贸易从此就算完了，赚钱盈利也随之结束！他急忙低声嘱咐土王说，千万要小心从事，不要和这些不速之客发生冲突。要知道，这就是那些掠夺、占领卡利卡特、印度和马来亚的人，任何人也抵挡不住这些白皮肤的魔鬼。

这次会见使圆周又合拢了：在地球的另一端，在其他星座的照耀下，欧洲人的殖民地连接起来了。

到目前为止，在麦哲伦往西航行的过程中，几乎所到之处均无欧洲人的足迹。他所遇到的土著，没有一个听说过白种人，没有一个人看见过欧洲人。甚至在达·伽马登上印度海岸时，还遇到一个阿拉伯人同他说葡萄牙话。两年以来麦哲伦从未被人认出：仿佛他们这些西班牙人是在空无一人的星球上旅行。可是在这里，地球的另一面，欧洲人重新面对面地碰上了一个知道他们底细的人，终于识破他们目的的人：从他

们的欧洲世界越过重洋、架起一座通往这些新世界的桥梁。

圆周合拢了：再过几天，再走几百海里，麦哲伦就可以在分别两年后重新见到欧洲人，见到基督徒，见到他的朋友和教友。如果他还要怀疑目的地是否果真在眼前，那么现在得到了证实：一个半球同另一个半球合到一起了；不可能的事实现了：他围绕世界环行了一周。

摩尔商人的警告对土王谢布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他心里害怕，便马上放弃了自己的要求，并邀请麦哲伦的使者赴宴以示友好。宴席上盛食物用的不是竹篮，也不是木盆，而是从中国运来的瓷器，从马可·波罗所描绘的那个中国运来的瓷器。这是第三个无可置疑的证据，说明这些西班牙人现在距马鲁古和印度已近来咫尺，西班牙人已经接触到东方文化的边缘。哥伦布的幻想——由西路到达印度——终于成了现实。

外交事宜办妥之后，便开始了正式礼仪往来和商品交换。比加费德作为全权代表被派上岸去。土王宣称准备永远做威力无比的查理国王的盟友。

麦哲伦竭尽全力保持和平。其实麦哲伦在整个航行期间，他都尽量采用渗透的方式去统治由他们发现的土地，始终不渝地坚持用和平途径，而不用强制手段或流血暴力促使这些新地区归属西班牙。他这种始终一贯的人道主义倾向，使他在道德方面比同时代的其他一些征服者声誉更高。麦哲伦生性严峻而冷酷——他对船长叛乱事件的处理足以说明这一点；他使舰队始终保持铁的纪律，他从不知道宽恕和怜恤。如果他有时确实是冷漠无情，那也必须承认，他并不是一个残酷的人，他从来不对土著进行野蛮的屠杀。直到临终前，麦哲伦始终无条件地恪守他和所有土王的一切协议。这种正直诚实作风是他最好的利器，并将成为他永世不朽的荣誉。

为了满足双方进一步的要求，实物交易开始了。岛民们最感兴趣的是铁，这种坚硬物质最适于制造刀剑、枪矛和铁锹。那些质地较软的黄金，在他们眼里却不如铁贵重。所以他们兴高采烈地用金子去换铁，就象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那种情况一样，岛民们换14磅这种在欧洲几乎分文不值的金属，要用15磅金

子。

麦哲伦担心船员们疯狂地换金子会使岛民意识到金子的真正价值，从而使欧洲人带来的商品贬值。麦哲伦希望保持由于土著的无知而造成的这种优势。但他在其他方面却严格监护，卖给宿务岛居民的货物，斤两尺寸上不得有丝毫差错。这个有远见卓识的人所关心的不是这点意外的利润，他认为重要的是建立贸易关系，同时笼络这个新开发地区的人心。事实又一次证明他这种想法是正确的：过了不久，土著们就对这些彬彬有礼而又实力雄厚的外国人深信不疑，以至土王及其大部分臣民都自愿加入基督教。

其他西班牙征服者们借助铁与火的力量，通过血腥镇压和严刑拷打，需要几年时间才能达到目的。笃信上帝但又反对宗教狂的麦哲伦却在几天之内顺利地达到了。关于麦哲伦在和土著民族交往中所表现的那种忍让和人道主义精神，比加费德这样记述：

“上将对他们说，不要因慑于我们的威力或讨好我们而加入基督教。如果他们想入教，只有自觉自愿，热爱上帝。但是如果他们不愿意改信

基督教，也决不加害于他们。入教的人当然会受到更好的待遇，于是他们异口同声地喊道，他们入教并非慑于威力，也不是逢迎献媚，完全是自愿的。他们把自己交给他，希望他象对待自己的下属一样对待他们。之后，上将两眼含着热泪，拥抱他们，并且握着王子和马索华土王的手说，他以笃信上帝，效忠国王的赤胆忠心发誓，坚定不移地维护他们和西班牙国王间的永久和平，而他们也向他做了同样保证。”

在第二个星期日，1521 年 4 月 17 日，麦哲伦的幸福象灿烂的晚霞射出最后的光辉——西班牙人庆祝了他们最伟大的胜利。在城里市场上搭起了五彩缤纷的华盖。华盖下铺着从船上拿来的地毯，上面摆了两把包着法蓝绒的椅子——一把给麦哲伦，另一把给土王。华盖前面搭了个祭坛，祭坛上灯火辉煌，从很远就可看见。祭坛四周熙熙攘攘地挤满无数黑人，等待那即将出现的奇观。

按照精心巧妙的安排，在这之前麦哲伦从未在岸上露过面，一切谈判均由比加费德代表，这就使麦哲伦今天的出场显得分外隆重。他前面是 40 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接着是一名旗手，

高举查理国王的丝绸旗，这就是在塞维利亚大教堂中授给上将的那面旗子，这面旗是头一次在西班牙新领地上空飘扬。

麦哲伦安祥而威严，在军官们的簇拥下缓步走来。

他刚一登岸，船上就炮声大作。观众听到炮声，四散奔逃。

但是因为土王仍若无其事地坐在椅子上，所以他们又急忙跑了回来，兴奋而惊奇地注视着广场上竖起的巨大的十字架，他们的土王和王子以及其他一些人垂下头接受“神圣的洗礼”。

麦哲伦以教父的身分给土王起了一个教名“查理罗斯”代替他原来那个多神教的教名“胡马波那”。王后长得非常漂亮，即使在当今时代也满可以在上流社会出入，因为她早在400年以前就已超过了她的欧洲和美洲姐妹：嘴唇和指甲都涂得红艳艳的。她如今则改名为胡安娜。两位公主也取了西班牙名字——伊萨贝拉和卡达琳娜。

宿务岛和邻岛上的权贵们当然也不愿意落在他们的土王和首领的后面，纷纷前来受洗，舰

队神父一刻不停地一直忙到深夜，受洗的人达数百人之多。

关于这些神奇的外来人的消息不胫而走。次日，其他岛上的土著闻知这位外来的魔法师的玄妙的洗礼仪式，成群结队地来到宿务岛。几天之后，群岛上所有土王都宣誓效忠西班牙，都俯首接受了洗礼。

一切都异常顺利。麦哲伦的所有目的均已达到。海峡找到了，地球的另一面也考察了。新发现的一些最富绕的群岛已归西班牙国王所有，无数多神教的信徒改信了救世主；所有这一切——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没有流一滴血就得到了。

这是上帝保佑他的奴仆。上帝使他摆脱了任何人都未曾经受过的沉重灾难。现在他充满一种近乎虔诚的信心，在备受磨难之后，他还会遭受什么磨苦？在大获全胜之后，还会有什么能使他的事业毁于一旦？他谦逊地深信，他为上帝和国王的荣誉而承担的一切任务定能完成。

正是这一信念才使他难逃劫运。

为了永远保持西班牙对菲律宾群岛的统治，麦哲伦晋升第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土王为其他众土王之首，并亲自讨伐拒不从命的小小的马坦岛。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在最辉煌的胜利时刻，在同一群赤身裸体的岛民的小冲突中，毫无意义地死去

麦哲伦事事顺利，仿佛天使在给他指明道路。他已经使一个新国家归顺西班牙国王，但是如何为国王保持住占领的土地呢？他不能在宿务岛上久留，正象他不能把所有岛屿全部征服一样。

麦哲伦一向深虑远谋，想的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认为要巩固西班牙对菲律宾群岛的统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晋升第一个天主教土王查理罗斯——胡马波那为其他众土王之首。西班牙国王的盟友，宿务岛的查理罗斯土王必须从此享有比其他土王都高的威望。如果有人敢反对他的统治，麦哲伦答应给他武装援助进行镇压。这种作法不是轻举妄动，而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政治措施。

恰巧就在这几天，提供援助的机会来了。宿务岛对面有一个很小的马坦岛。岛上的土王西拉布拉布就是对宿务岛的统治者不服。这一次便禁止他的岛民给查理罗斯——胡马波那的客人提供粮食。

也许这种敌视的行动不无原因：在他的岛上曾发生过流血冲突，并烧毁了几座茅屋——大概是船员们长期被迫节欲后，疯狂追逐女人引起的。所以，西拉布拉布希望尽快摆脱外族人也是很自然的。

麦哲伦却认为他对待胡马波那的客人如此不友好，这正是显示自己威力的一个很好机会。不仅宿务岛的统治者，而且周围各岛上的土王，都要亲眼看到降服于西班牙人是明智的，反对这位雷公的人将受到残酷的报复。这一场流血不多的小表演比任何言词更有说服力。于是麦哲伦问胡马波那，愿不愿意用火器教训一下这个顽固的土王，以便一劳永逸，让其他人从今以后再也不敢不尊敬他。

说也奇怪，宿务岛土王对此计划并不感兴趣。也许他担心在异族人离开后，他属下的部落会立即起来反对他。

谢兰和巴尔波查也劝上将不要采取这毫无必要的行动。

麦哲伦并不想真正使用武力。如果这个敌对的土王自愿求和，那对他和所有人都好。麦哲伦一向对不必要的流血冲突切齿痛恨，反对武力征服，所以他首先派他的奴仆亨利和摩尔商人去见西拉布拉布，提出诚心的和平建议。他只要求一点：马坦岛的统治者必须承认宿务岛土王的权力和西班牙的最高统治。如果西拉布拉布同意，西班牙人将和他友好相处；如果他拒绝这一最高政权，那么他将会尝到西班牙枪矛的厉害。

但是土王回答说，他的人民也有枪矛。虽然他们的枪矛是竹子和苇子做的，但枪头经过烈火冶炼得很不错，西班牙人可以亲自试一试。

得到如此傲慢的回答后，麦哲伦这个西班牙威力的代表人无路可退，只有一个办法——诉诸武力。

在这次小小军事行动的准备过程中，麦哲伦有生以来第一次忽略了他自己的最大特点——谨慎细致和深谋远虑。好象这个遇事考虑周密的人，第一次轻率地冒险行动。宿务岛土王

业已宣称将为这次出征给西班牙人提供1000名土著士兵，而麦哲伦从自己这方面也很容易抽调150名水兵。毫无疑问，这个连一般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区区小岛的土王定会一败涂地。但是麦哲伦并不想屠杀岛民，他认为这次出征有另外一个尤为重要的目的：这就是维护西班牙的威望。主宰新旧世界的国王的上将认为，派重兵攻打这些穷得家徒四壁的黑种人，以优势兵力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岛民是有失尊严的。麦哲伦追求的是相反的目的：实地证明，一个装备精良、身披盔甲的西班牙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打败100个赤身露体的野人。这次讨伐的唯一目的，是使各岛居民相信西班牙人刀枪不入，威力无穷的神话。

几天前在旗舰上给马索华和宿务岛土王表演的那出滑稽戏是为了让大家开心，当时20个土著岛民用枪矛棍棒一齐对准一个身披盔甲的西班牙人猛打猛刺，西班牙人却安然无恙。而现在要在更大范围内借这个不驯服的土王的例子来证实这一点。仅由于这种纯精神方面的考虑，平素谨慎小心的麦哲伦没有率领他的全体人员，只带了60名水兵，而且吩咐宿务岛土王率

援军留在小船上不得介入，只是作为证人，作为旁观者出席观看这一足资垂训的场面，看看60名西班牙人是怎样制服群岛上所有土王和酋长的。

难道这个经验丰富、老谋深算的人这一次会估计错误？绝对不是。从历史观点来看，60名身披盔甲的欧洲人对付1000名赤身露体、手持鱼骨枪头长矛的土著，这样一种力量对比根本就不算荒谬。科尔特斯和皮萨罗就曾经带领四、五百名士兵战胜了几十万墨西哥人和秘鲁人，征服了好几个国家。与此相比，麦哲伦对这个弹丸之地的小岛进行讨伐，只不过是场军事游戏而已。

虔诚的天主教徒麦哲伦每次采取果敢行动之前都命令全体船员共进圣餐，这次他却没有这样做。这足以说明麦哲伦没有想到有危险，麦哲伦以为只要放两三炮，狠狠轰击两三下，西拉布拉布的可怜士兵就会抱头鼠窜。到那时，兵不血刃即可在这里胜利地建起西班牙不可摧的强大政权并世代相传。

1521年4月27日，星期四夜晚。当麦哲伦率领他那60名士兵登上小船准备穿过狭窄的

海峡往小岛驶去时，在一家茅屋顶上落了一只从未见过的奇怪的黑鸟，样子很象乌鸦。突然之间全岛的狗都狂吠起来。西班牙人迷信的程度，并不亚于这些纯朴的岛民，他们恐惧地用十字旗将自己遮盖起来。难道一个从事世界上最大胆的航行的人，能因为附近有个乌鸦叫，就放弃同赤身露体的土王及其不堪一击的士卒们的战斗吗？

也是命该如此，这个土王发现沿岸独特的地形是他可靠的屏障，由于密密层层的珊瑚礁，小船不能靠岸。这样一来，西班牙人最厉害的武器一上来就失灵了。西班牙人原以为致命的火炮一响，土著就会狼狈逃窜。60名全副武装的西班牙士兵，事先并未估计到炮火掩护在此不起作用，在麦哲伦带领下纷纷跳入水中。据比加费德记述，麦哲伦“象一个慈祥的牧羊人，领着他的羊群”。他们在齐腰深的海水中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到达岸边。

岸上有无数土著狂喊乱叫，挥舞盾牌，早已等候多时。双方顿时短兵相接。

对这次战斗的描述，比加费德的记载要算最为翔实可靠，他本人也受了严重的箭伤，直到

最后一刻也不曾离开他敬爱的上将。他写道：

“我们跳入齐腰深的水中，走了约有两箭地远，我们的小船由于礁石密布无法跟随我们前进。岸上约有一千五百名岛民分成三队严阵以待，我们一上岸，他们就狂喊乱叫扑了过来。两路攻我们侧翼，一路迎面冲来。上将命令我们兵分两路。我们的火枪手和弓弩手从远处船上射了半个小时，但毫无用处，因为距离遥远，他们的枪弹、箭和标枪穿不透野人的木盾，只能擦伤他们的手臂。

“于是上将大声下令停止射击，显然是想节约弹药准备决战。但是他的命令未能执行。岛民们看到我们的射击几乎或者完全不能伤害他们，便不再退却。他们喊声震天，左跳右跳地躲避我们的射击，靠盾牌的掩护逐渐向我们围拢，弓箭、镖梭、长矛、石头、泥块一齐飞来，打得我们难以招架。有几个岛民用带铁头的长矛向上将投来。

“为了威胁土著，上将派出几个士兵放火烧了他们几座茅屋。但这更加使他们愤怒若狂。一部分野人向着火的地方跑去，此时已有二、三十座茅屋付之一炬，他们就地打死了我们两名士

兵，其他岛民更加凶猛地向我们扑来。他们发现我们的铠甲只能保护身体，双腿却露在外面，于是便向我们腿部射箭。一只毒箭中了上将的大腿，他不得不下令慢慢地一步步撤退。但此时，我们所有的人几乎都开始仓皇奔逃，上将身边只剩七八人，他已腿瘸多年，显然撤退较慢。这时梭标和石头从四面八方向我们纷纷投来，我们已无法抵挡。船上的大炮也无济于事，因为沿岸水浅，小船不能靠近。

“我们顽强地且战且退，离岸已有一箭之地，水深没膝。但岛民们仍穷追不舍，他们从水中捞起用过的标枪，这样一根标枪可以用五六次。他们得知谁是上将以后，便集中力量向他瞄准，他们已两次打掉他头上的钢盔。他带领几个船员象勇敢的骑士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打算再继续退却。

“我们就这样战斗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一个土著用竹矛刺中了上将的脸。他勃然大怒，立即把自己的长矛刺进了这个野人的胸部，矛头扎在死者身上拔不出来了。他正要拔剑再战，但已来不及，敌人用梭镖打中了他的左手，再也不能动弹。

“土著们见此情景，蜂拥而上。一个岛民用刀砍伤了他的左腿。麦哲伦倒在地上，这些岛民们向他猛扑过来，用长矛和其他各种武器一齐向他刺来。他们就这样杀死了我们心中的明镜，我们的光明，我们的安慰，我们忠实的首领。”

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在最光辉的伟大胜利时刻，在同一群赤身裸体的岛民的小冲突中，毫无意义地牺牲了。这位征服了大自然，抗住了暴风雨，并具有战胜敌人才能的天才，却被一小撮野人、西拉布拉布的“军队”打垮了。

但是这一荒谬绝伦的偶然事件，只能夺去他的生命，并不能夺去他的胜利，因为他那伟大的事业即将完成。在他这番超群绝伦的事业之后，个人的命运已无多大意义。

可惜的是，在这场英勇牺牲的悲剧之后，接踵而来的却是一出讽刺剧——几小时以前还以教徒自居，傲视马坦岛土王的那些西班牙人，竟堕落到如此卑躬屈节的地步：他们不但不立即派人增援，夺回自己首领的遗体，反而吓得丧胆落魄，向西拉布拉布派去一名使者，要求赎回尸体：他们想用几串小玩艺儿或几块花布买回上

将的尸体。

但是这位赤身裸体的胜利者却比麦哲伦这些胆怯的战友懂得尊严，他拒绝了这笔交易，不论是镜子，还是玻璃珠子，或是美丽的天鹅绒，他都不换。他坚决不卖这件胜利品。因为各岛都在议论纷纷，说伟大的西拉布拉布轻而易举地，象打一只鸟或捕一条鱼一样，打死了有雷霆万钧之力的异族首领。

无人知道，这些可恨的野人是怎样处理麦哲伦的遗体的，是火烧的，水葬了，土埋了，还是放在那儿凭任其烂掉了。没有给我们留下一点遗迹，连一座坟墓都没有。这个探索出茫茫大洋最后一个秘密的人的踪迹，就这样神秘地湮没无闻了。

第九章　重返西班牙

随着麦哲伦的阵亡，白种人刀枪不入，不可战胜的神话也破灭了。西班牙人怯懦和野蛮的行径，招来杀身横祸。残兵败将象盲人瞎马在摸他群岛中间，西寻归路

在同西拉布拉布的这场毫无意义的战斗中，西班牙共死了8人。这个数字本身当然微不足道，但上将的阵亡却使这一天变成了极大的灾难。随着麦哲伦的死亡，那迄今为止使这些白色外族人身价百倍的光环也泯灭了。要知道这一切征服者的成就和威力依靠的主要就是这种臆造的不可战胜的神话。不论他们多么英勇顽强，不论他们如何兵强马壮，要是没有这个刀枪不入、不可成胜的神话象守护神一样保护着他

们，无论是哪一个征服者永远也不会战胜成千上万的敌人。惊慌失措的土著从未见过这样神通广大的人，他们手中的棍棒能喷烟吐火，因此土著们认为他们是无法伤害的；箭射到铠甲上便纷纷落地，根本伤不着他们。你想逃还逃不掉，因为他们伏在四条腿的庞然巨兽身上，定能追上逃跑者。

在殖民时代有一件事足以说明这种恐惧心理所产生的麻痹作用。有一天，一个西班牙人落水淹死了，他的尸体在印第安人的小房子里放了三天，印第安人只是看着尸体但不敢上前碰它一碰，恐怕这位天神死而复活。等到尸体开始腐烂了，他们才鼓足勇气，起来造反。只要有这么一位白种天神死后可以腐烂，只要这些不可战胜的人有一次遭到失败，迷信的桎梏就会粉碎，关于白种人神力无边的无稽之谈就化为乌有。

这次也不例外，宿务岛上土王无条地归顺了麦哲伦一行，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基督教，认为他们的上帝比他至今顶礼膜拜的木头偶象强大，他希望通过和这位奥妙莫测的神人的交往，能很快成为附近各岛最有权威的首领。可是现

在他同他那几千名士兵在船上亲眼看见白种人的雷电失去作用。而且还看到那些身穿铠甲，仿佛不会受伤的白种人，被西拉布拉布赤身露体的士兵打得抱头鼠窜，最后把他们主人的尸体留下任凭土著凌辱。

如果西班牙人采取果断措施或可挽回一点面子，但是查理罗斯·胡马波那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现象：战败的西班牙人恭顺地向获胜的土王派去使者，想用金钱赎买麦哲伦的尸体。可是这位无名小岛上的区区土王竟敢违抗这些白种天神，傲慢地将其使者赶走。

西班牙人的怯懦行径，不能不使查理罗斯·胡马波那土王产生奇怪的想法。而且西班牙人总想破坏同土著的友好协议：尽管麦哲伦十分严厉，但制止不了这些长期不近女色的水兵扑向好客的主人们的妻子；他企图制止这种兽行，但是枉然。麦哲伦死后，这种肆意为虐有增无减。

现在，岛民们已打败了白种天神的神话，他们不再害怕外来强盗的军事威力，因此也不再尊敬他们。

西班牙人已感到土著对他们越来越不信

任，因此他们突然忙着准备启航，快快把货物和其他捞到手的东西装上船，径直驶往“香料群岛”。麦哲伦企图用和平友好的方式在菲律宾群岛上巩固西班牙和天主教统治的思想，已被这些锱铢必较，唯利是图的后继者抛在脑后。他们只想尽快结束这一切回国。

但是，西班牙人要做买卖就得求助于亨利，因为只有他能充当翻译，这就更加暴露出他们缺乏麦哲伦那种人道主义精神。正因为这一品格，仁慈的麦哲伦才能步步胜利，成绩辉煌。

麦哲伦的忠实奴仆亨利，直到最后一分钟也不曾离开他，后来他身负重伤被抬回船上。现在他仍然蒙着自己的席子一动不动地躺着。此时在麦哲伦死后被选为舰队领导的巴尔波查却极其愚蠢地对亨利横加侮辱。他粗暴地宣称：亨利不要以为主人一死，他就可以游手好闲，他就自由了。回国就马上把他交给麦哲伦夫人，现在他必须服从命令。亨利是马来亚人，这是一个绝不容许别人侮辱并善于复仇的民族。他低头听完这些威胁之言，内心里却酝酿着一个复仇的计划。

这个机智的马来亚人表面上丝毫没有暴露

他的复仇计划。他顺从地到市场去，在买卖中顺从地履行职责，同时却利用这个机会暗中搞鬼。他告诉谢布土王说，西班牙人准备把货物装船离岛，如果土王现在能立即行动，全部货物垂手可得。

亨利这一复仇计划正中谢布土王下怀，于是他俩拟定了计划，小心翼翼地准备行动。在麦哲伦死后第三天，5月1日，谢布土王喜气洋洋地给船长们带来一个特别愉快的消息，他终于弄到了他答应献给西班牙国王的珍宝。为了把献礼仪式搞得隆重些，他召来手下各部族首领，请西班牙船长巴尔波查和谢兰率领他们最显贵的西班牙人前去接受土王的礼物。

巴尔波查和谢兰丝毫未生疑心，向他们新教友设下的陷阱走去。上岸的西班牙人共29名，其中包括最优秀、最有经验的航海家和舵手。他们受到隆重的欢迎，径直朝椰树林走去，土王在那里设宴招待他们。但是，土王执意要把客人往椰林深处领。

这使舵手茹安·卡尔瓦里奥感到有些不对头。他把自己的疑心告诉舰队保安官埃斯比诺萨。他俩商定尽快将船上的全体人员送上岸，一

旦事情有变，好搭救伙伴。他们找个借口挤出重围，忙向大船奔去。

但没等他们上船，岸上传来惊天动地的喊杀声。土著乘他们不备，向开怀畅饮的西班牙人一拥而上，背义弃信的谢布土王一举结果了所有西班牙人的性命，夺得了全部货物、武器以及铠甲。

船上的人起初惊得目瞪口呆。接着，因为船长均已遇难身亡，须臾间一跃为舰队统帅的卡尔瓦里奥下令靠岸，指挥所有炮火向城堡开火。炮声隆隆，接连不断。

这时勇敢的谢兰在最后一刻从这些野蛮人手中逃了出来，向海边跑去。但是敌人紧追不放，围住他，把他手脚捆绑起来。他站在那里手无寸铁，被野人围在中间，声嘶力竭地向船上的伙伴大声喊叫，让他们停止射击，否则敌人就会杀死他，他哀求他们看在上帝面上，派小船送些货物来，将他赎回去。

眼看这场交易即将实现，这位最勇的船长的性命价值已定：两门大炮和几桶铜元。但土著要求必须把东西送到岸上，卡尔瓦里奥也许是害怕这些背信弃义的恶徒到时候连船带物一起

扣留，也许是这个沽名钓誉的卡尔瓦里奥不愿放弃这个垂手得来的指挥官头衔。不管如何，惨不忍睹的事情出现了。海岸上谢兰带着镣铐，血流不止，被残忍的野蛮人团团围住。他知道危在旦夕，全身浸透了冷汗。于是，他又声嘶力竭地喊道：赶快把赎人的东西送过来。他两眼死死盯着吊在大船旁晃悠悠的小船。为什么卡尔瓦里奥这样拖拉？这位熟悉船上一举一动的航海老手谢兰，突然间红肿的双眼看见小艇升上大船。出卖！背叛！

大船不但没有派来救命的小艇，反而开始向大海缓缓驶去。旗舰已在船队周围转动，风鼓满了船帆。起初，可怜的谢兰还不明白，也不想明白，他自己的伙伴们竟会按照他结义兄弟的命令，胆怯地将他拱手交给这群杀人恶魔。他哀求着、高呼着、怒吼着，可都无济于事。

这些哀吼成了谢兰最后的遗言，出卖他的伙伴们亲眼看到自己选出的这位船长被土著杀害了。

离开不幸的宿务岛，幸存者进行了检查，情景异常凄惨。舰队出国以来受尽命运的种种打击，宿务岛之行伤害最为惨重。在塞维利亚上船

时是265人，这次点名只剩下150人。人员如此之少，分在3艘船上显然不可能，因此只好牺牲一条船，这样才能保证其他两只船有足够的人手。自动沉没的命令落到了“康塞普逊”号船上，因为它早已漏水，难以胜任今后艰巨的航行任务。

西班牙人在包赫黎岛附近执行了“康塞普逊”号的死刑。船员们把每一件有用的东西，都拿到另外两船上。最后把空空的船付之一炬。水手们脸色阴沉，凝眸观望：先是隐约可见的一点微火，后来燃成熊熊火焰，从四面八方笼罩了整个船身。两年来这艘船一直是他们的家。最后，烧得焦头烂额的船架沉没在异乡充满敌意的海水中。

由于失去了麦哲伦这样一个真正的统帅和经验丰富的领导，这支严重减员的舰队对自己的行驶航向顿觉毫无信心。两艘船象盲人瞎马在巽他群岛中间摸索前进。在这样漫无目的的漂泊中整整浪费了半年时间。纪律松弛的现象比船向不定的问题显得尤为严重。卡尔瓦里奥这位卑鄙无耻的继承人，根本不懂什么是道义，在海上大肆劫掠，一路上遇到什么抢什么，无耻

已极。

全体船员终于对这位新上任的长官忍无可忍，船员们罢免了这位长官，推举“特里尼达”号船长埃斯比诺萨，“维多利亚”号船长埃里卡诺和授有舰队指挥官官衔的舵手邦谢罗三人共同领导舰队。

但是这并未使情况根本扭转，两艘船仍然毫无意义地在那里转来转去绕圈子。

最后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把他们带出了迷宫似的巽他群岛。在他们抢劫的一只小船上，发现了一个干那底岛人，他不仅知道去他祖国的航路，熟悉通往日夜盼望的“香料群岛”的航线，而且还认识麦哲伦的朋友法兰西斯库·谢兰。他们终于找到一个能把他们领出迷宫的人。最后一个难关过去了，现在他们可以径直驶向目的地。

近几周来，他们毫无意义地转来转去，也曾不止一次驶近目的地，但因不熟悉地理，所以又失之交臂，现在只需要几天平安航行，就可以使他们接近目的地，胜过6个月的盲目探索。11月6日他们看见远处海上山峦起伏，这是干那底岛和提多尔岛的顶峰，安乐之岛到了。

1521年11月8日，他们终于在提多尔岛抛锚下锭。这些岛屿是麦哲伦一生梦寐以求的地方。麦哲伦的精神即使在他死后，也指引舰队圆满完成了他的事业。但他自己却未能如愿以偿。此外，那个在大洋彼岸召唤他，鼓励他的主张和事业的人，法兰西斯库·谢兰，也已经与世长辞。为了寻找这位亲爱的朋友，麦哲伦环绕整个地球航行了一周。但现在伸出双臂拥抱朋友的幻想已成泡影。这两位为环球航行的理想而奋斗的战士，以早逝的代价获得了流芳千古的声誉。

苏丹王立即乘彩船前去迎接，兄弟般接待这些来客。

多么富绕的群岛啊！西班牙人渴望得到的一切这里都绰绰有余——上等的香料、食物和金砂。凡是和蔼可亲的苏丹王自己不能提供给他们的东西，他们就到邻岛去寻找。船员们历尽千辛万苦之后，如今在这莫大的幸福中陶醉了。他们争先恐后抢购香料和五光十色的极乐鸟；他们把衬衣、火枪、雨衣、皮带都拿去换东西，因为回国已指日可待，他们在这里非常便宜地弄到无价之宝，然后便锦衣还乡。

他们有一些人宁愿步谢兰之后尘，永远留在这个人间天堂。临起航前发现，只有一艘船比较牢固，能坚持到底，100多名船员必须有50人留在这富饶的岛上等到另一艘船修好，这时有相当一部分船员听到这个不幸消息后反而非常高兴。

留下的是原麦哲伦的旗舰“特里尼达”号。上将的这艘船第一个驶出圣路卡尔港，第一个通过麦哲伦海峡，第一个跨过太平洋，一直都走在其他舰船的前面，它是舰队统率和伟大先导意志的化身。现在统帅已不在人世，他的船也不想再继续航行了。大家一致决定，“特里尼达”号修复后，按原路东渡太平洋到巴拿马一带去建立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维多利亚”号则趁顺风立即西行，通过印度洋回国。

两艘船的船长埃斯比诺萨和埃里卡诺，现在相对而立，准备在两年半的共同航行后永远告别。

在难忘的圣胡利安湾叛乱之夜，当时埃斯比诺萨是麦哲伦最忠实的助手。年轻的埃里卡诺，当时还是普通水兵，那天夜里站在叛乱分子一边，积极参加了夺取“圣安东尼奥”号的活动。

如果命运是公平的，它就该让保障麦哲伦计划胜利果实的埃斯比诺萨光荣地完成这一事业。但是慷慨有余、公正不足的命运，却选中了不配享受这一荣誉的人，运星恰恰是给那个曾想阻碍麦哲伦完成他的事业的人。那个曾经反对过伟大上将的叛乱分子埃里卡诺，戴上人世间的光荣桂冠——万古流芳。

1522 年 9 月 6 日，在麦哲伦率领舰队出发后三年，仅剩的一只破船和十八名水手摇摇晃晃地回到了西班牙。正是他们完成了麦哲伦未竟的事业，并有幸成为世界上第一批环绕地球航行一周的人

乘坐这样一只经过两年零六个月的航行已经破旧不堪的帆船，行经半个地球返回西班牙，这就是航海史上的伟大功绩之一。埃里卡诺用这一勇敢行动，实现了已故统帅的志愿，从而洗刷了他在麦哲伦面前犯下的罪过。

乍一看，他们从马鲁古群岛返回西班牙仿佛并不困难，因为自 16 世纪以来，葡萄牙舰队年年都利用季风往返于马来亚群岛和葡萄牙之

间。但是埃里卡诺不但不能利用葡萄牙人的航线，而且必须远远避开，这就是埃里卡诺面临的巨大困难。因为还在提多尔岛时，麦哲伦的船员们就听一个逃跑的葡萄牙人说过，伊曼纽尔国王已下令追捕舰队的所有船只，把船员当成海盗强行扣押。

事实确也如此，“特里尼达”号上的伙伴们没有一个逃脱这一悲惨命运。因此埃里卡诺只好乘坐这只被蛀虫蛀坏，满载货物的破船，一口气渡过整个印度洋，然后绕过好望角和非洲，中途一次也不能停留。

从马来亚群岛到塞维利亚这一史无前例的长距离不停泊的航行，是在难忘的1522年2月13日从帝汶岛的一个港口开始的。出发前埃里卡诺又补充了一次粮食和淡水储备，并且效仿自己统帅的谨慎作风，命令对全船再进行一次彻底检修，准备迎接长达数月之久的风暴和海浪的考验。

开始几天，“维多利亚”号还能沿岛屿行驶，水手们可以望见远处绿树葱茏的热带景色和山峦起伏的轮廓。但季节逼人，不能停船休息，埃里卡诺必须利用季风，顺风前进。最后一批岛屿

也渐渐在淡蓝色的云雾中消失不见了，船周围是茫茫无际，一碧万顷的大海，单调乏味。在荒漠无垠的印度洋上航行的这些漫长的日子里，船员们看到的只有毫无变化的天空和海洋，令人腻烦，没有一个人，没有一艘船，没有一张帆，没有一点声响；只有浩瀚无垠的平静海面，空旷寂寥，蓝天、蓝水，水天一色。

在这些漫长的日子里，他们听不到一点异乎寻常的声音，看不见一张生人的面孔。但是，从船角落里却走出一个素有交往，非常熟悉的怪影，它双眼深陷、骨瘦如柴——这就是饥饿。饥饿曾是他们在太平洋航行时的忠实伴侣，曾经残忍无情地折磨、杀害了他们许多久经考验的老朋友，它显然又悄悄地爬到船上，因为现在它正站在他们中间，贪婪、恶毒、满脸奸笑地望着一张张惶恐不安的脸。

意想不到的灾难使埃里卡诺的计划全部落空。他的船员确实装载了足够5个月吃的食物，主要是肉类。但因为帝汶岛没有盐，印度洋上骄阳似火，没有晒干的肉开始腐烂，恶臭难闻，他们只好将所有存肉扔进大海。现在他们剩下的食物只有大米，而且大米在日益减少，不新鲜的

水也在日益减少。坏血病重又发生，人员又大批死亡。至5月初，他们的境况已非常困难，所以有一部分船员要求船长驶往最近的莫三比给，在那里把船交给葡萄牙，不要再继续航行，使大家饿死。

但是这位过去的叛乱者不但继承了麦哲伦的领导权，而且也接受了他那钢铁般的意志。就是这个埃里卡诺，过去做下级时曾经企图威逼上将撤退，现在成了船长，却要求大家做出最后、最大的努力，而且居然能使大家服从他的意志。因此他后来能向国王骄傲地报告说：

“我们决定宁死也不向葡萄牙人投降。”

在非洲东岸登陆的尝试也失败了，因为在这块寸草不生的荒漠上，他们既找不到水，也找不到野果。虽然困难丝毫没有减轻，但他们仍旧继续这次可怕的航行。

航行至好望角附近，他们不由地叫起它原来的名字“风暴角”——他们遇上了猛烈风暴，前桅被刮断，中桅也裂了口。

虚弱得几乎站不住的水手们，使出最大力气才好歹把桅杆修好。船咯吱咯吱地隐隐直响，艰难而缓慢地沿非洲海岸继续往北行驶。不论

在暴风雨中，还是在风平浪静时，不论在白天，还是在夜间，那个折磨人的恶魔都一刻也不让他们安宁。灰色的饥饿怪影面带讽刺龇牙咧嘴，嘲弄地瞅着他们的脸，因为这次它又为他们想出一个毒辣的新招儿。

船舱已不象过去舰队在太平洋上航行时那样空荡荡了，这次是装得满登登的。“维多利亚”号装载了700公担香料——700公担的调料足够几十万、几百万人举行盛大宴席用，饥饿的船员要多少就可以拿多少。但是，难道干裂的嘴唇能吃胡椒，能拿豆蔻和桂皮代替面包充饥？如果说在海上，在茫茫无际的水面上渴死人是最大的讽刺，那么在“维多利亚”号船上人们面对着的却是堆积如山的香料，忍受着极大痛苦，慢慢饿死。每天都往海里扔死尸。

经过5个月不停泊航行，衰弱无力的“维多利亚”号，终于在7月9日驶低佛得角群岛。

佛得角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圣地亚哥也是葡萄牙的港湾。在此处抛锚，无异于束手就擒。但是粮食告罄，最后还能维持两三天。饥饿不容他们选择，必须设法避开敌人耳目弄到粮食。于是埃里卡诺决定大胆试一试——不让葡萄牙人

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派遣到岸上的几个水手在上岸购买食物之前，他们都郑重发了誓，绝不向葡萄牙人泄露他们是麦哲伦舰队剩下的最后一批人，他们已经完成了环球旅行。水手们只能说，他们的船是被风从美洲，当然是西班牙的领地，吹过来的。幸亏折断的桅杆和船只破烂不堪的凄惨情形，使这一谎言很象真的。

葡萄牙人并没有过多盘问，也没有派官吏登船检查，而且出自海员们特有的友爱精神，极其热情地接待了小船。他们立即给西班牙人送来了淡水和食品。

小艇装满粮食来回运了两三次。眼看巧计即将得逞。主要是由于长期没有吃到食物——面包和肉造成船员瘦弱不堪，所以必须休息，使船员们恢复体力。食物储备已足够用到塞维利亚。

埃里卡诺派小艇再上岸一次，最后一次运回大米和水果，然后就启程，向胜利前进！但奇怪的是，这次小艇却一去不返。

埃里卡诺立即觉察到事情不妙。一定是船员中有人走漏风声，或者有人想用点香料换酒

喝，因为他们长期不知酒味了。葡萄牙人根据这些迹象，发现这是麦哲伦的船，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的船。埃里卡诺已经望见岸上正在准备船只，要来强占“维多利亚”号，现在只有当机立断才能拯救他们脱险。只好把岸上的人扔下不管！只要在胜利在望之际不被敌人抓去就行！只要能保存勇气去完成历史上最勇敢的航行就行！

尽管“维多利亚”号现在只有18人，驾驶这样一艘船行驶到西班牙人数的确太少，但埃里卡诺还是下令立即起锚扬帆。这是逃跑。但是为了伟大的胜利，为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而逃跑。

不管在佛得角附近的逗留有多么短暂，多么危险，然而正是在这里，可爱的比加费德终于在最后一刻遇上一件奇怪的事情，而他正是为了猎奇才参加这次航行的。

在佛得角他第一个发现了一种新奇而且有重要意义的现象，它将引起整个1个世纪人的关心和注意。上岸买食物的船员带回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陆地上是星期四，而他们船上却说那天是星期三。比加费德更是莫名奇妙。因为在

将近3年的航行时间，他天天记日记。他一天不差地数了一遍：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一周周地数，一年年地数，难道他漏记了一天？他询问舵手阿里包，这人也是每天记航海日志。结果呢？根据阿里包的记录，也是星期三，航员们在不断往西航行期间竟不知不觉地从日历上丢了一天。

比加费德讲的这个奇特现象，震动了整个知识界。秘密揭开了，关于这个秘密的存在，无论是希腊的哲人或是托勒梅，还是阿里斯多德都不知道，只是由于麦哲伦的推动，才使真相大白。他用确凿的事实证明了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提出的猜想：证实了地球宇宙中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以等速运动围绕地轴旋转。如果一个人顺着它的自转方向向西航行，就可以从无穷的时间中失去极少一点。

这个重新被人们认识的真理——世界各地的时间并不完全一致——震动了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正象相对论震动了我们当代人一样。彼得·安基耶尔斯基立刻让一个“博学之士”来给他讲清这个奇特的现象，然后将此报告国王和教皇。

其他人带回国的只是一堆堆香料，唯独这个罗德斯骑士团的骑士比加费德与众不同，经过长期航行，他带回来的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新的真理。

船还没有回到祖国。残破的“维多利亚”号鼓起最后力气，喘着粗气，疲倦地在海上慢慢行驶，从马鲁古群岛随船航行的船员，现在只剩下18人了。原来干活的有120只手，现在却只有36只。眼下多么需要强壮的劳力啊！

快到目的地时，船又出了事故，有些腐烂的船板松动了，所有漏缝都不停地渗水。起初大家用抽水机往外抽，但这无济于事。最好的办法是象甩包袱那样，把700公担香料扔掉一部分，这样可减轻船的负担。但是埃里卡诺不愿意糟蹋国王的这笔财产。精疲力尽的水手们，不分昼夜地轮留用两台抽水机抽水，这简直是一种苦役。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活儿要干：收帆、掌舵、在桅楼上放哨以及其他一些日常工作。人们已累得难以支持。好几夜不曾合眼的船员，象梦游患者一样，步履蹒跚地走向自己的岗位。埃里卡诺向国王报告说：

“大家已虚弱得不成人样。”

尽管如此，他们每个人还必须一连值两三个班，他们竭尽最后一点力气坚持工作，因为他们期望的目的地已经越来越近。

这18位英雄7月13日离开佛得角群岛，终于在1522年9月4日，听到从桅楼上发出嘶哑的欢呼声：哨兵看到了圣维森提角。对我们来说，欧洲大陆在这个角结束，而对他们这些参加环球航行的人来说，欧洲故土从这里开始。陡峭的山崖渐渐从海浪中露了出来，他们的勇气也随之不断增强。

再过一天一夜，仅仅一夜！就终于可以到达目的地了！大家都拥到甲板上，高兴地浑身发颤，互相挤在一起。

远处，一条银白色的带子嵌在坚实的土地上，这是瓜达尔基维河，这条河在这里的圣路卡迪巴拉麦达港附近入海。3年前他们在麦哲伦的率领下，5艘船和265个人从这里出航，如今只有这一艘丑陋的破船驶近海岸，在同一个码头抛锚。18个人摇摇晃晃地走下船来，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亲吻着祖国这坚实、慈详、可靠的大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航行，在1521年9月6日这一天完成了。

埃里卡诺上岸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上书国王报告这个伟大的消息。而他的船员此时却在贪婪地吞食刚烤好的新鲜面包。这是当地居民慷慨地送来款待船员的。几年来，他们的手没有摸过这样热气腾腾的面包；几年来，他们没有尝过家乡的酒、肉和鲜果。

人们蜂拥而来，惊讶地端详他们的脸，仿佛他们是从阴曹地府回来的。人们对这个奇迹想相信，但又不敢相信。

这些疲惫不堪的船员吃饱喝足后，立即躺到席子上睡着了，整整睡了一宿。这些年来第一次睡得这样安祥，第一次又把心贴在祖国的大地上。

翌晨，这艘凯旋的船，由另一艘船拖着，沿瓜达尔基维尔河溯流而上，到达塞维利亚。完成环球航行的“维多利亚”号，自己已不能逆水行驶了。迎面驶来的大小船只上的人们惊异地向他们高呼。没有一个人还记得这艘3年前远涉重洋的船。塞维利亚、整个西班牙以及全世界，早已认为麦哲伦的舰队遇难牺牲了。可是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这艘凯旋归来的船吃力地、但仍然骄

傲地迎着胜利驶去！白色钟楼终于在远方闪现——这是塞维利亚！塞维利亚！港湾在频频点头，他们就是从这里出航的。

埃里卡诺下令："准备射击！"

这是这次航行的最后一声口令，顿时河上响起隆隆的礼炮声。三年前水手们也是这样鸣炮向祖国告别；他们也是这样隆重地向麦哲伦发现的海峡致意；他们也是这样向无人知晓的太平洋致敬；他们在发现人所不知的菲律宾群岛后也是这样宣告胜利；在达到麦哲伦提出的目的地后，也是这样用隆隆炮声高兴地宣布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们也是这样鸣炮向留在提多尔岛的同伴们告别，当时他们不得不把一艘船抛弃在处境非常危险的地方。但是这些响亮的炮声还从来不曾象现在这样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它们宣告：

"我们回来了！我们做了前人未做的事！我们是第一批绕地球航行一周的人！"

世间的事一向如此，受奖的永远是那些有幸将伟大事业进行到底的人，而所有那些用自己的智慧和生命使这功绩成为可能和现实的人，却总被人遗忘。麦哲伦的全部荣誉和所有功绩，恰恰落到在航行中千方百计企图破坏他不朽事业的那些人头上

震惊不已的塞维利亚市民看着这 18 名水手一个挨一个蹒跚地走下船，来到岸上。他们晃晃悠悠的象一具具行走的骨头架子。这些步履维艰的无名英雄，是那样消瘦、疲惫、病弱，经过这漫长 3 年航行，衰老了足有 10 岁。他们受到热烈的欢迎和同情。

人们把食物拿来给他们，把他们请到家中，围着他们，让他们讲，连续不停地讲他们惊险遭遇和痛苦灾难。但是船员们都婉言拒绝了。等一等，以后再讲！首先要履行一项刻不容缓的义务，实现他们在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许下的誓愿：到圣玛丽亚·维多利亚和圣玛丽亚·安吉古阿大教堂去进香赎罪！

在庄亚肃穆的气氛中，人们列队挤在道路两旁，都想看看这 18 名死里逃生的船员光着

脚，身披白色长衫，手捧点燃的蜡烛往教堂行进，准备在告别祖国的地方感谢上帝保佑他们逢凶化吉，生还祖国。

大风琴又响了，神父又在半明半暗的教堂里把闪闪发光的小太阳似的圣餐盒举在双膝跪地的人们头上。

船员们除了为自己的得救感谢至高无上的造物主及其圣徒之外，可能还在为他们3年前跪在这里的兄弟伙伴们在天之灵祷告上苍。当年看着他们的上将展开国王钦赐、神父祝福的锦旗的那些人，如今在哪里呢？他们有的葬身鱼腹，有的被土人杀死，有的饥渴而死，有的失踪，有的被俘。只有这18个人，受到不可预测的命运垂青，只有他们被命运选中来迎接胜利，只有他们受到宠爱。

这18个水手，微微翕动嘴唇，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为他们被杀害的上将和舰队其他200多名死难战友亡灵的安息祈祷。

船员安然返航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欧洲。这消息首先是引起人们无比震惊，继而则是无比兴奋。在哥伦布航行之后，还没有任何事件使当代人如此激动。

现在一切犹豫都已结束。怀疑，这个人类知识的最凶恶敌人被战胜了。从船离开塞维利亚港那天起，它一直按一个方向航行，最终又回到塞维利亚，这无可争辩地证明：地球是一个旋转的星球，而所有的海洋是一个不可分隔的整体。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宇宙志永远被摒弃，教会的理论和居于地球这个星体另一面的人是头朝下行走的无稽之谈，也从此休矣。地球的体积也已清楚，因而也就最终确定了宇宙中被称做地球的这个星体的面积。将来其他航海家还会给我们的行星增添一些细枝末节，但是它的形状基本上已由麦哲伦确定下来，而且直到今天以及将来都不会变化。地球从现在起有了自己的边界，人类征服了它。从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起，西班牙人感到非常自豪。哥伦布打着西班牙国旗开始了认识世界的事业，麦哲伦则打着西班牙国旗完成了这一事业。在1/4世纪内，人类对自己居住的地球所掌握的知识，比几千年来掌握的还多。世界上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是在一个人短暂的一生中完成的，因此使陶醉在幸福之中的这一代人不由地感到：另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这次航行在宗教方面的收获，也是交口称誉的。

资助舰队的商人企业家们，商务院和赫里斯托福尔、阿罗自然也很满意。他们本以为装备5艘船的800万马拉维季已经烟飞云散，这艘突然归来的“维多利亚”号不但抵偿了全部开支，而且还带回来意外的利润。“维多利亚”号从马鲁古群岛运回的520昆塔尔（约26吨）香料出售后，除抵偿所有开支外，可净赚500杜卡特金币的利润。仅仅一艘船的货物，足可以弥补其他4艘船的损失。当然，200多人的生命价值没有计算在内。

世界上只有一小撮人，听到麦哲伦舰队有一艘船完成环球航行，顺利回国的消息后，吓得目瞪口呆。这就是乘“圣安东尼奥”号逃跑，并于一年前在塞维利亚登陆的叛乱船长及其舵手。这个愉快的消息在他们听来宛如丧钟一样。他们心安理得，满以为危险的见证人和控诉人永远不会回到西班牙了，所以毫不犹豫地向法庭提供了这些勇敢的水手们的死亡证明，他们深信这些船和全体船员早已在海底腐烂，所以厚颜无耻地在国王调查委员会面前把自己的叛

逃说成是爱国行动，并且只字不提在危机时刻他们扔下麦哲伦，避而不谈他已经发现的海峡。他们只是顺便提到过舰队曾驶入一个海湾，并且说麦哲伦的探索是盲目无益的。他们对缺席不在的麦哲伦，进行了恶毒的指控，说他背信弃义杀死了国王的官吏，目的是想把舰队出卖给葡萄牙人。他们的船得以逃出虎口，全是因为他们把麦哲伦的表弟麦斯基塔偷偷弄到船上囚禁起来的缘故。

不过国王的法官并未完全相信叛乱者的供词，并且不偏不倚地认为双方行为均有可疑之处。这是值得赞扬的。叛逃的船长和忠实的麦斯基塔都同样被囚禁起来，而麦哲伦夫人则不许离开城市。国王法庭决定必须等待见证人和其他几艘船和上将回来。整整一年过去了，又一年开始了，但麦哲伦始终音信全无，叛乱分子又精神起来。

现在，麦哲伦舰队的这艘船回到了祖国，礼炮声引起他们良心上惶恐不安。现在他们完了，麦哲伦终于完成了他那伟大的事业，而且他一定要狠狠惩治那些违背誓言和海上法规，叛离他和囚禁他的船长的胆小鬼。

然而，当他们得知麦哲伦已死，便立刻又放心了，主要的控诉人已不能再说话了。及至知道“维多利亚”号是在埃里卡诺率领下回来的，他们更加增强了信心。埃里卡诺是他们的同伴，和他们一起参加了圣胡利安湾叛乱。他当然不会，也不可能控告他们那些与己有关的罪行。他不但不能告发他们，反而会替他们辩护。因此麦哲伦死得好，埃里卡诺的证词也提得好。他们的估计一点也不错。虽然，麦斯基塔被释放出狱，还赔偿了他的全部损失，但是他已由于埃里卡诺的协助，依然逍遥法外，而他们叛逃之事，在全民欢腾之际再也无人提及了。同死人打官司，活人总是有理的。

此时埃里卡诺派出的使者，已把“维多利亚”号胜利回国的消息送到了伐利亚多利德城堡。

适逢查理国王刚从德国回来，他连续经历了世界史上两个伟大的时刻。在沃尔姆斯会议上，他亲眼目睹了马丁·路德采取果断行动，彻底粉碎了教会的宗教统一；在这里他又获悉，另外一个人在这同一时间推翻了原来人们对宇宙的看法，以生命的代价证实了所有海洋是连在

一起的统一体。

国王急欲了解这一伟大创举的详细情节——因为他本人曾亲自协助过这次远航，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伟大、最辉煌的成绩。所以当日，9月13日，国王就命令埃里卡诺带两名最可靠、最聪明的伙伴速来宫廷，将全部航行的材料呈交给他。

埃里卡诺带往伐利亚多利德去的两个人是比加费德和舵手阿里瓦洛，这确实是所有船员中最可靠的人。至于国王提出的第二项要求，呈交全部航海资料，埃里卡诺的所做所为并不是无可指责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作法有些使人生疑，因为麦哲伦亲笔写的材料，他一个字没有交给国王。

麦哲伦是一个作风严谨、忠于职守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事业非常重要，每天记日记，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能暗中将它毁掉。很明显，所有在航行途中反对过麦哲伦的人，都认为国王一旦得到这些有关其卑鄙行径的真实记载，那将对他们非常不利。这就是为什么麦哲伦死后他亲笔写的东西不翼而飞，未留下片纸只字。

更奇怪的是，比加费德洋洋万言的旅行笔记后来也不知去向。这份笔记是在这次接见时他亲自呈交国王的，这些亲笔记录和后来出现、留传至今的那本游记，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对比加费德笔记原稿失踪的原因，我们只能做一些猜测：显然是为了炫示巴斯克贵族埃里卡诺的胜利凯旋，最好还是尽量少谈西班牙军官反对葡萄牙人麦哲伦的事情。个人虚荣心压倒正义，这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

这样有意识地贬低麦哲伦，使忠实的比加费德非常气愤。他感到这里衡量功绩的砝码是虚假的。世间的事一向如此，受奖的永远是那些将伟大事业进行到底的人，而所有那些用自己的智慧和鲜血促成这功绩成为可能和现实的人，却总被人遗忘。

此次颁发奖赏格外令人愤愤不平。得到所有荣誉、尊崇和恩赐的人，正是那个关键时刻企图阻挠麦哲伦完成其功绩的人：不久前曾叛离麦哲伦的埃里卡诺。

国王郑重宣布，埃里卡诺过去犯的罪——把船出卖给外国人——一笔勾销（其实正因为这次犯罪，他才决定在麦哲伦舰队里躲躲风

声），他得到每年500杜卜特的养老金。国王提升他为骑士，并赐给他一枚徽章以永久纪念埃里卡诺建立的不朽功勋。徽章中间是交叉的两根肉桂枝，枝上镶有豆蔻和丁香花芽，徽章上端是一顶盔形帽，帽上悬着一个地球，上有豪迈的题词——“你首次围绕我航行一周”。

最不公正的是：在麦哲伦海峡开小差的哥米什竟然也受到奖赏。他曾在塞维利亚法庭上供称，麦哲伦发现的好象不是海峡，只不过是个开阔的海湾。然而正是这个卑鄙无耻地否认麦哲伦伟大发现的哥米什，却因为“作为一名探险帆的长官和主舵手，对发现海峡有功”而获得贵族身份。

麦哲伦全部荣誉和所有功绩，恰恰落到在航行中千方百计企图破坏他毕生事业的那些人头上。这是残酷无情的命运安排。

比加费德在默默思考。这个一向容易轻信别人、无限忠诚的青年，第一次开始领悟这自古相沿、充满人间的不平。

他悄悄地躲开了。不管宫廷的谄媚之徒如何绞尽脑汁避而不谈麦哲伦，不管那些无功受禄的人如何狗苟蝇营窃夺了麦哲伦的荣誉，但

是他最清楚，这个不朽的业绩是谁的计划，是谁的创造，是谁的功劳。

在宫廷里，他必须保持沉默，但是为了正义他发誓要把这位被遗忘的英雄的事迹公诸后世。

他在归途的笔记中，从未提过埃里卡诺的名字，满篇都是“我们驶过”、“我们决定”的字样，目的就是让人知道，埃里卡诺不比别人高明。即使宫廷把无数封赏加在一个侥幸成功的人身上，但真正配享受这个荣誉的，却只有麦哲伦。这个人已经不能享受他应该得到的荣誉了。

比加费德满怀赤忱，毅然站在失败者一方，充满敬意地维护了那个永远深默的人的权利。他把笔记献给罗德斯宗骑士团团长，同时给团长写道：

“我希望这位如此高尚的船长的荣誉永世不朽。他身上有无数美德，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在最困难的时刻仍然坚定不移。他比任何人都能忍受长期饥饿的折磨。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在地理和航海知识方面能胜过他。正因为上述这些品质，他才能完成前人不敢想，不敢做的伟大事业。”

最令人悲哀的是麦哲伦为之牺牲一切甚至生命的事业，看来也是徒劳一场：他用生命的代价为西班牙夺取的“香料群岛”被廉价卖给了葡萄牙；他发现的海峡和西路航线，后来几乎无人使用。然而，麦哲伦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的精神和环球航海的创举，却是人类历史上不朽的功勋

死亡总是能最终打开一个人身上的秘密。只是在最后一刻，当麦哲伦的理想即将胜利实现的时候，这个孤独的、命中注定肩负重任而又永远享受不到成功喜悦的人，其内在悲剧才最终显示出来。命运之神从芸芸众生之中选中了这个阴郁、沉默、孤僻、随时准备为自己的抱负献出他世间的一切甚至生命的人，只是为了让他完成这个功绩。命运把他召来，只是让他做艰巨工作，工作一旦完成，就把他赶走，既不表示感谢，也没有任何奖赏，就象对待一个短工似的。别人享受他功绩的荣誉，别人获得利润，别人在丰盛的庆功宴上畅饮。命运对待这个严厉的军人是如此严酷，正如他对待一切事物和人

那样。命运只把他一心希望的东西赐给了他，那就是寻找一条环球航路。但是凯旋荣归的喜悦和他功绩中最幸福的东西，命运却没有给他，只让他看一眼，碰一下胜利的桂冠，当他刚想把桂冠戴在自己头上，命运就说："够了"，并迫使他收回那双伸出来接受渴望奖赏已久的手。

麦哲伦注定只能得到一样东西，那就是功绩本身，而不是它的金色华盖——荣誉。因此在麦哲伦一生的理想已经实现的此时此刻，读一读他的遗书，不能不令人感到分外不平。他驶离祖国时提出的一切要求，命运却一一拒绝了。根据那份众所周知的所谓"协定"，他和他的亲人应该得到的东西，一样也没有得到。协定中那些经过周密考虑，按照麦哲伦的意思写得极其清楚的条款，在他英勇牺牲后，没有一条付诸实施。命运无情地阻挠任何条款的实施，即使是最无私最合理的要求也是枉然。

麦哲伦曾要求把他埋葬在塞维利亚大教堂，但他的遗体却在远离祖国的异乡海岸上腐烂。应该在他的灵前做30次弥撒，结果弥撒没有做，而是西拉布拉布的乌合之众，围着他倍受侮辱的身体欢跃。在他葬礼那天应该分给3个

乞丐衣物和食品，但是没有一个乞丐得到一双鞋、一件坎肩或者一顿午饭。没有请一个人，连最穷的乞丐也没有请来为他的亡灵祈祷。他答应送葬时散发的银币，给囚犯的施舍以及给寺庙和医药的捐献，也都无人偿付。因为完成他这些遗愿既没有人，也没有物。如果同伴们果真将他的尸体运回祖国，恐怕连买裹尸布的钱都找不出来。

如果麦哲伦的子孙后代能沾他点光还罢了。难道他们都没有发财致富？根据协定，他的继承人不是应该分到全部利润的1/5吗？难道他的遗孀没有成为塞维利亚最富有的贵妇人？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子，难道他们没有成为他所发现的岛的世袭总督？

没有，麦哲伦没有一个继承人，因为有权继承麦哲伦财产的人都已离开人间。这3年间，他的妻子俾脱利兹和两个小儿子相继去世，麦哲伦家的香火猝然中断。兄弟、侄子、亲戚，凡是能继承麦哲伦徽号的人，一个也不在了，麦哲伦作为一个贵族，一个丈夫和父亲，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国家、对家、对社会的一切良好愿望和心意都是镜中花、水中月。

只有他岳父巴尔波查活得比麦哲伦长久，但是他理应诅咒这位忧郁的客人，这位“海上浪子”闯进他家的那一天！麦哲伦带走了他的女儿，她已经不在人间，还把他唯一的儿子引诱去远航，儿子从此一去不归。

笼罩在这个人周围的是不幸和凶险。凡是他的朋友和战友，都受到他那悲惨命运的牵连。凡是信任他的人，也都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凡是靠近他的人，凡是拥护他的人，其命运就象吸血鬼一样，吸干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他过去的伙伴法利罗，一回到葡萄牙，就被关进监狱。给他开辟道路的阿朗大，因为和一个不大光彩的案件有关，而把他投入麦哲伦事业中的全部资金丧失殆尽。麦哲伦曾经答应给予自由的亨利，在他死后受到奴隶的待遇。他的表弟麦斯基塔始终忠于麦哲伦，因此曾三度被监禁，失去自由。巴尔波查和谢兰在麦哲伦牺牲后3天，也遭到了同样的恶运。只有反对他的埃里卡诺，把遇难的忠实战友的全部荣誉和全部利益据为己有。

但是，最令人悲哀的是：麦哲伦为之牺牲一切甚至生命的事业，看来也是徒劳一场。麦哲伦

竭力为西班牙夺取“香料群岛”，用生命的代价征服了这些岛屿，但是轰轰烈烈开始的事实竟以一笔可怜的交易而结束：查理国王以35万杜卡特的金钱，将马鲁古群岛卖给了葡萄牙。麦哲伦发现的那条西路航线，后来几乎无人使用。他所发现的海峡，也没有带来任何利益和好处。

甚至在他死后，那些相信他的人也都遭到了不幸：几乎所有企图重创这一航海奇迹的西班牙舰队，都在麦哲伦海峡遇难。海员们心有余悸，开始绕过海峡航行。西班牙人宁肯将货物拖过巴拿马海峡，也不愿进入巴塔哥尼亚这些阴森森的岩石窄湾。虽然海峡的发现曾受到全世界的热烈欢迎，但终因地势危险，很少引起人们注意。就是麦哲伦的同时代人，最后也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它又重新成了神话。

在麦哲伦通过海峡38年后，著名的叙事诗《阿劳堪人》竟然公开宣称，麦哲伦海峡已不复存在，它已不能通行：不知是山崖阻挡了通路，还是在它和大洋之间又冒出来一个岛屿。

人们不大关心这个海峡，它成为一个神话式的地方。因此，50年后大胆的海盗法朗西斯·德雷克，竟利用它做自己可靠的避难所，象一

只凶鹰，从那里向西海岸安逸的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和满载银子的船队进行突然袭击。很久以后，西班牙人才想起麦哲伦海峡的存在，匆忙在那里建起一座城堡，堵住其他海盗进入海峡的通路。

但是每一个遵循麦哲伦航路行驶的人，都没有逃脱不幸的命运。由萨尔米延托率领的国王舰队，进入海峡后也遇难覆没；由他修建的城堡，早已变成一片废墟。而“饥饿的海湾”这个名字，是个不祥之兆，总使人想起当地居民饿死的惨状。只是偶而有一艘捕鲸船或者勇敢的帆船在海峡出没。它并没有成为麦哲伦幻想中的从欧洲到东方的重要贸易航路。

1913年秋季的一天，威尔逊总统在华盛顿一按电钮，打开了巴拿马运河的水闸，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个大洋永远接接起来。麦哲伦海峡更是多余的了。它的命运已注定无可挽回，它的价值降到只不过是一个历史和地理上的概念而已。

麦哲伦朝思暮想的这个海峡，并没成为成千万条船只通过的航路，也没有成为通往印度去的最近、最短的航道；海峡的发现没有使西班

牙致富，也没有使欧洲的势力强大；而且直到今天，从巴塔哥尼亚到火地岛一带的美洲海岸，仍然以世界上最荒凉、最贫瘠的地方之一而闻名。

但是历史上一桩伟大功绩的精神意义，从来不能用其实用价值来衡量。只有帮助人类认识自己，提高其创造自觉性的人，才能使人类的知识不断丰富起来。就此意义而言，麦哲伦建立的功绩，胜过当时其他一切功绩。

麦哲伦的功绩之所以使我们觉得伟大，还因为他不象大多数领袖人物那样，为了自己的信念牺牲千万人的生命，而他仅仅牺牲了个人的生命。由于这种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5艘破旧不堪、孤零零的小船敢于去向无人知晓的海域挑战。这种非凡的胆略是不会被人忘记的，他本人也不会被人忘记。

他是第一个提出环球航行这个最大胆想法的人，而且是他的最后一艘船实现了这一理想。

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地球的形状，但始终一无所获。现在人类查明了地球的形状，同时第一次看清了自己能量的大小：麦哲伦征服了如此辽阔的海域，第一次帮助人类愉快而勇敢地重新认识自己的伟大。这个人的成就可算

是登峰造极，堪为后代楷模。虽然麦哲伦的事业行将被人们遗忘，但它却有力地说明：一种思想，一旦受到天才的鼓舞，一旦得到激情的不断推动，它的威力足以战胜自然界的一切力量。而一个人在他短暂一生中，能把数百代人看来难以实现的梦想变成现实，变成永恒的真理。